

豐村小說集第四輯

喚呼

豐村著

城文藝事務所公刊

豐村小說集

$\frac{4}{*}$

呼喚

豐村著



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

豐村小說集第四輯

呼  喚

著者 豐

發行者 李

發行所

總經售處

村

劍 彭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北京西路二二九弄六號
滄陽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版

我的脚印

「豐村小說集」自序詩

我走在地上

我留下了脚印

這是我的脚印

我從這里

艱難地走過了

我歡喜

因為我

倔強地活着

有力地呼吸着

並且

我排除一切地

繼續走着

讓那些

只會高喊的人

卑視它吧

讓那些

只能高飛的人

無視它吧

——他們懂得

脚印是什麼呢？

而我

向前了

我笑

一九四七·十二·四·于滬

目次

- 我的脚印(自序詩).....一
- 老乾尖子當兵去了.....一
- 寂寞的小琳.....八九
- 一個導演的沉默.....一四七
- 呼喚.....一八五
- 一個軍法官的經歷.....二一三

老乾尖子當兵去了

一

老乾尖子當兵去了。

二

老乾尖子在行列的中央走着，踏着那不自主地顛簸的脚步。他的臉面滿掛着興奮而又羞澀的表情。乾燥的豬肝色的嘴唇笑裂着。沉默的喜悅，好像很慌張地堆滿在嘴角和眼窩里。粗得像硬麻一樣的眉毛，洋洋地攤開，彷彿在瞭望似的顫動着。他的眼睛放射着生動有力的光輝，但是，在那躍動的光輝里面，充滿着驕羞的不自然的殘破光芒，構成了他那閃動的，匆匆不定的，一會盯住高高的屋簷，一會又瞭望着遠遠的天空的目光。

老乾尖子心里努力想壓沒這一股按捺不住的興奮和羞澀。他抖着兩個肩膀

想道：

「這是爲啥？×他個小妮子！我不能當兵麼？」

他很想鎮靜起來。但是，他的心一勁鼓盪着，發着焦熱，他不能夠靜下來。於是，他那紫醬色的臉的顏色，接着又加厚了一層。他的警視着屋簷和樹梢的眼睛，忽然覺得無處瞻望，就拿到前一伍那個同志的屁股上去了。他不敢抬頭了。

他心里是那麼沸沸騰騰的，邁着深淺不勻的步調，擔任肩頭上的那支「太原造」大槍，他覺得無論如何也不對勁，他來回調換着膀子，心裏是一陣一陣的匆急，心裏發着躁，熱汗從帽子底下冒着氣。於是，他那紫醬色臉面上濛上了一層滲雜着蒸氣底水色的光彩。

「×他個小妮子！『快槍』比犂子還難搆咧，」老乾尖子心裏說。「我兩個肩膀扛過兩面犂子，也沒有這桿『快槍』費勁哩！」

這麼着，他心裏的焦躁增加着，汗水像虫子一樣，在他的滿臉上爬動着

了。他用手拉着袖頭去擦一把，從手指縫裏，他的眼睛勇敢而驕傲的透射出去，對着街道掃視一下。他覺得那一堆一堆的人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他，都是向他撇着嘴談論着。好像爆炸的那一股一股的笑聲，彷彿也都是在笑他，他心裏就忽然湧起一股混混沌沌的感覺，他惱憤着想道：

「別看低了俺老乾尖子，」他歪着眼角警視了一下街道上的人們。「以後看呐！看您都算瞎不瞎眼啞？」

他埋住眼睛走着。大槍不住地調換着肩頭。……

「擁護老乾尖子當兵打日本！」一個「少先隊」的孩子響着銅音的哨子般的聲音喊着，跟着這行進的行列跳着脚步。

「歡送老乾尖子——新戰士！」另一個孩子附聲大叫。

聽到這聲音，老乾尖子的心絃就感覺緊得慌。他頭痛似的皺鎖着眉頭，歪過眼睛，餓恨恨地望望那兩個又蹦又跳的孩子，報怨似的聲音響在噪眼裏：

「這些小鬍子！論輩他該喊我爺爺，現在，他却攢着來戲弄我！×他小妮

子！……」

他羞憤着。一張臉變成了老紅薯色。他的眉毛一陣一陣向上揚，眼睛像牛一樣張圓起來了。

「您滾回家裏去吧！」他惱怒着大叫。慌張地把大槍換了一個膀子。「屎皮子沒退掉，能叫喚出個啥東西？」

「都是在歡送你，黃金倉同志！這是一件好事情哩。」和他並排走着的右面那個歪戴着帽子的同志說。「你該到外面去和他們告別，給他們感謝和回答呢。」

老乾尖子不以爲然地望望那個同志，好像他覺得這完全是一種多嘴。

「您不知道，」他急促的說。忽然，他又改口的說：「同志你叫啥「大號」？」

「我叫宋石！」那個同志眯着兩眼笑着答。

「您哪裏知道俺的事呢？同志宋石？俺村裏人，大大小小碰事都好逗俺的

笑話，這事，您不知道。」老乾尖子停一停，像喝酒似的費力咽了一口唾液。

「在剛才，同志宋石，在那個啥大會上，您還看不出來麼？那不全是拿俺當玩意麼？爲啥要生法要俺的好看咧？」

「你們村裏沒有開過歡送新戰士大會麼？」宋石同志驚愕地問。

「我也不知道咧。」老乾尖子冷淡地說。「可是，」他歪着眼睛望望宋石同志，同時抖動着兩個肩膀。「會是開過很多的啦，「俺家裏」常常跑着去看這會那會，日日夜夜唧喳着這會那會，可是，俺，同志宋石！俺是啥會都不去的哇！俺覺得那啥會是啥事都不當哩！你先別笑俺，同志宋石，就你說吧，平素一句話的事，要拿到啥會上去，那一天一夜的功夫，也不會商量到頭咧。」

「你的意思我明白，黃同志，」宋石同志笑着眼睛打斷地。「可是，歡送你上前線的大會，却是你的光榮啦！」

「您說那光榮？」他摸索着把大槍換到另一個肩上去，瞪着期望的眼睛望着宋石同志。又說：「要說都跟俺相好，心裏跟俺有點近味，想給俺餞個

行，怎麼餓不了呢？您說咱，咱又不論這那，打上二兩酒，拉個半夜三更，這不都是很好麼？爲啥要吵吵叫叫，「送老乾尖子上前線！」這叫幹啥，我說去當兵，俺還能不跟着大隊走麼？您說那轟哇轟的算是唱的哪齣戲？這不都是想叫俺去耍小丑麼？是不是，同志宋石？」

「這完全是誤會啦！」宋石同志笑着說。

「誤會？」他頑強着搖搖頭說：「不是。您不知道，同志宋石！您說，全村裏的人哪個不知道俺不會說話？哪個不知道俺沒有說過話？可是，您沒有看見麼？同志宋石？在那個大會上就非叫俺說話不行！想着在咱同志隊長面前耍俺的丟人！要不是同志隊長來「圓落」下場，俺真是下不來台咧！那俺就說不定要丟啥笑話啦。你不信麼？俺沒唸過書，沒問過啥公事，俺能會說個啥？說實在話，俺也不行，俺比不上「農救會」那個二國良，比不上「婦救會」那個花布衫子有名的巧嘴，比不上「少先隊」那胎毛沒退淨的孩，——俺也不願比他們，同志宋石！俗話說過：「老鼠鑽進炕洞裏，各有各的門道走。」俺不想指

望說話吃飯，俺的日子俺有俺的過法，可是，現在，就想逗俺的笑話，拿俺的丟人呢。俺心裏還會有個順當麼？」

「是的。」宋石同志冷靜的點着頭。「咱們走出村子好好談談吧。」

「好，好。」老乾尖子高興着。鬆了鬆兩個肩膀。「俺願意把俺的話都說給您聽，連同志隊長俺也想叫他聽聽咧。」

這麼着，老乾尖子那內心的輕快的喜悅爬滿在臉面上去了。他鬆鬆兩個肩膀，好好搯搯大槍。他的眼睛充盈着傲然的光影，此刻，老乾尖子在他的心的深處好像發掘到了一股新的情熱，這情熱使他感覺他和這新的一夥結合着了。

「不是麼……」他想。「我不該也走得有點麼？」

他好像記得他應該壓着肚子把胸脯拿出來。他的抓着大槍的手用勁握着，滲出着淋淋的手汗。

他的臉嚴肅着，眼睛正視着平平的前方。笑紋劇動着。心裏是一片緊密的靜穆。他的眼角無意掃視着排排的街屋，掃視着一張張好像羨慕的默笑的人

尋，忽然，他覺得這些人，這些街屋和他生了一種親密的情誼似的，他投送着戀戀不捨地告別的眼色。他想和他們打一打招呼，但是，此刻，他的興奮的心境，使他想不出一句好的話說，他只能那末乾乾的笑着。

他踏着堅實而穩塔的脚步走着。他心裏好像要開始想一件滿意的事似的沉靜。但是，一支熟習的女人的聲音使他匆忙回過頭去，原來是他的老婆和隊長在熱切地談着話，於是，他的沉靜的心頓時被攪亂了。

「這個臭貨！」他心裏罵。「她把那種不能見人的家務事對給同志隊長說，想來敗壞我麼？」

「你攢着同志隊長有啥話道道？」他側過身站在當路上，大聲暴怒着。「你還不回家去？你回家去咱！」

「我不放心你！」他老婆尖叫着。「你那個脾氣總是掛着我的心咧。」說罷，他的老婆歡喜地望了他幾眼。

「回家去咱，你！你一個女人家能道道個啥事？」老乾尖子焦急着。「你快

回家啦！……同志隊長，叫她回去！」

隊長連連點頭笑着走了。他的老婆仍然默笑着，站着。隨後，她就伸出一隻手喊道：

「我叫你好好聽隊長的話！你可不要使你那趾脾氣！……隊長！你要好好管教他呀！……」

「啥事都有你多嘴，」老乾尖子憤憤自語着。「你要不多嘴就能害個舌根病死啫？」

老乾尖子想着他老婆的心事，憤然走着，就忽然又站住了。

「同志隊長！」他叫。「你可不要聽『俺家裏』的話，女人家說不出啥好事來，您可不要信哇！」

隊長向他笑一笑，他好像不滿足，羞憤的神色掛滿在他臉上。

長長的行列，向着街的盡頭躍動着。……

老乾尖子想着所有的亂攪的心事，遲遲的邁着步。

「老乾弟！」一支喘急的聲音喊。「老乾弟！……」

老乾尖子愕然回過頭去，原來是他的老相好財喜慌慌張張地跑過來

「有啥事？財喜哥？」

「你真要當兵去麼？」財喜發喘的喘着氣。「你真要走麼？」

「真要走。」他答。「有啥事麼？」

「看！」財喜瞪着有些着急的眼睛說、「以前你沒有對我說過你要當兵，而這幾天我去別處送公事，你今天就要走啦，我不能歡送你，也沒有給你餞個行，咱們這老弟兄，可怎麼好呢？」

「咱弟兄們有啥呢？還在乎那麼？」

「不是那，老乾弟！」財喜用力壓着咳嗽說。「咱弟兄倆是常拉的人，你
一走……」

老乾尖子被依戀的舊情纏繞得沉默了。他沉思的扣着臉面，茫然閃着雙眼，豬肝色的嘴唇緊封着了。

財喜一手搔抓着頭皮，站着。也被感染得沉默了一會。

「現在啥也說不及啦！」財喜說。「就那吧，你走吧！等你打勝仗回來，咱再大喝大拉一場吧。你走吧……」

「不慌！我有點事。」老乾尖子一手按住宋石同志的胸脯。「你站一站，同志宋石！叫我過去。」老乾尖子走出了隊伍，拉着財喜的手遠遠走開幾步，就蹲下來了。

「在俺爹手裏，」老乾尖子掃着睛，壓低了聲音說。「『老洋狗』買通縣官強佔俺三畝地，把俺爹氣死，這事你知道呢？」

「我知道，你說吧。」

「現在『老洋狗』跑城裏去當了漢奸，他的家產聽說上邊要充公啦，不是說『老洋狗』欠誰家東西都要還麼？俺這地得叫『俺家裏』要過來！你老哥要好好對『俺家裏』說。」

「這當然能辦到，」財喜說。「你這一當兵更好辦理。」

「爲啥？」

「爲啥？你不知道麼？不是優待抗屬麼？」財喜用手指在地面上劃着圈圈兒。「你去抗日，不優待你能依麼？」

「那喇？」老乾尖子驚叫着。用肩膀靠靠財喜，低聲說：「你說能多……」

「還有別的事麼？」財喜眼睛斜視着行進的部隊，停了一會又問他。

老乾尖子緊緊皺着雙眉，沉思着。

「還有，財喜哥！」老乾尖子放粗了聲音。「咱這兒那年過兵要糧草，『老洋狗』多要俺五斗糧食，憑俺這主，俺能該出多些？——『老洋狗』就有這麼個狠心眼！兵走了，糧草就算了他的了！真是沒有天理的事！『老洋狗』害俺害了幾輩啦！」

「還愁和他算賬麼？」財喜站起來，拍拍屁股說。

「那真！」老乾尖子咬着牙齒。「俺這回當兵……」

兩個人戀戀地沉默了一會就分了手。老乾尖子撒腳跑着，追趕着部隊。老

遠老遠，他又回過頭來喊着：

「可不要忘掉，財喜哥！……」

跳動的槍托，緊緊的擦着他的大腿發響。……

三

葱鬱的村落，在堆積的金粒似的麥浪里熟睡着。

白楊樹撐着高高的綠棚，喜謎的醉薰薰地探着頭，窺望着滿鋪的黃金色的
麥海的原野。

太陽在乾藍色的透明的天板上高高掛着，滿心滿意的工作着。——它傾注
着星碎的金粒的光點，貪饑似的浴着麥野，在流動一般的麥浪裏閃耀着。

麥熟的，沁人心肺的香氣，默默地向村落裏飄流。

豐收向着朴實的人心，彈着絃琴似的召喚的聲音。……

農民們難耐的喜悅堆積在臉面上。心裏是樂得發慌的忙迫：輾着打麥場，

磨着新買的臨清鐮刀，揣着「草腰」，又修着桑杈……。迎接一個好年成，就要換些新農具。於是，日夜忙着，修整着……

樹蔭下，農民們乘着風涼工作着，喋喋不休地談論着莊稼和年成，土地和牲口，農具和工作。黃來福——老乾尖子的爹，噪眼裏唱着「毛淨」的聲音揣着「草腰」，臉面上鋪着喜默的沉靜。兩手滿滿沾染着發腐的草黃色。

「老財迷」拿着沒有釘好的鐮刀，慌裏慌張從家裏跑出來，駝背把他壓得難過似的喘着氣。

「來福！」他匆急的喊，眼睛又望一望鐮刀。「來福！」

「緊着做啥呢？」黃來福昂着脖子問。兩手還在揣着「草腰」。

「看你那牛皮性子！」他埋怨着。「恁「家裏」臨產啦！你跑快去找劉大娘來接生吧！」

許多人用着抑揚不分的聲音，向黃來福說着戲弄的賀言，黃來福那結實的臉面上，頓時湧流着一陣雲翼似的紅潮。他羞怯得沒有看誰一眼，就封緊着顯

然歡笑的大臉走開了。

「老財迷」帶着慌張而着急的神氣，跑到樹蔭下來，眼睛掃着地，兩手把鏟刀插在背後，仔仔細細的檢拾着拆爛的麥糶。心裏又匆忙又憤惱，假若真來福——他那個壯年兒子還在跟前的話，他準會罵他一通的。

「該喝您的喜酒啦，『老財迷』！」有人說。

「老財迷」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他結實的沉着氣。他緊急的檢拾着麥糶。之後，他把掃好的「草腰」一根一根打在臂彎裏，然後再又檢着草葉。

「老財迷」用着掃帚似的眼睛，把那地面掃了又掃，看着再也沒有什麼可拾的時候，他才肯離開樹蔭向家裏走去。

「俺來福，眼看就是孩子爹啦，還小不？」他走着，小聲小氣埋怨着。「不知道啥中用！哎，這叫人家拾走，人家不會燒鍋麼？」

「老財迷」走回家裏，努力想找出一件事情做，但，什麼事好像都不重要了，而想作的事，却又忘記得乾乾淨淨似的，聽他慌張着。他從自己房裏走到

院裏，在院裏望住遠遠的樹尖瞧一會就又走回屋裏去。正想坐在門坎上吸袋烟的時候，一聲微弱的聽來又是刺耳的小孩子的哭聲飛射過來，他的心很很的震動了一下，急急忙忙提着脚尖走到毛草塞得嚴密密的窗下，耐不住勁似的歪着頭問着：

「是個男孩子？還是？……」

「好孫子。」是他老伴的病的聲音。

「您小心！」「老財迷」在窗子外面囑託着。「您小心！您好好看看他那小子的手，有幾個繡旋子，有幾個簸箕？」

「我早看過啦，」他的老伴說。「可是，看不清。」

「您不會用唾沫洗洗他的手麼？」他着急似的叫着。「用唾沫擦乾淨他的手，再好好看一遍。」

「老財迷」傾聽似的沉着臉，呆着。喜氣洋洋的氣流，一陣一陣的洗浴着他。

「嚶，您聽吧！」他老伴的病聲音快活着。「扁墩」，「圓旋子」一共是十個咧。」

「沒有一個簸箕麼？」

他的老伴好像重新又看了一遍似的，遲了一會說：

「半個也沒有哇。」

「那好！」他驚心地叫着。「這孩子生個財氣命！」

說罷，「老財迷」咬着烟袋走到街上去。他的駝背輕快的搖動着。喜默把他臉上的皺紋驅逐到眼角和眉頭的上去了，他的乾燥的零亂的鬍子靜靜的顫索着。他用力想把駝背伸直起來，但是，他只能夠高高的昂着脖子，眼睛濛上了一層歡喜的雲，他走到樹蔭下面。

「道你的喜啦，「老財迷」！生個孫子麼？」

「嚶嚶，不錯！留個根！這算有個根啦。」

第三天，當給他的孫子「起名」的時候，「老財迷」和他的老伴發生了爭

執。他的老伴帶着憂慮的病聲音，眼睛埋怨而胆怯似的說：

「你好好想想吧！咱爹娘都活了多大呢？咱爺爺奶奶活了多大呢？咱兩個，哎，我還不到五十五歲，就不行啦！是不是？咱們家裏不主壽，咱該給孩子起個壽氣名咧。」

「你就會說主壽，主壽！主壽人能不死麼？」「老財迷」煩躁着脾氣。「這孩子生來帶個財氣命，又生在這個好年成，還用說麼？孩子生個主財命，就該起個主財的名咧。」

「您不要吵鬧嘴啦，」黃來福插嘴說。「咱們窮人家，孩子唸不起書，叫狗叫貓不都行麼？」

「胡說！」「老財迷」憤憤嘆他兒子幾眼，隨後就眯起眼睛唸佛似的說：「兩手旋子墩滿櫃，十代豐收金滿倉。很合條律，百分一百的財氣，對啦！」他忽然放大聲音。「就叫金倉吧！」

「老財迷」望望他們一家人，滿心滿意地搖着烟袋繼續說：

「天底下啥會比金子寶貴？世界上有啥能比作財主好？家富金滿倉，是不是？咱這孩子就叫金倉，這是誰駁也駁不倒的好名！加上咱這姓，孩子的財運是走不斜的！」

黃金倉在這麼一個家庭裏打着滾生長着。從他只會瞪着兩隻小眼睛看人，到他會巴的巴的跑路，後來，又抓着爺爺的後衣襟在田野裏走，「老財迷」也總是教訓着一句話：

「長大多要幾畝地！長大作個大財主好咧！」

孩子拿這話好像在向自己心裏刻一樣記着。沉默着。他彷彿有了這個感覺而同時就下了決心似的。

但是，不久，「老財迷」被劉登峯——「老洋狗」他爹控告了。劉財主家裏被了盜，這盜賊財主家想捉拿想了三天，忽然一口咬定說是「老財迷」了。於是「老財迷」和黃來福都被抓到縣衙門裏去了，在官房裏坐着，差不多天天挨打。後來，受了五百吊錢的罰款，而且給財主家磕頭放鞭炮才算了事。

「老財迷」就在那一年上，在他老伴「四七」那天就瘋瘋癲癲的死了。

家業就像老房屋倒塌似的敗落下來了。

黃來福經天閃着彷彿是冤枉似的眼睛，沉默着。常常嘆息。鎖緊的眉頭埋着兩眼，說：

「金倉！咱啥時候能把日子過得像你爺爺手裏那時光？不多做活能行不？人家欺侮咱，咱不哼，縱再利害，能不叫咱做莊稼活麼？」

金倉覺得沒有話說似的沉着臉。他那年青的心裏好像在推想道：

「財主家那成頃成頃的地是做活做的？旁人就不能做活做成財主麼？」

他那強硬的明朗朗的眼睛閃着，就如野牛一般工作起來了。——黃金倉從小就是一個好莊稼手，他的力氣，就如他的個子和年齡一樣同莊稼活拚着，越拚越大了。他生成一個滿身滿臉力氣的黑漢子，肌肉在兩隻膀臂上打着硬結，脊背長平起來。

黃來福却像深秋的野草似的，一陣一陣的衰老着，皺紋在乾枯的臉面上佈

成了亂網。身子乾瘦着，腰板也沉默地彎起來了。但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似的教訓他的兒子。

「莊稼人是活在莊稼活上，日子也是發在莊稼活上，金倉！」他響着平平的喑啞聲音說。「要想把日子過發，金倉！只靠多做活，要不，可指望啥？……」

可是，歉收年景那一年的年尾上，「老洋狗」家裏請來了遠地的「陰陽仙」看「風水」了。「陰陽仙」穿着散放着汗臭，帶着油漬光亮的大袍，胸前掛着漆皮破脫得露着硬蠶紙的眼鏡盒。兩隻手腕上掛着兩盤念珠，遠花眼鏡從眼窩幾乎要滑脫到鼻尖上去。眼睛從眼鏡上邊向外望着，說話用着女人的聲音，細弱而抖顫。

「老洋狗」用着三條騾子的馬車，把「陰陽仙」送到墳地上去。他下車來馬上沿着墳場走一周，懷疑似的四處望望，小聲小氣的咳嗽着，到各處去察看一番，就把眉頭皺緊了。

「怎麼樣？先生！這坟上？還好麼？」「老洋狗」帶着用慣的城裏的紳士態度，和和氣氣，一句話也不完整的問着。

「陰陽仙」咽着唾沫點點頭。最後他用着女人的聲音說：

「很好。可是，」他又懷疑地向四方望望。「這地方主富，主壽，主貴，可是，『風水』的主流是靠着這坟地的南半邊。」

「靠南？怎麼樣？不好麼？」「老洋狗」擔心地問。

「不是。」「陰陽仙」搖搖頭，那只頭輕得好像要脫落似的。「南邊這一小塊地要是財主的就好啦！不然，」他歪着頭，好像要和「老洋狗」講理似的，嘴唇品了幾下子。「那地的主家要是一埋坟，您的好『風水』就被奪跑啦！」

「老洋狗」兩眉像是要堆到一起似的皺了一下，用手抓了一陣頭皮，就和「陰陽仙」坐上馬車回家了。

第二天，「老洋狗」進了城，一直住了一個多月才回來。

春天，「老洋狗」的長工就套上騾子把那靠坟南邊的一小塊田地犁成他的了。地主人——黃來福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的去找「老洋狗」，「老洋狗」說

「怎麼？您又變掛麼？您看我這新地契？」

「地契？」黃來福那發傻的眼睛看看那蓋着大紅印的地契紙，忽然就放聲大哭起來。

「你沒有賣過麼？嘿，」「老洋狗」冷笑着。

劉登峯——那七十幾歲的老頭也走出來說：

「不要沒有良心！你去年賣給俺，今年又想啥？」

黃來福哭着，搖搖晃晃走回家裏去，踉蹌着的兩腿踏進廚房裏去，就像要撲到炕上去似的，他一踏進門就摔倒在地上，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就死了。

「窮人不能當！」黃金倉呆木地沉着臉，憤怒的眼睛直瞪着。他的臉和全身起着痲痺，拳頭握得發麻。他好像在憤怒的沉默裏選擇着他的對策。但是，他

是那麼木木的呆着。以後，他彷彿向誰安慰似的自語道：

「多要幾畝地，×他小妮子！地多人就有勢力，往後面看吧，×他小妮子……」

四

黃金倉跟着那像刀刻的臉面上的皺紋的增加，他的脾氣也慢慢的壞着，他的心裏總是感覺惱怒而且焦灼，他非常容易動氣。他經天帶着寂寞，孤獨的神氣。走起路來帶着蹣跚的步態，好像永遠是暗暗的嘆着氣。

「世界變啦！總是變壞啦。」他想着。但，往往他就搖着頭響出了嘆息的聲音。

然而，黃金倉的腦筋裏僅只這麼一想，這念頭就好像馬上消失似的，緊接着他又想到莊稼活上去了。他彷彿覺得莊家活是不能不做的，而且是不能不做得好的。近些年，他就是帶着這麼一顆心，和這麼一種單純而頑強的思想生活

着的。

黃金倉離開父母自己生活，他是帶着「要買一份大產業」的雄心的，而且他百般地這麼努着勁，下着牛力工作着的。那時候，村裏人好像忌妬似的常常諷刺着問：

「想作財主麼？金倉？做活這麼有心勁做啥？」

他嚴肅着臉面，兩眼用勁望對方，慢吞吞地說：

「莊稼人，誰還不是爲的那？做活是本分，能要幾畝地可是心願，作莊稼人，可不都是爲的這？……」

可是，世道不順人心，時運也總是逆着心眼走。最初是兵災，差不多年年總是有仗打，官兵排着那駭人的長隊，板着面孔日夜過不完。村裏忙着支應，派着糧草。有一股官兵，還拉走了黃金倉的大叫驢，搶過他家的東西，他心裏惱透了。他顛着心想着他的損失，就暗流着一身冷汗，他打着戰慄咬得牙響。

——他幾年的積蓄完了！他就沉默着，又和莊稼活頑強的死死的扭結起來了。

那些年頭，誰都有着這麼一個感覺：年成越好，莊稼豐收，而農民的手頭還不如歉收年成似的，賣糧食總是不常生活上的事。好像開支在年年增加，賦稅——特別是地方捐，一年重一年。這種事，常常咬着黃金倉的心，他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似的，只是沉默着的眉頭皺得更緊些。

「這種世道，×他小妮子！莊稼人該遭劫數麼？」

可是，就在這種情形上，黃金倉也沒有忘掉過發發他的產業的心願，他有時很有自信地想着：

「總會有個時來運轉的時候，向後面看吧！」

「你白有一股大心勁，金倉！可是，你的產業乾了尖子，結住頂啦！這世道，窮人的日子是發也發不起來哩。」有人像開着玩笑，又像啣嘆似的說。「你的尖子乾啦！」

黃金倉不以爲然的翻着眼睛望望那人，彷彿着了惱似的心裏嘆了口氣，寂寞的搖搖頭，沉默了。

「你只有落過老乾尖子吧。……」

老乾尖子的名稱，於是，就叫響了。

黃金倉不願被人揭穿這種內心的秘密似的，他頹喪而難過着。他的臉面上像是永遠濛着一層厚厚的灰色，他的眼睛茫茫失神地閃動着，臉上的皺紋起着集結。他經天暗暗的在內心裏嘆着氣。但是，對於莊稼活，黃金倉却也沉默的加着勁。在過日子上，他分外細心而堅澀了。

「莊稼人，真沒一個時來運轉麼？」有一次黃金倉坐在地頭上和財喜談着。「你說，財喜哥！以後也不能翻個身麼？莊稼人抓住莊稼活做還有啥錯麼？」

「莊稼人到頭啦！」財喜唱嘆着聲音。「你看，老乾弟！在前幾年，在咱大寺集誰聽說過啥是「洋」字？這幾年就翻樣啦！從腳上洋「皮踏」，到頭上又有洋禮帽！家裏有洋火，洋燈，到地裏又洋糞料！從地上飛跑着兩輪子洋車，到天上又有四個翅子的洋飛機！你說吧，啥不是洋這洋那？咱們這小村，

還經得起這些洋東西攪麼？是不是？再過幾年，還能把咱這窮莊稼人洋起來麼？——實在說，近幾年也真有些洋性人咧。——你說，老乾弟，莊稼人不是到頭了麼？誰能翻個身？走到好時運？」

老乾尖子連連嘆了幾口氣，手指在地上劃起道道來了。他的心裏充塞着糊塗和空虛，他沉啞住了。他呆了半天，心裏又在反覆着想：

「莊稼人抱住莊稼活做，還有不行的事麼？×他小妮子！」

這一年，熱氣蒸人的夏天就要過完了，炎熱發燥的太陽被濃雲密密的蓋起來，滂沱大雨就降着，田野被洗刷得濃綠而清新，村舍被改換了面目似的，現着躍動的活氣。——農民們睜開充溢着憂鬱的疲乏的眼睛，望着滿佈在沒有邊極的原野的蔥蘢的莊稼，嗅着流動的清新的田野的香氣，乾燥平板的臉面就被笑紋劃破了。

新的豐收的年成向人們招着手，大踏步地走來了。老乾尖子那緊張的心弦彈着平和的喜訊，揸着兩手在田野裏遊蕩着，望着那旺生生的擺着沉重穗頭的

莊稼，心裏就想着稱心的心事，於是，話音也就響在嘴唇上了。

「又是十成好年成啦！……」

太陽高高掛着，工作着，蔥綠的田野就一天一天的變成黃金色，秋禾熟了。農民們帶着心滿意足的心情收割着，肥硬穩實的沁入心肺的香氣，使着農人顫心的笑着，洋洋的喜氣鋪滿在臉上，誰也沉不住歡悅似的。

可是，日本鬼子打起中國來了。農民們對於這事，最初是感覺新奇而吃驚，接着就被莊稼活，被滿田滿野的黃金色的糧食壓下了。後來，在西邊那通府到京的大路上，就連夜進着兵，不久就退回來，農村就恐怖而紊亂了，人人心裏在問着：「日本鬼子真來麼？」於是，日夜帶着疑惑的憂慮和懼怕的眼神談論着，用煙袋在地上劃着，漲着脖子辯駁着。

「對於這事，莊稼人不是使不上勁麼？」老乾尖子的意見。

但是，這事連着他們的心。他們百般生法打聽着消息，反復地說着陳腐的已經說過幾十遍的事，好像只有如此才安心似的。這麼着，帶着濃濃的冬氣的

秋風吹過去了，田野掛出寂寞的淡黃色的村舍也乾燥凋殘了。而殺氣沉沉的砲聲，響過來又響走了，日本鬼子把縣城都佔了。大路上揚着塵土的大尾巴，爬着像蟲似的四面不透風的「鐵車」，汽車，伸着脖子的大砲。響着金屬聲音的馬的大隊，走着穿黃色軍衣的斜眼看人的日本鬼子兵。

日本鬼子在大路線上使着威風，在村莊裏無緣無故的殺着人，搶着糧食。農民們嚇得個個心顫，皺着眉頭，眼睛就瞪傻了。

村莊被恐怖埋着，戰慄着。

有一天，是誰說「老洋狗」在城裏作了日本官了。有人就好像鬆一口氣似的說：

「也許『老洋狗』能給咱村上辦點好事？」

老乾尖子伸着下巴，努力望望說話的人，心裏是一團亂攪攪的疑慮，眼睛就凝凍成黑點子了。萎縮着的一顆心，困惑地在想着：

「咱作個『乾板』莊稼人，總不會有啥差錯吧！」

有一天，吹着凍人心骨的北風，農民們都坐在家裏，沉着心聽着風撕揆着窗紙，樹枝淒慘的在院子裏叫着，屋瓦沙沙的一陣一陣的在發響，村子冷靜着，街道像是放寬多了。這時候，「老洋狗」領着一隊日本鬼子大步走進村裏來，大搖大擺的踏着皮靴，過馬隊一樣響着聲音。——他們大胆到頂了。

老乾尖子一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可怕的仇恨的念頭就把他駭慌了，他一句話也沒說，就跳牆跑走了。第二天清早他探頭探腦的走回來，看到村裏人那一個一個變得蒼白的臉色，聽着像秋蟲一樣四處亂叫的哭聲，他的心就忽然提緊起來。

他踏進門的時候，他的老婆就哭着哭紅的眼睛說：

「糧食叫日本鬼子搶完啦！……可怎麼過吧？……」

老乾尖子發傻似的不說話，走到屋裏看看各個糧墩，心裏像插着刀子似的是一陣熱，一陣痛。他的臉肉很命抽跳着，兩眼含着充血的暴漲，身子被一股憤怒的麻木襲擊着，一屁股坐在門墩上，大臉埋在手掌裏去了。

「是『老洋狗』事事給俺作對，」他憤恨着，想着，又是一陣酸楚，眼睛裏冤曲似的擠出了淚水。

「小月娥還不到十——十六歲，就叫鬼子兵遭踏啦！唉，」他的老婆不能控制自己似的放聲哭訴着。

「不要說那傻話！」老乾尖子憤急着。「不要對我說！」老乾尖子茫然失神地走進屋裏去，埋進被窩裏，響着沉重的深長的悶壓的聲音嘆着氣，就一直睡了三天。

大寺集所有的農民們都裝滿了一肚子的憤怒，沉墮着過了冬天。

在一個初春的飛雪的夜裏，一支農民模樣的游擊隊悄悄的來到大寺集了。那一個一個和農民分毫不差的帶槍的游擊隊員，和善的說着戰爭的事。——這對大寺集農民的心是一把火，把他燃燒得發狂了。有些人連想也沒有想就報名當了游擊隊員，有些人聽了那些記不完也沒有聽得全懂的事，就好像覺得已經有了辦法似的，臉上的愁慮被笑影掃去了。

老乾尖子看着這情景，聽着那聽不完的一串串的話，心裏想着：

「莊稼人還能幹這事麼？……」

老乾尖子不贊成地搖搖頭。試探着聲音問：

「您說這，只能當成話聽聽咱。」他怯生生的望望他們，聲音微顫着。「真正幹起來，莊稼人除了會做莊稼活以外，還能做啥呢？」

「咱們這都是莊稼人哪！老鄉！」一個游擊隊員噴着唾沫星子說。聽他說話那個蹩勁勁，顯然他也扛槍桿不久呢。「連咱那隊長，也是個莊稼人出身的咧。」

老乾尖子乾乾的笑一笑。又說：

「莊稼人，窮富都有點田地，有田地就不能不在田道上費點心勁咧。」

「咱也是那樣說吶！」那個游擊隊員響響的聲音附和上去。「可是咧，日本鬼子弄得咱想做啥也不能做啥噉！」

老乾尖子皺了皺雙眉，閃了一陣沉默的眼睛就走開了。

他攢着兩手，埋着頭向家里走着。眼睛好像濛着一層黏性的閃光的膜，使那目光紊亂着。他的心里，彷彿艱難的掘發着一個思想，但是，他的思路又好像圍繞着一個念頭。他默默的站住，頑強的搖着頭自語着說：

「莊稼人摸槍桿，這是回事麼？總不算正道！話說一百圈，還是種地是本。……」

五

老乾尖子斜着眼睛望着他的老婆氣喘虎虎的走進家里來，他的心里就生着一股忌妒的悶氣。他壓着那有點顫索的着急的聲音問道：

「您和小月娥都發瘋了麼？您？您饓着兩腿能跑出點啥來呢？」

「發瘋，發瘋！你專會吵吵！」他的老婆瞪着倔強的眼睛，嘴唇就撇起來了。

「還怨我吵吵！」老乾尖子重複着。「您不把肚子跑飽它？還回家來吃飯

爲啥呢？」

他的老婆很生氣，用着白眼珠望着他說：

「你就會說這種話，你那夾板心眼就不會想想！抗日的事，是人家的事麼？日本鬼子來了不害咱？總是吵吵！你死着心眼不管，我可不能！我恨日本鬼恨死啦！」

「放着活不做，您這您那，看您能作點啥事！」老乾尖子憤憤着。「婦道人家能抗日，日本鬼子也不會來啦，你看咱！除了耽誤活路，還能抗着日本鬼子的汗毛麼？」

「抗不着也要抗咧！婦救會決議過，各人要盡各人的力！」

「嗨，……」老乾尖子無可如何地嘆着氣，深長的悶氣從鼻孔里像噴射一樣噓噓的擠出來。眼睛像挖一樣斜視着他的老婆，他生氣透了。

這時候，月娥背後跳着一條長辮子，跑回家里來，心里是裝滿了要和媽媽談說的事情。跳動的步子一進大門，就響着發騷的聲音，喊：

「娘呀！……」

她的生氣洋洋的充盈着興奮躍動的目光，一接觸她父親那餓虎的憤憤的視線，她臉上的喜悅的紅潮，頓時困惑在面頰上，馬上裝出一付嚴肅的神氣，輕輕地放着步子，偷偷藏藏向着屋里走去了。

「你也跑野啦！你啥不學你學野！哪里用得着你這小閨妮子！」老乾尖子用着氣急敗壞的聲音說。「你指望啥抗日？抗日自有抗日的人，哪里用得着女人小閨妮子？」

「別光說那種傻話啦！」他的老婆不耐煩地說。「你說這傻話，叫人家聽見，人家要挖你的脊樑骨咧。月娥！婦教會開會，又決議了些啥事？來對我說說！」

「婦教會決議要給游擊隊做鞋，」月娥在房里裝做着不關重要的聲音說。「不規定數目，能做幾雙算幾雙，可是，最少一人一雙，越快越好咧！」

老乾尖子苦着臉，閃着眼睛沉默着。

「嗯，嗯。」他的老婆滿足似的點着頭。「沒有別的麼？」

「花布衫子說，做鞋是一件中心工作。」月娥答。

「嗯，嗯，咱今晚就動手吧！」

「動啥手？」老乾尖子插着說，聲音響得餓恨恨的樣子。「誰家給布？誰家管飯吃？發這種傻勁是爲啥？」

「您少管俺的閑事吧，我的老天爺！」他的老婆叫着。「您別管俺母女的事吧。……」

他的老婆說着，拍拍屁股就走進房裡去了。她和她女兒絲絲啞啞的密密的交談聲，從窗洞子里向外飛播着。

老乾子尖發着冷落的木呆，他的心里是一陣悶，一陣氣，憤憤向着屋門投視幾眼，很想大罵一場的樣子。但是，孤單的心情慢慢被寂寞蓋住，搖搖頭又嘆了幾口氣，就走到街上去了。

老乾尖子走在大街上，好像也總是感覺冷漠。他覺得一切的事，一切的

人，甚至於一切的聲音彷彿也生疏了；都變了往常的樣子。他帶着忌恨的眼睛斜視着這些，心里就是一陣陣重重的寂寞。——一切的事他看不入眼，和誰談話也不合脾味，都覺得蹙趾。一顆心亂虛虛的，臉面被孤獨扣緊了。

老乾尖子不勝悲哀的嘆着氣，在一個牆根底下看見財喜。財喜一個人坐在陽光里，手指在地上劃一個圓圓又一個圓圓，看樣子也很寂寞。老乾尖子走過去，打個招呼說：

「財喜哥，沒啥事麼？」

財喜慌慌張張抬起頭來，呆了會，接着就乾笑着。

「老乾弟，拉拉吧！咱弟兄倆！」

老乾尖子和財喜並着膀子坐下來，誰都好像沒有一句適當的話來開場，沉沉的靜默了一陣。

「咱村上真是翻樣啦！」老乾尖子寂寞着說。他的手指學着財喜在地上劃着道道。

「是咧。」財喜驚叫似的，把兩手拿到膝蓋上拍着。「您看，大閩妮小媳婦在街上跑着，忘了他們是女人，唱着這歌那歌，跟兵說話也不紅臉，抗日抗成抗不成，反正，娘們就先抗野啦。哎，……」

「俺「家裏」也是那，」老乾尖子生氣說，「哪裏用得上她們？咱們男子漢能幹啥？能幹出點啥事？莊稼活都做不好，就有個抗日的頭麼？咱們可不會跑這傻腿，咱們可也不是二國良那樣的人咧！」

兩個人反復地談論着，埋怨着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心里總是帶着生氣，使用着憤憤的語調，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半天，兩個人才都嘆着氣站起來，正要分手的時候，二國良冒着一身熱汗走過來，說

「正找您兩個有事咧。」

老乾尖子用奇異的眼睛望着他，臉上掛着愕然的情緒，一言沒發。

「您說吧，國良！」財喜接着答。

「還是關於咱們農教會的事，」二國良壓住他的氣喘說。「農教會是咱們

大家的事，是咱們爲了抗日保住咱們的村子才組織的，是不是？就是這，農教會是咱們都有份，農教會的事，也是咱們大家的事，是不是？……」

「您不要說啦，國良！俺明白啦！」財喜打斷他。「您是說要叫全村里人都入農教會，不是麼？」

「大家都該入到農教會里來作點事。」

「好哇！我贊成，國良！我算是一個農教會吧！」財喜說。「可是，俺已經四十開外啦，老啦，俺能作些啥屁事？還是您們年輕人幹吧，反正我算贊成就是啦。」

「老少都該有點事作咧，」二國良笑着說。「你把把路口，送送公事，不行麼？你，老乾尖子，」二國良笑着又望住他。「你不是也沒有參加農教會麼？」

「俺家缺人少手，您不知道麼？從家裏到地里都是俺一個人，俺哪還有那種心勁？」

「參加農救會，就是編入自衛隊，也不耽誤你做活哩！」

「俺知道。可是，俺的活總是一年到頭做不完哇。」

「你再想想吧，老乾尖子！」二國良有點生氣似的。「抗日這事，不是這家或那家的事，日本鬼子來到村里，害的也不是一家，是大家！能把日本鬼子打跑，是大家的運氣，平安日子是大家過！打不跑，是大家遭殃，大家倒眉！是不是？您再想想看！……」

老乾尖子閃着茫茫的碎玻璃的眼睛，沉默着想。

「俺倒是『老洋狗』害的咧，不抗日便罷，抗日俺也得先抗『老洋狗』咧！」

「就那樣說吧，二國良，」老乾尖子沉悶了一會，說。「先等俺做完活再說吧。」

老乾尖子說罷，就匆匆忙忙向家里走去了。他跟着，一踏進大門，他的老婆就怨聲怨氣地吵叫道：

「你比諸葛亮還難請哩！人家二國良找你找過幾百趟，叫你加入自衛隊，你也死不肯！你想做啥呢？凡事不跟着大路走，自己偏要出個外枝，還想叫漢奸『老洋狗』領着日本鬼子來毀壞咱二次三番麼？你不想想？」

這尖叫的聲音好像鐵錘一樣，錘着老乾尖子的寂寞的心弦，他感覺到了一般孤獨的難過。他那失神的眼睛怯生生地閃着，不耐煩地說：

「你吵吵啥？哪有你多的嘴？娘們家你該有幾個心眼？」

有一天，月娥走回家里來，站在她娘的面前，就撇起嘴，嚴緊着聲音說：「娘！婦教會又決議動員男人參加游擊隊哩！花布衫子首先就動員了她那個『老相好』，天河婦動員了天河叔，二大腳動員了她的男人，劉翻舌頭動員了她兄弟，人家都當場報了名，娘！就俺爹他不肯去！人家不會說咱的壞話麼？」

「你黃毛丫頭多啥嘴？」老乾尖子斜眼望着她，斥吼着。

月娥瞪起固執的黑眼睛，鼓着兩腮說：

「你不參加游擊隊，可叫人家說咱的難聽話！」

「我要當兵去，你不吃飯麼？您能餓着肚皮不吃飯麼？」

「不吃飯！」月娥響着短促堅硬的聲音，她像一只鬥毆的公雞一樣醬紅着臉，瞪着圓圓的黑眼珠。

老乾尖子氣悶得打顫，狠狠盯她幾眼，沒有再說話。

月娥伏在她娘的肩頭上哭起來了。她邊哭邊說着：

「俺爹要不參加游擊隊，以後咱還能在村里說話不？咱還能見人家的面不？」

老乾尖子掛着一臉痛苦的灰氣，沉默更深濃了。天天聽着他老婆那像蒼蠅一樣的嗡嗡的訴怨而又責備的聲音，他的孤獨的心彷彿被鐵線緊束着一樣，是那樣的難過着。可是，他老婆的話，像流不完的溪水似的，就是在夜里，也在耳邊嘩嘩的響着，使着他心焦意亂，內心里像是永遠插着一把鋼刀似的，痛苦彈着他的心絃，他淒楚着。

老乾尖子好像永遠在艱難地思索着，他的神情憔悴透了。

「×他小妮子！幾輩的仇，……」

老乾尖子的心困苦着。

秋末的天候。橙黃色的陽光，疲乏地滿浴着村落和原野。大地變成了油黃色。

一支游擊隊，正午時分宿在大寺集了。游擊隊員們雜在莊稼人的家里，談着一切要談的故事，整重着聲音大笑着。

老乾尖子的老婆把他拉到房里，悄着聲音說：

「現在你去吧，跟着這支游擊隊走吧！正巧咧。」

「你說叫我當兵去麼？」老乾尖子圓張着眼睛問。「我馬上當兵去麼？」

「睜開你的眼吧！」他老婆扯着他一條胳膊說。「不要迷着眼睛光看莊稼

啦！這是啥時候？日本鬼子打不走，你看能有好日子過麼？再說，人家都抗日走啦，你也有那個臉皮耐住心麼？」

老乾尖子不自覺的用力壓低了聲音說

「咱能跟人家比麼？咱缺少人手的……」

「不要說那些話吧！」他老婆挨着他的膀子打斷他。「在別的事上比不上，在抗日上咱要和人家比哩！咱不能叫人挖咱的脊樑骨！」

老乾尖子緊扣着牙關，搖了搖頭。

「你又想啥？」他老婆惱着臉放大了聲音。「你那夾板心眼就沒有一點血氣麼？你不想一想『老洋狗』是怎麼害的咱麼？『老洋狗』和日本鬼子是一家，『老洋狗』和日本鬼子是分不開的啦！你這時不報報仇，還等他把咱們都害死麼！」

老乾尖子抽跳着眼肉，皺着雙眉。他的牙關扣得兩顆鼓着一排堅硬的筋結。

「先前的仇你忘啦，最近的仇你也忘了麼？」他的老婆流着一堆眼淚說。
「你忘記了他害咱的先人又害咱那……」

「你不要說啦！」老乾尖子忽然響着那酸楚的聲音。「我就去當兵！×他個小妮子！要報這仇！我就去報個名！」

老乾尖子沉重的脚步，走到游擊隊部所在的農教會里，他用着生硬的聲音，羞怯着說：

「哪個是同志隊長？我上個兵名！」

一個穿着不完整的軍衣的和善面色的人問他

「你老鄉想參加游擊隊麼？」

「想幹個兵！」他點着下巴。

「你叫什麼名字？」

「人家都叫俺老乾尖子。」

「你沒有『大號』麼？」

老乾尖子搖頭。說：

「沒有唸過書，沒有老師傳起『大號』。」

那個和善面色的人笑一笑。

「問你有沒一個別的名子，老鄉！」

「那喇！您爲啥不說明白？俺有個名，叫黃——金——倉喇。」

二國良從屋子裏走出來，吃驚地問：

「老乾尖子也要參加游擊隊麼？」

他的臉忽然醬紅起來。瞪着眼睛問：

「做啥？……」

「明天隊伍出發的時候，開個大會歡送你喇！」

老乾尖子那懷着敵意的，帶着被辱似的憤怒的眼睛望他一陣，就轉過臉來，對着和善面色的人乾笑一下，豬肝色嘴唇馬上又扣緊了。

「這些荒唐孩子！」他想。

六

老乾尖子覺得，宋石同志是他一個好朋友。他暗暗的羨慕而且敬佩着他。他高興和他談話，甚至，他看見他，他的神情就顯得快活。雖然宋石同志在年紀上比他年輕，看樣子也不一定是個做莊稼活的出身，可是，他覺得他和宋石同志任憑什麼話都談得合心合意，任憑什麼事，一商量就能走在一條路上，於是，他感覺安慰似的痛快。

老乾尖子帶着感動的情緒和宋石同志表示着極度的親熱。一見面，他都笑着眼睛，目光里充盈着親切而摯愛的光輝，說道：

「同志宋石！咱弟兄倆拉拉去吧？」

「走！」宋石同志說。「你沒有任務麼？」

「俺剛剛才下崗回來哩！俺啥事也沒有啦。」老乾尖子帶着很得意的樣子說。「俺就是還有兩個字沒唸會。」

「先唸熟吧！」宋石同志勸他，「正經事作完，心里乾淨咧。」

「俺不願意弄這種事，」老乾尖子帶出愁苦的聲音。「眼看就要到四十歲

噉，又來摸筆桿子。反正是不當事咧。」

「還不算遲，黃金倉同志！」宋石同志耐心地說。「一天學會兩個字，一月就學會六十個字。學上半年一年，不是啥事都會作了麼？」

「您不知道俺的記性多麼壞，——俺越着急越壞咧。」老乾尖子說。「前面學着，後面忘着，橫豎是集不成事。同志宋石，您知道呢？咱那個同志指導員，說了這道理，又說那道理，每一個道理又是那麼長，費那麼多話！咱沒有唸過書，怎麼能記得了呢？」

宋石同志笑一笑，說：

「久了就好啦！不用着急，慢慢來麼！」

「哎！反正記不住，橫豎學不會咧。」老乾尖子放情地說。「還有那難倒人的軍歌子，俺聽都聽不入耳，俺這斥喊牲口的嗓子，怎麼能學得會呢？」

宋石同志歡喜的望着他，笑着，沒有說話。

「您不要笑，同志宋石！」老乾尖子把臉面嚴肅下來，說：「莊稼人那叫

驢嗓子，唱軍歌不比刷鍋還難聽麼？真是咧，您不要光笑，實在話咧。對啦，同志宋石！」他的默笑的得意的眼睛上濛上了一層嚴重的神色，壓低了聲音說：「俺有一件事要問你，走咱咱！到那邊牆角下坐會去吧！」

走到那靜寂的滿印着晒過太陽的痕跡的牆根跟前，老乾尖子就像堆着似的坐下來。他首先向宋同志乾枯的笑一笑，就把頭歪過去，說：

「是這個事，我看咱那同志指導員是個『江南蠻子』，你說對不對呢？」宋石同志的滿臉的微笑，被這問題所引起的吃驚的神氣淹埋住了。他考察似的望着他，心里又不覺好笑起來。

「怎麼樣？」宋石同志愕然着。「他是江西人，有啥事麼？」

「我一看就知道咧！」老乾尖子勝利似的笑着眼睛說。「俺一看他那滿臉滿眼一張嘴都帶着大本事，俺就知道，他一準是個『江南蠻子』咧。」

「指導確是能幹！……」

「俺說也是那咧！」老乾尖子說。他憶思的皺了皺雙眉，接着說：「在古

時候，咱這兒哪個村里沒有寶物？可是，咱們這里人誰都不知道，人家「江南蠻子」可都能看出來，人家就有那種本事！到現在，您說哪村里的寶物不是「江南蠻子」盜走的？都是，俺就知道「江南蠻子」都是大本事人咧！」

「這是傳說，黃金倉同志！」宋石同志覺得好笑似的說。「這是古時候作官的人假造的，完全沒有這回事咧。」

老乾尖子懷疑地瞪着眼睛直望着宋石，說道：

「您說那俺可不知道。可是，您看同志指導員沒有本事？」

「指導員有幹才咧！」宋石同志點着頭。「全都佩服他能幹。」

「可是俺，他能幹俺也和他來到一塊！」老乾尖子嘖嘖着。「俺覺得他本事太大，俺以後一定要吃他的虧！您看，現在他生着法難爲俺，俺越不願作啥事，他拐着彎也要叫俺去作！他把啥事都說得有道有理，俺想和他說也說不過他。」

「以前我也是這樣呀！我也不高興他！」宋石同志用着同情的聲調。「

以前我也嫌他這樣那樣，咱不願學字，他要教字，不願聽這道理那道理，他也天天說這道理那道理，自己不願做啥，他要教着你做，教着你學，你說怎麼樣？後來我啥都摸着門啦！我就覺着指導員好啦！再後來，我就和他成了親朋友啦！我知道他，他啥事都是爲了咱們哇！他就是那麼個人，他總是爲着大家想，爲着大家做事，說啥不說他好？說啥不和他交成個朋友？」

老乾尖子茫茫的閃着眼睛，沉着氣聽着。

「真是那麼？」老乾尖子忽然問。

「你多和他交往交往看！」宋石同志嚴肅着說。「那才真是個好人哩！」這時候，老乾尖子和往常一樣，深深的扣着臉沉思着，好像發呆似的閃着眼睛，手就在地上劃起道來了。

有一天，這支游擊隊因爲戰鬥情況的變化，開始了好像沒有休止的旋磨打圈的行軍。——日日夜夜的行進着，一直繼續了五天，老乾尖子走得連步也邁不開了！他像一個小脚老太婆似的搖擺着。心里是一陣氣一陣怨，有時候，自

己就覺得冤枉似的流淚了。

老乾尖子兩個腿肚子沉得發疼。一雙大腿酸木而疲憊，走起路來好像拉着兩條硬棍子。腰板比割五天麥子還要酸疼，腳面水腫着，兩隻腳後跟磨成了兩個水靈靈的像蛋大的水泡，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宿營的時候，他用大槍作着手杖走進村子，咬牙瞪眼地不說話。

夜里，老乾尖子沒有吃飯，就喪惱着疲乏無色的臉去找宋石同志，宋石同志一看見他那一付神氣，就忙着問道：

「你走壞了吧？黃金倉同志？」

老乾尖子沒有聽見似的，臉色沉着不動。他壓着呼吸，鼻門粗粗的不能控制地噴着氣。他用眼睛努力對宋石同志使着嚴重的顏色，他們就向一個滿堆着黑暗的角度里走去了。

「游擊隊的飯，俺不想吃啦！」老乾尖子響着悶粗的聲音說，看樣子他很難過。「明天，俺就打算回家走啦！」

「爲着啥事？」宋石同志着急似的問他。「你先對我說一遍。」

「不爲啥，俺幹不了這事啦！」老乾尖子努力放着平靜的聲音，但是，那腔調里却帶着冤屈。「咱弟兄倆個是老『相好』，俺得先和您說一聲，俺能背着朋友作事麼？」

「是的，咱們是好弟兄。你說吧！」

「沒啥可說，俺就是幹不了啦！」老乾尖子對着黑暗瞪着眼睛。「您說，俺以前做莊稼活，誰跑過這種路子？跑這路子有啥用？不是白受罪麼？有啥意思呢！」

「這幾天確是行軍行得多呢。」宋石同志溫和着說。

「是呀！」他不讓宋石同志說下去，就大聲叫着。「跑這麼多餓路子不是『二百五』麼？要是在家，現在俺正坐在熱炕頭上，一動不用動，你要願意作啥活就不用說啦！可是，俺現在腳也跑腫啦，腿也跑直啦，腰也跑硬啦，俺爲啥要裝這種傻瓜？俺放着兩腿沒用了麼？」

「這是爲了作戰，黃同志！我們把敵人繞迷了，才好找機會去打他！」

「您不要說那話，同志宋石！」老乾尖子生着氣。「要是打仗也好咧，不打仗光慢跑算哪回事！咱們仗打不了，連日本鬼子的影子都沒有見過一個，人可就先跑壞啦！俺想不通這事，俺也受不了這個洋罪，俺反正明天俺就不想幹啦！」

「這事用不着發脾氣，黃金倉同志！」宋石同志那好像一個耐心的老太婆的口調說着。「游擊戰行軍是常事，你說你走壞啦，那是沒有走慣，咱們起初走路誰不是這樣？久了，走起來就像騎着馬一樣，啥事也就沒有啦！」

「您說這話對是對，可是，俺不願意幹咧。」

「你說誰願意幹？誰不願意坐在家里過過平安日子？」宋石同志用着平和的聲音緊緊問着他。「誰也不願意受罪。黃同志！可是，日本鬼子和漢奸逼着咱，咱不能不幹哪！如果說咱回家能平平安安過日子，誰還幹游擊隊做啥？你說是不是？」

老乾尖子心疲意困地點點頭，咬着嘴唇沉默着。

「想回家這事，以前咱也想過的，可是，那也是想到錯路上去咧呢。」
宋石同志響着口乾的聲音繼續說。「只要想回家，隊上能不讓你走麼？不會。
是漢奸日本鬼子不叫走！漢奸消滅不完，日本鬼子打不走，回家總是不放心
呀！就你說吧，黃同志！你家的事，你也都和我說啦，就你家里被遭踏成那個
樣子，你回家做啥？村里人不會用鼻子笑你麼？」

「是這樣，可是，俺心裏幹着，總是沒有勁咧。」

「拿出一點心勁就行啦！」

「心裏不痛快，還怎麼拿心勁？」

宋石同志對老乾尖子那真摯的頑強的問話，問得笑了。他兩手抓住他一隻
胳膊，安慰似的說

「耐住點性子好好幹吧！以後咱們都會好起來的。……」
在黑暗裏，老乾尖子免強強的笑一笑，一股內心的羞澀使着他的動作不

自然起來了。他扭扭着身子，擺搖着兩隻眉頭，慢慢向着透射着黃色燈光的屋子走去。一面，他心裏想着：

「×他小妮子！爲啥還不和敵人接火？」

可是，以後不久，老乾尖子就參加了他出生以來第一次血肉的戰鬥。

那是一個北方的深冬的早晨，太陽發着疲弱的紅光，凍結在遠遠的地平線下。村落還在熟睡着，原野噴發着霧一樣的潮氣。暗藍的天板上，閃爍的星星和晨曦戀戀不捨地告着別。天候在清冷而凝凍着。

隊長和指導員研究了情報，考慮着可能發生的戰鬥的情況，就決定打一個埋伏戰。

於是，部隊踏着寒冷而急促的脚步出動了。

宣佈的大略情況是這樣的：敵人一百多，分乘汽車五輛，從臨清向大名開動，昨夜宿營館陶，今晨八點鐘左右，可經過馬家砂窩，部隊就在這地方埋伏而截擊他！一鼓而消滅他！

部隊急急的向着馬家砂窩進發。……

老乾尖子用鼻孔響響的喘着氣，走着。聽那不均勻的喘息聲音，他好像興奮而且懼怕，他的心在發狂地跳着。他的臉面緊扣着，凝滯的雙眼機警地瞭望着四方，脚步踏得踉蹌而又堅決。

他不斷像探尋似的，望望這個或那同志的臉色，想從那些臉色上得到些什麼，但是，同志們誰都慌匆匆的瞪着眼睛沉着氣，急促的脚步踏得像奔跑似的忙迫。

老乾尖子覺得緊張而惶惑。他的肘彎碰碰並排着走的那位同志，問道：

「這回，咱能保險打勝麼？」

那位同志匆匆忙忙望望他，沒有回答。

老乾尖子感覺到一般懷疑和冷落，心裏就起了一陣熱刺刺的悶熱，他的呼吸也短促了。

七點鐘的時候，流滾似的部隊到達了馬家沙窩，而且嚴嚴密佈置妥當了。

太陽在地平線上滾着，高高的沙堆上的濕氣躍動着水色的閃光。

老乾尖子在一個生着小棗樹叢的沙堆上伏下。大槍並排的躺在他的身邊。他的眼睛在不住地越過沙堆，直望着遠遠的公路的一端，目光瞪得撩亂了。

原野緊張的沉默着。

老乾尖子兩眼望住公路的盡頭等待着，心裏慢慢的就有些煩亂和躁急。他覺得他需要戰鬥快快到來，好像他用着從容不迫的心情，迎接那可喜的預想的勝利。於是，他摸索着大槍抓在手裏，作了一下試驗的瞄準，他的內心的喜悅就默默的爬到臉面上來了。

「×他小妮子！看日本鬼子昇天吧。」他在噪眼裏咕嚕着高興的聲音。
寂靜進襲着原野。……

忽然，一片巨大的混雜一團的聲音，震顫着原野響動的時候，老乾尖子被驚駭到伸着脖子發呆了。他狠狠的皺着眉頭窺聽着。凝滯的目光望住公路盡頭的幾個像爬一樣跳閃着光亮躍進的汽車，一顆心就壓不住似的狂跳起來了。

老乾尖子目不轉睛的望着汽車，心裏說：

「日本鬼子，×他小妮子！日本鬼子！……」

老乾尖子顫抖着兩手抱住大槍，大槍在搖動着。

汽車搖搖擺擺，大口大口的噴着氣，洋洋得意地傲然地行進着。叫着威嚇一般的震顫的聲音，高高的揚着塵沙的大尾巴，吃力地爬上被沙粒所埋的一段公路上了。

老乾尖子耐不住勁，心裏惶急地叫着：

「還不開槍？還不開槍！」

老乾尖子顫抖着手指抓住槍機就放了一槍，於是，槍聲響成一片了。

他反復的顫着兩手作着瞄準，但是，日本鬼子槍惶跳下汽車，架起機槍還擊着。老乾尖子聽着那焦燥的不間斷的聲音，望着那進攻的同志一個一個被槍打倒，他的心馬上就是幾個冷戰，感覺有些沉重和萎縮了。

他用力向下伏一伏，細細的努力傾聽着同志們的聲音，一切被那稠密的機

槍聲驅逐了，好像連自己同志的槍聲也被敵人的機槍壓倒了似的，只是那麼一片混亂的急響。他偷着眼睛向外望一望，在那被槍彈所激所起的一串一串飛揚的沙粒中間，躺着同志們的模糊的屍體。這時，老乾尖子忽然被一個可怕的魔影所抓住，他恐怖起來了。

老乾尖子看着這情景，聽着這聲音，就顫顫抖抖的想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老婆。他覺得他應該離開這個地方了。他沒有勇氣支持這個戰鬥了！他偷偷向後退爬着。他的臉變成了蒼白色，眼睛張得懷懷的，牙咬着嘴唇，心裏顫索着，暗暗的想：

「打杖真不是回事！×他小妮子！真血火！噁，……」

他爬過幾個沙堆伸着脖子四外望望，像個脫逃的野兔一樣彎着腰走着，後來，就簡直撒脚大跑了。他輕鬆的喘着氣，不斷地噴噴鼻子，跑着自語着：

「當兵還是不能幹，×他小妮子！……」

他想着雜亂的心事，惶急的走着。但是，迎面突然一聲叫喚，他的頭就是

一陣暈木，他嚇呆了。他抬起那膨脹的凝結的眼睛望一望。宋石同志就站在他的面前了。

「你怎麼下來啦？」宋石問他。「你怎麼下來啦？」

老乾尖子瞪着眼睛木呆呆的站着，顫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你是偷着退却麼？」宋石同志帶着生氣的聲音。

「你不知道，同志宋石！前面的仗，可打得血火的很吶！」老乾尖子的腔調充滿着咽泣似的。「看不見咱們的人，聽不見咱們的槍響，人家的機關槍可打得咱們想抬頭也抬不起頭來哩。」

「我知道。」宋石同志憤憤着。「那咱們也會打個勝仗咧！」

「能打勝仗？……」老乾尖子不相信地問。接着，他自己搖了搖頭。

「你犯了規矩！黃金倉同志！」宋石同志教訓着他。「作戰你先退下來，就犯了大規矩！快回去！」

「俺能回去麼？俺？」

「爲啥不能？」

「不治俺的罪名麼？」

「回去好好打！聽命令行事，快走吧！」

老乾尖子困苦，發呆了半晌。

「走！回去！」宋石同志叫。

老乾尖子和宋石同志並排走着，常常獻媚地靠一靠他的膀子，總是想說幾句話。

「您不是作連絡員麼？同志宋石？」老乾尖子找着話問。忽然心弦一陣不安地跳着，很想說：

「您可不要說這個事！咱們老哥好，千萬不能叫俺丟這個人！」

但，宋石同志的脚步踏得很緊，於是，他也顯得很匆忙。他不斷用袖頭擦臉上的熱汗，悶悶的咳嗽着。一會，他猛然驚起似的，站住，說道：

「您記住吧，同志宋石！俺以後再也不會這樣作啦！您聽，俺要再作這種

事，俺馬上對您盟大誓！」

說罷，老乾尖子對着宋石同志嚴肅的笑一笑，提着槍就勇敢地向前面跑去
了。

七

冬天過完了，春天帶着綠榮榮的生氣，到處在走着。

雪埋過的原野，滿堆着新鮮的氣息。田野鬆柔柔的融溶着，噴着泥土的濃
馥誘人的香氣。村落飛散着朝氣，少女似的靜穆的躺在原野的懷抱裏，彷彿是
默吻着春天的大地的溫暖而陶醉了。

北方的春天，生動的活氣，是壓倒一切的蠻好風景呢。

老乾尖子唱着軍歌，向着一棵彎着腰的發着暗綠色的大柳樹走去，他的聲
音響得硬直而且乾燥，有時簡直就變成了鄉土戲老旦角色的調子，是那樣的顫
抖，砂啞，他的聲帶彷彿破壞的號筒似的，四下放散着破聲音：

把兇惡的敵人殲滅，

讓勝利來壯大自己！

.....

在那流動着的春天氣息的大街上，坐着或者走着的同志們，大家都耐不住地笑着，拍手大叫

「唱得好，唱得妙，再來一個！」

「反對大鬧妮脾氣，一二三再來一個！」

老乾尖子的臉起了一陣羞澀的紅潮，他免勉強撕着嘴角笑一笑。但是，接着他又把臉色拉得緊緊的，眼睛生氣地望望那些同志們，嚴肅着聲音說道：

「您等着聽吧，——唱好唱不好別當賬算，等俺學會第二個，俺準會天天唱給您聽咧。」

老乾尖子帶着怨尤的生氣和倔強的驕傲神情，向他們投着冷眼，懶於理睬似的走過去了。

他走到彎柳樹底下，和往常一樣戒備似的向四處瞭望幾眼，就抱着大槍坐下來。他閃着沉思的眼掏出用包烟紙做的筆記簿，兩隻大手拙笨地把那簿子從頭到尾翻一遍，望着那歪歪斜斜的好像破壞的家譜一樣就要散脫的字跡，自己不知覺得滿足還是以為好笑，內心里就感到一股鬆動的歡喜，而笑紋就把沉思的大臉劃開了。

老乾尖子小心翼翼地用指捏着筆記簿，皺疊着眉毛，搖着肩膀，在瞳眼里模擬着指導員的聲音和腔調，從頭到尾點着頭讀着。之後，他又匆匆忙忙把那用嘴舔得好像永遠溼着半截的木鉛筆拿出來，在鞋底上磨了一陣，又放在嘴里舔着。半響，他才緊縮着眼睛，搖動着手指，吃勁地寫劃了。

老乾尖子像用刀刻一樣，寫着難懂和難記的字眼，用着搜索枯腸的憶思，把指導員解釋過的話，寫着註解，有時也用自己的意思打着比喻。如此，他像永遠刻不完的刻着字，用那老牛的頑強的艱難的力氣思索着。

這時候，如果有個同志招呼他，他會連頭也不抬的說：

「有事等會說吧，俺的『政治課』還沒有弄好咧。」

「那慌啥？」同志們會感覺可笑似的吵着。

「俺可不能跟您年輕人比咧，」老乾尖子用着沉重的口調說。「俺跟您年輕人也比不上呢。」

「嘿嘿，」是不諒解的嘲笑的声音。

「您先別笑！真事咧。」老乾尖子有點心煩似的。「昨天的日記俺寫上兩句，今晚上的小組會，俺也得準備幾句話說，要不，還叫您看俺的紅脖子醬臉麼？」

有一次，老乾尖子因爲一件自己感覺新奇而不能完全了解的事，苦苦思索了三天。在這三天里，他的整個的心好像日夜被這一件事所圍繞而且咀嚼着。他連睡覺也睡不好了。他在夢里用着自己的推斷解釋着這件事，但是，自己始終又不肯相信自己的意思，所以，他決定要找指導員去談一談了。

老乾尖子悄悄地走進指導員的房間里，很想拿出一付自然而且隨便的態

度，但是，他終於又響出了嚴肅而又死板的聲音：

「指導員同志！」他扣着臉。「俺問您一件事！」

「什麼事？黃同志？」指導員說，「請你說吧。」

「不，不啦，俺先問你一句話吧！」老乾尖子沉思了一會，慌慌忙忙地改正着。「你說，啥叫『模範作用』？啥叫『模範戰士』？你給我用我聽得不費勁的話講一講！」

指導員首先噴兩下彷彿永遠是感冒過的鼻子，接着就乾乾的在噪眼里咳嗽兩聲，帶着「你懂不懂」的口語解說着，打着比喻。老乾尖子皺着眉頭，頻頻地閃着眼睛聽着，就耐不住地插嘴說道：

「我懂，我懂。你是說抗日不怕死就是模範戰士。」

指導員把伸着的手掌翻了一個過，說：

「這是一方面。你懂不懂？其次是學習，你懂不懂？……」

「咱懂，指導員同志！」老乾尖子搶嘴說。「就是咱們常說那，以說賽

的，戰鬥的姿，姿態學習，還有，是咱們掛在嘴邊上的那一句：加強理論的學習，強化，嗯，是這麼？」

指導員帶着吃驚的神氣，點着頭笑一笑。

「第三，……」

「您先不要說，指導員同志！」老乾尖子插嘴道。「我想起來了一條，說給你聽聽，——說錯不要笑話俺。就是，不怕困難，迎接困難，解決困難，就是咱們『救亡室』里貼那，這算不算啊？」

「這是非常重要的，」指導員誇獎着說，加重着語調。「你懂不懂？這是非常重要的！」

老乾尖子的臉上閃耀着興奮而又生動的光彩問道：

「還有麼？」

「還有同樣重要的一點，」指導員說。「第四點，你懂不懂？就是：善接受號召，勇敢執行號召，你懂不懂？……」

「俺懂，指導員！」老乾尖子滿帶着興奮喜悅的聲音。「可是，嗆叫『模範戰士會』？這會是作啥呢？」

「什麼『模範戰士會』？」指導員驚愕着。深深皺了一下眉毛。

「就是『模範戰士會』的『模範戰士會』。」老乾尖子吃勁解釋着。就忽然歪着頭問：「這會您不知道麼？您？」

「模範戰士會，」指導員深扎着眉頭重複着。最後搖搖頭說：「我不懂」的意思。」

「你不懂！」老乾尖子不相信似的低聲重複說，他忽然感到被冷落了。敗着興說：「不知道，那就散吧，那就散吧！」

老乾尖子閃起了沉默的有幾分忌恨的眼睛，心里想道

「這事也蓋着俺麼？這事？……」

老乾尖子跨着滿帶狼狽的脚步，走出指導員的房間了。他的心神是那麼感覺寂寞的憤懣。他覺得指導員不把「模範戰士會」這事說給他聽，又是他在玩

他的大本事。所以，他不願意再和他談下去。他的心里焦沸沸的想：

「看吶！俺要知道了這會以後看吶！……」

老乾尖子鎖着深深的沉悶的眉頭去找宋石同志，但是，宋石同志去放野外
溜去了。老乾尖子心急地沉默着，枯澀着腦筋思索了好一會，扣緊的嘴唇抽搐
着，自語說：

「俺一定要問明白這事，俺得知道知道那會是個啥東西。」

他跨着踉蹌的好像不能控制的脚步，匆匆忙忙地向曠野里走去了。他心里
很想排除那困苦的思索的煩惱，但是，又始終排除不開似的沉着臉，茫茫的眼
睛遲笨地望着初春的新鮮原野，慌張着脚步在走着。

老乾尖子帶着錯亂的情緒的困惑，站在宋石同志面前慢慢的乾笑一陣，臉
上忽然掛出了一付機密的嚴正的神氣，緊緊拉着宋石同志一條胳膊坐下來，用
力壓低了像擁擠出來的砂砂的聲音說：

「我來問您一個事，這事俺知道您知道，您可願意對俺說明白麼？」

「什麼事？」宋石同志帶着莫明其妙地神氣說。

「這事，俺不說您也該知道。」老乾尖子閃着倖倖的眼睛笑一笑。「真的咧，『模範戰士會』這事，您能說不知道麼？您對俺說，那會可是做啥事的東西？」

宋石同志被驚愕困惑住了。他閃着雙眼反問道：

「啥，『模範戰士會』？……」

「別裝傻啦！」老乾尖子吵着聲調。「您當我不知道麼？您都要蓋着俺做啥？」

「你說的是啥事，黃同志？」宋石同志笑着問。

「您還裝不知道那個『模範戰士會』麼？」老乾尖子生氣而且着急，他張圓了眼睛望住他。「俺親眼看見您，您怎麼說還不知道那事？你叫俺說，您聽對不對胃口？看看俺是親眼看見沒有呢？真是，蓋俺還有啥用？」

「您說，」宋石同志看着他那生氣的樣子，就笑着點點頭。「你先說

吧。」

「叫俺說，俺也知道。」他像一個生氣的大姑娘一樣嘟囔着。

宋石同志笑着點點頭，又說：

「您不要生氣！說吧。」

「那是大前天傍黑的事，你不知道麼？」老乾尖子生着氣，咬着嘴唇，嚮着生硬的聲音。「你和小馬同志，老趙同志，連指導員一共是十幾個人，您就像——一定是商量好的啦，一個一個游蕩着，走到那姓方的大園子裏的麥草柴旁邊，您不知道，那時候，俺因爲那園子沒有人，俺止在那個平頂桿草柴上學習『政治課』，俺聽着您說：『開會吧，』又說：『咱這次聯席會……』俺沒聽清，接着是指導員說話，很長！他說敵人，說國際的事，說老百姓又說到咱的游擊隊，他說的話俺記不清，反正，前後他說了不下十個『模範作用』，又說了不下十個『模範戰士』的話，這能是假的麼？」

宋石同志真摯地笑一笑，說：

「你說完，黃同志！」

「以後，你們就討論啦！」老乾尖子好像覺得不關緊要似的用着平常的聲調說。「您們這個說一陣話，又是那個說一陣，聲音低得叫俺也聽不清，反正是，您們都說了一堆一堆的『模範作用』和『模範戰士』這話，最後，——那已經天黑半破啦，你們才散會。您們還說了這是『中心工作』的話。這不對麼？你說，您那個『模範戰士會』是個做啥事的東西？什麼？您笑？您那不叫『模範戰士會』麼？」

「我記不清有這回事啦！」宋石同志拍着老乾尖子的肩膀笑着。「我真記不清啦。」

「您也要蓋着俺麼？」老乾尖子憤激着問。

「不是蓋着你，黃同志！」宋石同志平靜地笑着。「這實在是個平平常常的事，就明處說吧，抗日誰不願意作個抗日的模範？是不是？誰都該有個爭勝心，難道你沒有麼。」

「那這會，俺不算一個麼？」

「算不算，只要打日本鬼子不是一樣麼？」

老乾尖子默默的閃起眼睛，費力的思索着。他聽着宋石同志的話，就覺得更糊塗似的，扭歪着眉頭，心里就倔強的翻滾着想道：

「好呢！您蓋着俺呀，以後看吶！……」

老乾尖子深深的埋着頭，沉默得很結實。

原野里，春天的誘人的氣息，擦着人臉在流動。……

宋石同志瞪着那警覺的眼睛，向着遙遠的發着暗藍色的原野的邊極望一望，馬上又低下頭來，面對着老乾尖子感動地笑一笑，親熱的手掌就貼在他的肩頭上了。

老乾尖子帶着一股狂奮的心境，跟着流奔的蛇似的部隊，行進在夜的原野上。……

老乾尖子一陣興奮一陣緊張的走着，彷彿澗流里的石頭似的，慌張的腳步踏得像滾動。他的心，被將要來到的戰鬥的火燃燒着，是那樣的沸熱而激奮。他的兩眼瞪得有些充血的漲木，臉面上發着控制不住的焦熱，流汗的蒸氣直冒着。他激奮透了。

「×他小侂子！看這一回吧！」他走着，決心決意的想。「俺老乾尖子要落了人後，俺敢用俺這條命打個賭！」

在他匆急前進的神氣里，充溢着堅毅的力，這種力好像又加強了他那內心的錯亂的傲然的情緒，他努力挺出他那枯陷的胸脯，讓那胸前的手榴彈跳得更高一些。屁股上那生了鏽的刺刀鞘揪打着腿，響響的擺動着。大槍從這個肩膀猛然跳到那個肩膀上去，他的心里就感覺一股一股的示威似的暢快。他被緊張凝結的眼睛，也就生動起來了。

「真的咧，」老乾尖子活潑着對自己說。「不在戰鬥里顯一顯手，啥事都是難說話咧。」

「幹一回有名的吧，」他繼續在心里自語着，他彷彿是自己叮囑自己。「看『模範戰士會』拉不拉咱進去吧！嗯，只要自己爭爭氣，走着瞧吧！……」想着，老乾尖子感覺一陣內心的輕快，他的抖顫的腳步踏得快捷起來。但是，他忽然扣緊眉頭，用那因興奮而流汗的手摸索着拉一拉宋石同志的衣角，小聲小氣的問道：

「這可是真去襲擊敵人麼？」

「當然是的。」

「您可知道是去哪個地方麼？」

「等會就會知道呢。」

「俺說是現在，」老乾尖子用着不高興的很重的聲音說。「俺說您現在要知道，不能對俺說麼？」

「現在我也只知道去夜襲敵人，不知道是襲擊啥地方呢。」

「游擊隊就這種事不好！」老乾尖子在心里嘆着氣批評着。「非等放槍，

總不對你說向哪個地方打！」

部隊小心翼翼地繞過睡眠的好像陰影一樣的村莊，沿着暗灰色的小路，轉着彎，默默的前進着。

老乾尖子彷彿生氣似的沉默的走着。眼睛不斷地望着遠遠的夜景，望着被黑暗模糊着的樹木，村落，田野，……。心里好像對這夜，這景物生了一種熟識的親密的感覺。——同樣的夜，一模一樣的景物，他好像看見過，於是，一股深遠的憶思又咬住了他的心。

老乾尖子在他的陳腐的記憶堆里苦惱着。正在這當兒，他的心忽然起了一陣震顫，用着緊縮的眼睛把四外的景物辨識一番，心里不覺驚愕地想：

「這不是到了清河城麼？」

他把眼睛縮成一團，瞄視着前面那一個一個蔭影似的景物，摸索的脚步放得輕悄悄的了。

「一點不錯，這是『三里牌坊』，」他的心感覺親切的喜悅似的，戀戀不

捨地走過那牌坊底下，用手摸着石柱想。「地那頭就是『三里墳』，俺以前進城納銀糧，就是在這里歇脚咧。」

老乾尖子的心里湧起了一股喜悅的興奮，但是，他的思想一和這眼前的夜襲戰鬥接觸，他的頭就感到那麼一擊似的充血的暈木，他不能控制心弦的狂跳，一陣緊張的火使他的血液起着沸燒的激流。他的身子打了那麼幾個索索的抖顫，眼睛又激動地凝結了。

「『老洋狗』，……」

他的心緒錯亂着。……

老乾尖子從心的深處湧起了一個單純的念頭。

「可到俺碰碰『老洋狗』的時辰啦！在俺手里，他可得清一清俺那四輩的老陳賬啦！」

「『老洋狗』也許比以前吃得更肥胖了，」老乾尖子興奮得趣味橫生地對自己說。「他那像老鼠打架的聲音，也許笑得更要響了，可是，×他的小妮

子，這回看吧！俺不信世界上會有老死的野兔子呢。×他小妮子！」

部隊進入了「三里坎」停止了。老乾尖子提着大槍走到緊纏着那張和善面孔的隊長跟前，說道：

「是襲擊清河城麼？」

「是的。」

「好啦！分給俺進城的任務吧！別的事，俺可不幹哩！」

隊長有心沒意地點點頭，就開始了小組長的緊急戰鬥會議，後來就分配了任務，接着就分散着出動了。

老乾尖子帶着一股忘形的勇敢前進着。彎着腰，兩腿拐着，像跑一樣跨着脚步。他的眼睛死盯着那一排冷冷的陰影的城牆，心里壓抑的狂跳，卜卜的響得更急促了。

走到城根底下，老乾尖子緊靠着城牆四下望一望，像是一匹餓狗似的，瞪着那混黑的眼睛，向着城門摸索過去。但是，城門上的冷清情景，使他的心打

了一個寒冷的萎縮，他像爬一樣走到城門底下，抖索着身子從門縫里向里窺探一陣，里面是死的寂靜走動的聲音，一股恐怖之感咬住他，他縮着身子帖在城門上了。

一片寂靜，緊張而雜亂的寂靜。

城門突然啞着悶悶的聲音錯開了一條縫，門縫里側着身子走出一個人來，此刻，老乾尖子用那駭呆的眼睛望住那個人，一隻手驚惶地撕抓着胸前的手榴彈，就想一步撲過去，可是，他馬上認出了那是指導員的身影，他的心就一陣輕鬆，面對着指導員默默的驚笑着。

老乾尖子跨着驚喜的脚步走到指導員的面前，帶着感動的情緒，默笑着，他很想和他說句話，但是，隊長和許多同志閃着身子走到城門底下來，於是，命令的聲音响着：

「摸進去！摸進去！……」

老乾尖子擠進城門，兩手握大槍站在大街上，眼睛把那一排一排的街屋

辨識一陣，就像俄貓似的，躡着輕捷的脚步，沿着牆根向前踮走了。

他帶着勇敢的亂糟糟的情緒向前衝進着。在他的心里，連續地躍閃着「老洋狗」那仇恨的影子。他的內心的憤怒的鐵弦，彷彿一道道緊束着他身子的各部，使他全身的肌肉感到壓縮的漲木。他的呼吸，好像在擁擠似的衝擊着，發着急促的悶壓的響聲。

驚心動魄的戰鬥，忽然在一聲爆炸的巨響里開始了。聽着這聲音，老乾尖子發了一霎慌張和驚呆，眼睛愕然望着夜屋和天空，意識里責備似的反復着：

「是同志們先打進了縣衙門？「老洋狗」或者能跑走麼？」

「×他小妮子！」他感覺一身急躁，把手溜彈從胸脯上撕抓下來。「×他小妮子！……」

老乾尖子心情兇惡地向前撲奔着，脚步踏得踉蹌而且急慌，他想他應該衝擊到縣衙門去！但是，此刻，他遭遇了好像潰逃的散亂的敵人，他心里一陣狂

奮，把手溜彈投擲過去了。

「繳槍！」他嘶着嗓子喊。「繳槍不殺您！」

他猛撲着。敵人像驚慌的老鼠一樣，沿着街邊，頭也不抬似的潰逃着。

老乾尖子在大街上衝擊着，嘶喊着，好像是一無阻攔。雖然他曾遭遇不少次數的敵人，但他用着那同一的衝動的勇敢，喊着已經喊啞的嗓子，投着手溜彈。手溜彈在遠遠的地方爆炸着火花，敵人就慌慌忙忙的退去了，他就向着那街的盡頭衝過去，雄赳赳地站住，大喊着：

「×他小妮子，繳槍！……」

老乾尖子完全忘掉了這戰鬥的集體活動，他單獨地從這條街衝擊到那條街，對着敵人執行着他那兇猛無比的撲進。——意外勝利的興奮，使他忘掉了一切似的，他兩手平端着大槍：瘋狂的戰鬥着。

槍聲疲乏似的，慢慢稀落下來了。

老乾尖子帶着衝鋒的緊張走過一條寂靜如死的大街，內心里就感到一陣倦

怠的寂寞，他彷彿意識到單獨戰鬥的錯誤似的，沉默的喘息了一會，捕捉着那槍擊的聲音，他端着大槍就向那戰鬥的地方跑去。

老乾尖子嗅着一陣一陣撲鼻的火藥氣息，心里慌張的跑過廣場，正要踏過一個垃圾堆前進的時候，他的目光接觸到一個伏臥的身影，他機警地停止下來，慌亂着聲音問道：

「誰？那是誰？敵人麼？繳槍！繳槍不殺俘虜！」

那身影向他匆匆忙忙打了一槍，就跳起來逃奔着。

老乾尖子模糊的意識到那個熟習的面影，心里就是一陣震跳，他發着驚呆喊道：

「『老洋狗』！你站住！」

老乾尖子的話還沒有說完，就感覺左邊的肩膀打了一個推送的搖擺，一條手臂發着麻木，疼痛鑽進心窩里去了。

「『老洋狗』又打傷了俺，『老洋狗』，……」他意識里想。

老乾尖子氣憤得把大槍摔在垃圾堆上，就猛撲上去了。

「『老洋狗』！我×您小妮子！……」

老乾尖子抱住『老洋狗』的雙肩把他摔倒在地上去，他咬着牙，很想對準『老洋狗』的頭、脖子，或後背刺一刀，或者打一槍，但是，在眼前，他沒有這種武器，於是，他用牙齒狠狠啃他的頭，死死咬他的耳朵。

「我×您小妮子！……」

『老洋狗』發着喘息的豬一般的聲音躺倒在地上，他覺得他是完結了！但是他還清醒着，他吃力的想拿出他那壓在肚子底下的手槍，他抽搐着身子掙扎着。

老乾尖子全個身子壓在『老洋狗』身上，他用膝蓋狠狠的打着他的脊背。

「我×您小妮子！……」

老乾尖子睜開那發白的眼睛問：

「俺睡的這是啥地方？」

一個坐在他床邊上的同志，臉上掛着殘餘的沉默說：

「這是那偽縣長的屋子。」

老乾尖子困難的翻了翻重甸甸的眼皮，又問道：

「把『老洋狗』俘虜了麼？」

「是壓在你身子底下的老漢奸麼？」那個同志帶着耐不住地可笑的神情反問。

老乾尖子閉住眼睛，點了點頭。

「俘虜啦！」那個同志高興着。「俘虜啦。」

老乾尖子疲乏的緊緊的閉住了眼睛。

太陽從窗洞里偷偷的爬進屋里來，灰塵被攪亂似的飛舞着。

寂靜，把這屋子密密的佔領了。

指導員小心翼翼地走進屋里來，帶着担心的沉默摸摸老乾尖子的手和眉頭，站在床邊沉睡着的時候，老乾尖子就慢慢的睜開了蒼白的眼睛，望望他，

說：

「指導員！不能把『老洋狗』拉來我看麼？」

「你放心吧，黃同志！我們會處治他的。」

「是的。」老乾尖子嘟囔着。「可是，俺總想看他一眼咧。」

「那並不難，黃同志！」指導員安慰着他。「你先休息吧。等會換了藥，你就先到鄉下把傷養養吧！」指導員慢慢抓住他的手肘，繼續說：「先把傷養好吧，黃同志！……」

「不，不咧。」老乾尖子用全身的力氣說。「俺沒有參加『模範戰士會』，俺不願意去養傷！」

指導員激動得眼睛發着潮溼，深深的埋起頭來，沉默着。……

——一九四一·秋·完稿——

寂寞的小琳

一

我和小琳是兩年多的同事和朋友。我們親近而密切，天天好像姊妹一樣混在一起。自然，我們談過很多。關於生活，人，和人生，以及這時代，和這個世界。我發現了，生活——那艱難的險惡的生活所付予她的堅貞的志氣。我驚訝她那些新鮮的實際見解，我曾經肯定，純良的小琳會是這個社會的叛逆者。我了解小琳。我了解她心靈裏無比的時代的悲哀。她是被這個時代所犧牲了。

您也許知道，小琳原是有名的上校軍醫官伍宇所寵愛的女兒。我沒有看見過那個十年的老上校，外科聖手的軍醫官。但是，在西北，我的丈夫和他那些軍界的朋友們崇拜着他，不斷稱頌着他的神奇的手術，和他的可敬的德性。他

們在江西內戰時代，得過他的祖父般的恩惠。他拯救了他們，和衆多的年青的生命。他是軍人的救星。他熱情的嚴守着職務。他是忠耿、誠實，和善良的人。但是，他和我丈夫一樣不會作官。他的上校階級彷彿打結似的，永遠停留着，終於，他把他的老階級，一無遺憾的，安祥的帶進了墳墓。

誠懇，熱情的老軍醫官，伍字上校的死，是意外而且悲慘的。那是民國二十九年的陰濕的秋天。天氣糜爛一切似的，不住落着雨。氣候非常壞。健壯的老軍醫官，因為被指定給一個前線帶傷的將軍施行開刀手術，而手指不幸受傷中毒。但是，他沒有注意它。他天真的高興着開刀經過的意外順利。「我保證閣下的傷口很快復原。」老軍醫官對將軍說，自信的微笑。然後他帶着一種成功的愉快情緒，回到家裏去。

「我的孩子！爸爸今天又救了一條命。」老軍醫官對自己的愛女小琳，純真的高興說。他彷彿單純的醉心於他職務的高尚，和成功，他像孩子般的滿足的歡喜了。

五十歲的老軍醫官，每次聖手地施過順意的手術，都是異常天真，而又高興的。「不要看書了，弄壞了身體，多休息一下。」老軍醫官慈和地對寵愛的女兒小琳說，「我帶你們痛快地去玩玩，看個電影去！」

歡欣滿足的老軍醫官伍字上校，帶着自己老年的、賢良、和善的夫人，寵愛的掌珠似的小琳，活潑、縹緞的三女兒珊瑚，幸福，閑逸的走上大街去。他是多麼快活，滿意而年青！彷彿生活在這個世界，尤其是他的職務和家庭，使他異常愉快和滿意。

「父親好像越上年紀，越是青年氣了！」小琳對我講述固執的老軍醫官的時候，無限追思的評斷說。「父親把全生命都寄託在他的職務和家庭裏面，此外，他好像沒有什麼可想了。」小琳略帶哀傷的眼神望我，彷彿審視我是否了解她的意思似的。「但是，實際上，父親是孤獨和可憐的人呵！」

您可以想到，老軍醫官唯一的、寶珠似的兒子的叛離，對他是怎樣沉重的打擊，他喜愛兒子伍天羽的踏實、努力、和那種青年人的遠大氣魄。他曾經把

一切寄託給兒子，希望兒子和自己一樣成爲醫界的聖手，並且，超過自己的成就，對糟糕的中國醫學界有所建樹。但是，抗戰前一年的冬天，兒子卻突然像出籠的野鷹似的偷偷的英雄的飛到可怕的危險的北方去了。這使溫善的軍醫官感到駭然的驚訝、和苦痛了。他生氣、惱怒，並且表現着極度失望的頹敗。「我要兒子作什麼？」他絕望似怒叫，「我不要兒子還好呵！」此後，他從不提說自己的兒子。他所以懼怕似的迴避提說兒子，是因爲他心靈裏着實苦痛。從那時起，老軍醫官無法隱藏的顯出了空虛，孤獨的神情。他的興旺的希望被兒子帶走似的，他永遠不安的暗暗懷念着遠離的心愛的好兒子。

並且，忠耿正直的，聖手老軍醫官伍宇上校，在他那個污糟的週圍是不會得志的。他那儒雅的學者態度，和熱情的自我犧牲作風，遭受了種種的諷刺，和痛心的冷落與歧視。「此人恐係危險份子，」關於老軍醫官的考績按語上寫道，「未便相信的人。」自然，十年空洞的乾涸老上校，地位似乎永遠卑微而沒有權力。他曾經顯示灰心，沮喪，和絕望的頹廢。但是，他有着高尚的事業

心，他熱烈忠實於他的職務和工作。他覺得他是在肩負一種人生的責任。所以，沉默的老軍醫官感到了人生的自慰的滿足。尤其是在重大開刀手術順利成功的時候，他那種孩子般的真純，開朗的喜悅，便難耐似的固執的勃發了。

那天，高興的老軍醫官，在秋雨綿密的天氣裏，歡欣的帶着全家，痛快的跑到「大三元」，吃了豐盛的晚餐，並且，興緻勃勃的看了電影。然後，舒暢安祥的回到家裏。

「天氣一好，我們再到北溫泉玩玩！」老軍醫官興高采烈的說，煥發着幸福滿意的光彩。他是在想望着合意的秋季旅行了。

「這麼大的年紀，卻一直想着玩兒了！」和善的伍太太埋怨說，疲憊的坐進椅懷裏。

「當然，」老軍醫官開心說，「玩玩比悶在城裏好多囉。」

「嗯。」伍太太賭氣說，懶於駁辯了。

「你不去，我有兩個好孩子怕什麼？」老軍醫官得意說，「小琳！你不陪

爸爸去麼？」

小琳幸福的滿足的微笑。企圖安慰父親似的說道：

「我倒很喜歡北溫泉呵！」

「你，」媽媽責備的眼睛望小琳。「你們都叫父親教壞了呵！」

第二天，鎮靜安祥的老軍醫官卻現出了焦灼、憂慮、和不安了。他的善良的面孔不斷被苦痛扭曲着。他的手腫脹，而且陣陣疼痛難忍了。「我的手出了毛病，」他終於担心的對妻女說，「看樣子，我必須趕到醫院去一下了。」他帶着嚴重的焦急匆匆離開家了。

外科聖手的老軍醫官再也沒有回來了。他是血液中毒慘死了。

您也許知道，熱心正直的老軍醫官死後，他所遺留的愛戀的妻女，命運和生活，是怎樣的淒苦了。

「你們沒有得到過政府撫恤金麼？」我驚惑的問過小琳。我覺得一個有功於職務和國家的人，尤其是死在自己職務上的人，他的遺族是必須有撫恤的。

「你們沒有得到過公家的補助和捐款麼？」

「沒有。」小琳沉痛的確定說。「通通沒有。」她略帶冤屈的目光，發呆似的盯視我。然後，氣憤地說：「陸軍醫院允許支給父親三個月的薪餉作埋葬費，而且，那還是磕頭禱告來的！」小琳聲調激動的停一下，又說：「那些可憐的傷兵，倒有捐款，但是，他們本身又是多麼窮苦呵！」

「沒有向政府撫恤機關申請麼？」我驚異的問。

小琳沉重的否定的搖頭。隨後說道：

「沒有得力的親戚朋友，誰去說話呵！」她看透一切似的，企圖卑視的微笑。「我們的呈文，至今三年多沒有批下來呵！」她感到那種污糟的可笑了。後來，她又添說：「這個國家，誰會來可憐像我們這沒用的老母弱女呵！」

「你能幹呢！小琳！」我無故滿足的笑著說。我實在是佩服她。

「有什麼辦法呢？」小琳無可奈何的皺着眉頭說：「那時候姐姐和她丈夫在昆明，妹妹還不足十歲，而媽媽將近五十了，有什麼法子生活呵！」她審

察似的眼光盯住我，自信的矜持的又說：「只有我去求人，生法作事呵！」

那時，嬌養的小琳只有十八歲，南開高中沒有畢業。自然，她還是一個幼稚單純的孩子，並且，她一向生長在撫愛的有着幸福光澤的庭家。但是，她似乎懂得她自己的不幸處境和沉重的責任，她必須自己獨立去作事了，必須投向複雜險惡的社會上去了。

小琳奔跑求告的結果，算是得到了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那是她父親的老同事而現在掛牌營業的醫生介紹的。「張經理是個好人，我們是好朋友，」醫生得意地說，有着尊大的驕傲神氣。「說我介紹。……你去談談吧。」小琳高興，但是，也恐懼。她的心一直戰戰兢兢的跳着。她得到了工作，——她感覺到社會上作事的茫然的新鮮和空洞的無故的疑懼。

您也許知道，張經理是個年紀不小的外表莊重的紳士，有着尊嚴的儀表，刻薄傲慢的臉部，和忙碌不堪的陰沉表情。他因為嚴重的花柳病，與那位醫生發生了濃厚的友誼。並且，由於太子宮腐爛，以致血液中毒逝世，他才需要

家庭教師照料頑劣的孩子的。他曾經幾次登報招請教師，但，那些教師都不會容忍他的可怕親近態度，而氣惱的辭去了。自然，對於醫生友誼的介紹小琳，他是份外高興的。他熱烈的接待小琳，並且，竭力表示同情她的不幸遭遇。

「我知道伍小姐的情形，我很感動。」張經理睜細着兩眼微笑說，疑神的仔細望小琳。「我可不可問您多大啦？」

小琳臉色醬紅了一下。「這是幹什麼？」小琳生氣似的疑慮的想道，嚴厲的望他一眼，終於低低說：「十八歲。」

「哦，有爲的年齡！非常有爲的年齡！」張經理歡欣的讚賞說。「沒有訂婚麼？」

小琳簡直感到害怕了，她的心無故地失助地卜卜跳了起來。「越談越無聊呵！」她心裏想。但是，她嚴正的默默搖了搖頭。

「好，我非常歡迎您到我家來！」張經理具有豪爽的神情，痛快說。「我十分願意把兩個孩子交您管教！我歡迎您今天搬來！」

小琳疑懼的急速告別，帶着厭惡的心情走出來了。她決定不就這個工作，她怕張金龍經理威嚴面孔上的餓狗般的眼睛。「他沒有啥好心！」她受辱似的氣憤說。但是，她還有什麼工作機會呢？她終於用快意的口吻告訴媽媽說，她明天必須搬到張經理家去了。

「是個上等家庭，」小琳對媽媽說，逃避媽媽的目光似的埋着頭。「兩個孩子也好教，並且，」她抬起眼來，迷亂的瞭着窗外。「還有時間讓我好好自修。」善良的老太太允許，並且安慰了自己的孩子。「苦了你，琳兒！」老太太哀痛地，可憐的望住小琳。「要保重自己，琳兒，要是幹不下去，就回家來好了。」

「我想，我可以多讀點書，媽。」小琳說。

「嗯。」老太太茫然說。流着眼淚送走了自己心愛的委屈的孩子。

您也許知道，小琳在張金龍經理家裏，不是作教師，而是爲他們帶孩子。並且，那是兩個什麼樣子的孩子呵！兩個奶媽養大的，荒廢在傭人工役羣裏的

頑劣孩子，好像沒有管束的惡狗似的荒唐和野蠻。他們大聲吵叫，罵人，打架和哭。時時玩弄着種種惡作劇。他們罵和侮辱小琳，喊她小太太，爛姑娘，並且，在大廳廣衆之間說她的下流話，拍她的屁股，和撲抓她的奶部。小琳生氣，苦惱，而厭惡。但是，她忍耐的教導他們，她和他們玩，和唱歌。

「這是什麼生活呵？這是爲什麼呵？」小琳說她當時也曾再三問過自己。但是，她因爲懂得自己是爲生活，——那單純的生活，她才忍受了這屈辱的。所以，她有幾次回家去，慈和的老母親關心問她張家的情形時，她都說很好。「我可以教，媽。」小琳說，她的眼裏幾乎要流出眼淚來。

「在張家，我是日夜生活在恐懼中，」小琳對我說，彷彿仍然感受畏懼似的瞪着眼。「我怕張金龍，我簡直不敢看見他！」

張金龍，——那個荒淫的壞傢伙，不常在家。他有他忙碌的事務，尤其他是一個喜歡玩樂的傢伙，他彷彿遺忘了他的家庭。但是，他每回到家裏來，就必定纏攬小琳。「這樣早就睡覺啦，伍小姐？」他深夜站在她的門口喊，不住

敲她的門子。

「對不住，張經理。我累得很！」小琳心跳說。

「爲什麼不好起來陪我談談？」他說。「我不常回家來，你不能分給我一點精神麼？」

是的。這時候還好。小琳可以單單用抱歉的話，拒絕張金龍的好意。她有時也不必理睬他。但是早晨，十點鐘過後他還沒有起床的時候，就又請小琳了。

「你爲什麼不進來呢？伍小姐？這就等於你的房間呵！」張金龍舒坦的躺在床上，兩手抱着脖子，爽朗的口氣說。「請坐！坐到這邊來！」他一直像蛇似的望她。「我是個沒有太太的人，你連我也要管管才對呵！」他歡樂的醉心的笑着。「你看，我這房子你也要管管呵！」

小琳臉紅而且拘謹，她不知道她該說些什麼，她該怎麼做了。

「我這個家，都需要你來料理了，」他又說，謎緬的眼睛死盯着她。「你看，我不是也該換洗衣服了麼？」

「那時候我真想告訴他，我不幹了！」小琳帶着受辱的氣憤情緒對我說，陰沉苦惱的皺眉。「可是，當時，我好像看到媽媽和妹妹都在嚴厲責備我，我幾乎像做夢了。」

「那末，你怎麼對付他呢？」我問小琳。

「我什麼話都不講，」小琳神情透露着堅強說，「我不說好或壞，我不說對或不，我多作點事就算了。」

「那樣，他會饒過你麼？」我疑惑的問她。

小琳驚異的揚眉，恐怖的張大眼睛望我。然後慢慢的顯露着輕快的勝利的笑意，矜持的說道：

「所以，我後來跑掉了呵！」

小琳憤然離開張金龍的鬼家庭，是連續的嚴重夜襲的某晚上。那天警報似乎解除得特別早，小琳帶着張家兩個孩子回來，還不到十點鐘。她疲倦的坐在燈下，感到一陣無名的空虛似的，她責備自己的懶散了。她抽出一本屠格涅夫

的小說讀着，她覺得她喜愛書裏的那些人物。

小琳駭然吃驚的站起來時，張金龍已經站在她的背後，並且兩手接撫住她的肩膀了。「你真用功，我真佩服你！」他說，淫浪的笑着。「你爲什麼不憐我的寂寞呢？爲什麼不和我談談？」

「我不舒服得很，張經理！請你放手！」小琳恐怖說，心跳得發慌了。

「不，」他說，可怕的揚眉。「我是個沒有太太的人，你怕什麼？」

「請你出去吧！」小琳叫，全身打着抖。

「不，」他說，「我這兩天悶死啦，苦死啦！」他一無顧忌的瘋狗般的捕捉她。「我寂寞得要命呵！」

天哪！正在此時，一個急促的救命客人來到了。「張經理！金龍兄！」樓下喊叫，他愕然呆楞的霎那間，小琳像貓似的跑下樓去了。

小琳深夜跑回家裏的時候，慈和的老母親是那麽疑惑和驚恐。「你怎麼啦？琳兒？你出了什麼事呵？」老太太心痛的打量着孩子，不住掛心的問着。

「沒有什麼，媽！我聽說咱們的家炸壞了。」小琳撒謊說，眼睛迴避着母親。「轟炸這樣厲害我簡直怕死了，媽。」

「媽和妹妹很好呵，琳兒。」母親說。

「可是，我擔心媽，我不想回張家教書了。」小琳說，死板的埋着眼睛。「我不回張家去了。」

「你還是小孩子呵！琳兒！媽怕什麼？」母親責斥說。「我們要生活呵！孩子！」

「我怕，媽！」小琳說，眼淚不禁流出來了。「那是個什麼家庭呵？」小琳心裏對母親說，「我情願餓死，我不想回張家去了。」她氣憤，然而，她冤屈的哭泣了。

「我知道你委屈，孩子！」老母親壓不住內心的哀痛說，「你是個孩子，你原不該去作事，」老母親難以支持似的坐在床邊上，「苦了你，琳兒！是父親對不起你！」母親終於也哭不成聲了。

「不，媽！我能夠作事，我能夠！」小琳哀傷的哭叫，撲到老母親的懷裏去。「我還要作事，我能夠呵！……」

一一

「我怎麼辦呢？」小琳帶着沉重的眼色對我說，「那時候，我好像特別想讀讀書，尤其是一些小說書，我很喜歡它們。」她望着我，然後低下頭去，低低說：「我自己也很奇怪，在學校時，我不喜歡課外書，我不相信它們，現在，我卻似乎離不開它們了！但是，」她猛然抬起眼睛，凝神的望住我。「我不能這樣失業呵？我必須想法去作事。」

小琳爲了可憎的職業，憂愁掛慮地到處奔走。她企望找到一個工作，那能夠解決生活的職業。她多方拜望着故老軍醫官的那些朋友，同事，和一些初變的親戚，她請求他們的有力協助。「任憑什麼小事，我都能幹。」小琳向他們訴說。

「難，」他們確鑿說，「找事比什麼都難。」

小琳遭遇着可怕的困難，和那種難忍的輕蔑和冷淡。「爲什麼父親在世的時候，都是親蜜的好朋友，而現在，都漠不關心呢？」當時小琳生氣似的反復問着自己。她每每離開那些可尊敬的長輩朋友，都帶着一種被嘲弄的難堪和生氣。特別是那個老軍醫官的同道好友，現在榮任稅務局長的方大城，使小琳感覺惱怒和厭惡了。「這個時候，有哪個機關要不會幹事的女職員呢？」方大城對小琳說，開心的笑着，感到小琳的尋求職業是不着實際而可笑似的。「你能作什麼？你寫寫總理遺囑我看看！」

小琳感到極大的屈辱。她羞紅着臉，埋下頭去，猶豫了一下。但是，她終於困難說：

「什麼小事，都……」

「什麼小事？」他截住她的話，加重語氣重復說道。盡情的笑着。

小琳埋着頭，不敢看他。羞惱和失望使她感覺可怕了。

「你寫寫你的履歷看。」他蔑視的口氣說。

「也許，……」小琳糊糊塗塗的想，她自己也奇怪她那時想到文化的工作。她遠離方大城，她決不想在他手下作事情。並且，她可以讀書和進步了。

「或者，文化上的，……」小琳胆怯說。

「哈哈，」方大城放聲大笑，並且奇怪的望她。「文化上的？什麼文化上的？」他笑着，注視她。「你到底是個孩子呵！女。哎。」他竭力嘆息似的搖頭。「你知道幹文化的都是些什麼人？哈？」他嘲笑得停住，得意的笑。「那都是一些不正當的危險份子呀！」

小琳再一次得到職業，是她失業半年以後了。在那凄苦的半年時間裏，她們母女三個是怎樣生活的呵！她們典賣着一切可資紀念的珍愛的東西，並且，求告着遠在昆明的姐夫的援助。她們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才算度過了那長久的悲哀日子。那時候，小琳得到了救星般的工作，而且是一個正當的可崇敬的機關，她是多麼激動和高興呵。

「我當時想，青年團是我理想的機關呵！」小琳對我說，自本幼稚似的歡

然笑着。「我想，我是青年，我到那裏去，我不但可以作事，而且，可以讀書了。」說罷，她沉默的微笑，輕輕搖頭。

小琳是到重慶附近一個縣青年團裏去作抄寫工作的。您也許知道，那工作是意外的閑散而輕鬆，幹事長又是她的蘇北同鄉、彷彿特別優待她。小琳對她形容說：「幹事長年青得志，有一種得意的威嚴，但是，他對我親近和周密，他竭力衛護我，好像他是我的正强有力的保護人。」並且，同事們帶着一種被征服的畏怯尊重她，對她好，而且親熱。她開始感覺職業的熱鬧、快活、和高尚了。

小琳在那個莊嚴的令人畏敬的機關裏，驚異的感覺、她和她的那些同事們、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作。所以，她不得不和那些親熱的同事們，幽閑而具有特權似的逛公園，坐茶館，溜街和玩。小琳不知道她應該作些什麼，她也奇怪幹事長那種要人般的忙碌。她覺得幹事長好像是獨攬了一切工作。「我們的工作好清閑呵！」有一次，小琳和她的同事們在公園里閑談說。她好像沒有工作而發悶了。「清閑什麼？」那個面目溫和眼睛有點滯呆的宣傳幹事說。「這就

是我們的工作，」他老練說，「你看，」他揚揚嘴巴，「那個傢伙他看的什麼書？」小琳不懂，向那個讀書的青年凝視了很久。「幹事長好像很忙呵！」小琳沉思說，她是有意撇開她的問題了。「他是開會，」宣傳幹事說。「他天天參加重要的會議。」小琳沒有答話。「我說什麼呢？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呵！」小琳對我說，歉然笑了一下。「我只知道幹事長天天忙着開會，開會，一天到晚緊張的開會！回來的時候，就大發牢騷，或者罵些什麼，爲着什麼？我當時一點不懂。」小琳輕輕搖搖頭。又說：「幹事長對我們工作，好像是『不必慌，有用你們的時候』的態度，我當時奇怪得簡直有點好笑了！」

但是，青年得志的幹事長，對於小琳個人的周密關心並不是這樣呵！他對她表現着感人的熱情。每當他回團部以後，必定要找小琳作親近的閑談。那往往是晚上，他請她到自己的房間裏，關懷的詢問她。「又怎麼過了這一天？還好麼？沒有給老太太寫信麼？」她一一恭順的回答了他。「這地方滿有意思，可是，人心壞，」他又說，厭惡的皺眉，然而對着她微笑。「幹事長可夠苦的

呵！」小琳好感的說。「我？我有什麼辦法呢？縣裏什麼事，我能不到呢？」他得意的笑着說。

「他每次叫我，我都以為『他要分配我工作了』！但是，他都不曾提這問題！」小琳對我說，她那時簡直閑散得無聊了。她想作點事，或者至少看看書。「這樣下去，以後怎麼辦呢？」她問自己。所以，她決心向他要求工作了。「讓你休息不好麼？你有什麼不滿意麼？」幹事長說，擔心的望住她。

「我玩得很無聊。」小琳說。

「是的，和咱們這些同事是玩不出興趣來的，他們那些四川人，」他說，確定的卑視的笑着。

「不，」她說，「我只是覺得，經常有工作就好了。」

「那末，看看書！研讀『總理遺教』！」他說，急忙打開抽屜，像拖死老鼠般的拖出一本書來。「給，研讀這本『總裁言論集』好了。」他仔細望着她把書拿起來，又說：「這是我們的『聖經』，非用心研讀不可的！」

「呵！」小琳空洞的聲音說。她把那「聖經」拿走了。但是，她無論如何讀不懂，尤其她沒有絲毫的興趣。那書和小琳，好像隔着一道牆，堅固而高的牆，非突過這道牆，她不能和那書發生任何關聯。但是，首先，她似乎連突破這道牆的興趣都沒有呵！她怎麼讀書呢？她把書扳到窗台上扳了兩個月。

「那本書你研讀過麼？」他差不多天天問。

「讀了。」她照樣這麼答。

「那樣的書，非仔細研讀不可！」他確定說。

她不答話。她開始注意埋在他屋角裏的，摻雜着報紙和文件的一堆書。那是些死孩子般的沒人理睬的，水漬和發霉的新書。她企圖檢出它們。她問幹事長：「那是些什麼？」

「書。沒收的禁書！」幹事長說。

「禁書，什麼是禁書？」她似乎不懂。她腦子裏重復着這句話，慢慢走過去，順手翻出一本「戰爭與和平」的第一冊，翻看了一陣。然後，她要求借去看

一看了。「不，不行！」幹事長急忙制止她。「那是俄國人寫的書，那書不能看！」他驚愕的嚴厲望她。

「『托爾斯泰的書，爲什麼不能看呢？』我當時想，」小琳對我說，現在，她是感到可笑了。「『我讀過復活，我愛卡邱莎，我敬仰涅黑流道夫！但是，爲什麼不能看這一本呢？』我反復想。我不懂。我那時覺得。我是越來越糊塗了。」小琳對我笑一笑，又說：「後來，我簡直覺得就要生氣了！」

「爲什麼呢？」我急切的問小琳。

「他把我看的一本中國的小說書也給拿走了！」小琳說，還有些生氣似的。「他說那是反動書，不准我看，但是，那書是寫抗戰呵！」

「那有什麼稀奇呢？」我說。「我的丈夫是個軍官，但是，因爲他喜歡讀書，喜歡說幾句不平的牢騷話，失蹤三四年沒有消息呵！」

「是呀！」小琳感慨似的叫道，「那時，我一開始作工作，我簡直感覺恐怖了！」

小琳開始的第一件抄寫工作，是一個將近四十人的名單。那是夜間。幹事長突然從窗外喊她。她正在讀書，她愕然驚了一下，匆忙藏起書本，走了出去。

「有一個東西，你來抄寫一下。」幹事長低低的聲音說。她順服的隨他走進他房裏去。

那是一張黑鴉鴉的人名單。在那名單上列着姓名，年齡、職業、住址、和怕人的備考。因為備考裏批示着：「奸匪」，「奸盟」，和「反動份子」的駭人的字眼。小琳不懂這是作什麼，但是，那些字眼，似乎又使她感覺這張名單的凶惡。她有幾次想詢問一下，而心裏彷彿又有所顧慮。「這裏一些人，我好像也認得，」她終於天真的好奇說，簡直是不禁脫口說出的。

「是呀！你也有調查麼？」幹事長說，伏在她的身邊的可怕目光，責備的望她。

她感覺她的話已經被他原諒了。她的急跳的心平伏下來，心情輕鬆的微微笑一下。

「這些壞蛋們，我們非隨時隨地注意不可！」他厲聲說，自信堅定的微笑。

小琳暗暗感到戰慄。她不敢再說什麼。她只希望她能抄寫得好，使他滿意就心安了。但是，她心裏一直好奇的紊亂的問着自己：「他們是作了些什麼呢？」哈！她忽然發覺她竟是抄錯了！她懊悔地連連埋怨自己。說：「真該打！寫錯了！」

「什麼？」幹事長急忙伏過身來。

「你看，『奸盟』我寫成『奸匪』了！」小琳失悔說。

「不要緊！」幹事長豪爽的口氣說，彷彿是安慰她。「那兩種東西反正是
一個樣。」

「那一夜，我很久不能睡着，」小琳對我說時，顯着焦慮和不安。「我一直搥不掉我認識的幾個人，我好像可憐他們，也對不起他們！」她陰沉的皺眉，「我知道，他們有一個書店經理，有兩個失學的學生，他們很老實！」她兩眼望住我，彷彿又解釋說：「真真正正的老實人。」我當時反復想「他們怎

麼是好呢？爲什麼呢？」我真是想不通！我只是覺得無故的可怕。」

「那是一種犯罪的事情。」我說。我的丈夫就是被這種事情害死的，我非常氣憤。

「是的，這是犯罪的事情，我以後也明白了！」小琳沉重說。「但是，這樣的工作，我以後又作過很多次，」她自白說，顯示着內心的極大苦痛。「每次是三十人或五十人，我在職一年多，至少我這麼抄寫過三百人。」她感覺心情惡劣似的停在。迷亂的目光閃耀了一陣，又說：「他們都是爲了什麼呢？爲了喜歡讀書，看報，或者是喜歡說話，喜歡辦事，喜歡負責任，甚至有些喜歡好玩！」小琳企圖一笑，但是陰沉的情緒壓迫着她。「主要的，是因爲他們不是團員，他們被列上了名字！」

「這就是他的好標準！」我憤激說。「他們的標準是好人，只要是好人！」

「是的。」小琳微笑說，好像我是說出了她的話。「我注意過，那些人沒有大烟鬼，沒有賭博鬼，也沒有懶鬼，更沒有吸血鬼！當時我奇怪，後來，我

倒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了！」

小琳在心靈裏感覺不安了。尤其她聽到那幾個教員和學生連續失蹤的消息以後，她幾乎是受到了良心的責備了。「我為什麼幹這個？為什麼他們要陷害純良的人？」她暗自責問自己。她考慮她是不是要辭掉這工作。她對他們這些親近的人發生了懷疑，對工作畏懼而懈惰了。但是，幹事長越來好像越親蜜和關心她，他是真正愛着她了。並且，他終於向她說出了埋藏在內心的強烈愛情，他是想佔有純良的小琳了。

那是他們的團成立三週年的晚上。白天，幹事長爲了慶祝自己的功績，開了大會，並且，請到了全縣紳士大張酒宴，瘋狂的鬧了一天。夜裏，幹事長好像特別興奮和愉快，他彷彿壓不住內心得意的激動，他向小琳傾訴他苦心的真摯愛情了。「我愛你，琳！從我們見面，從那一刻，」他卑屈說，聲音空洞而乾燥。但是他的眼睛放射着可怕的火焰。「我覺得，我們是應該結婚了！琳！」

「如果是在一年以前，或者更早一些，我可以愛他，並且我們也可能結婚

呢！」小琳對我解釋似的說，「他是個正當的男子，年青而良善，我爲什麼不能和他結婚呢？」小琳善良的微笑，詢問似的望我。「但是，在這個時候，我不能夠！我不愛他，我却怕他！我對他感到了心靈的恐懼。」

小琳恐怖的拒絕了他。「好！」他受辱似的威武的暴叫，憤然離開了她。「媽的！」他在自己房裏大聲怒罵着，「不識抬舉的東西！」他最後好像也用拳頭搗了桌子。

「社會就是這樣子，女孩子好像專門是要滿足別人的要求！」小琳沉痛的結論似的對我說，「如果不能夠，……」她沉重的搖頭，並且嘆氣了。

她，結果是不斷被檢查房間和信件。她發現她遺失了信和書籍的時候，她惱怒而且恐怖，她幾乎是日夜不能安靜了。

她不得不再三堅決向他辭職了。「幹事長不允許我走，我也要走了！」小琳毅然說道，「我實在不能勝任這個工作！」

幹事長冷笑，猜惡的望她。然後，默默搖搖頭，說：「你恐怕需要等一等

呢」。

「爲什麼？」小琳疑惑說。

「我要調查你！」他厲聲說，斜眼望她一下。「我需要好好調查你！」
小琳決然離開了他，傲然走向房外去了。

三

我認識小琳，是一九四四年的春天。那時，我剛剛帶着兩個孩子，從慌亂的西安逃難到重慶。由我丈夫的黃浦同學介紹，到那個中學去教書。那學校黃浦出身的校長，似乎不相信我的教書能力似的，一定要我担任教務部註冊組。「這樣，對於你照顧兩個孩子方便些。」那位校長表示親近說，「我們都是自己人，你一定要幫這個忙！」並且，由於將近開學，我當天開始了工作。

校長的同鄉，精明外露的教務主任，熱烈歡迎似的帶我到教務部，向那些愕然驚奇的同事們介紹着。那中間，我注意到一位安靜沉默的矜持的小姐，那

就是小琳。她怯生生的，然而兩眼埋藏着熱情的奮悅的光輝，走來和我親近的握手。「呵！我希望您來多教育我！」她誠懇說。她的話是那麼真切，坦白，彷彿她已經了解我。

在那一刻，我對樸素、沉默的小琳，也有着充分好感的印象。從她的眼神和態度上，我知道她穩重、嚴肅，而且知足於自己的生活。並且，我清楚確實的感覺到，她年青的心靈裏，隱埋着人生的寂寞和苦痛。我們好像很久以前便開始了相知的友誼。我覺得，我和她是接近了。

小琳是教務部的書記，屬於教學組，也屬註冊組，還必須承辦教務部一切抄寫雜務。她的辦公桌和我對面，好像就是我的密切助手。並且，我的宿舍和她的家只隔了二尺半寬的走道，我們又是門對門的緊鄰。也許就因這樣，她幫了我很多忙，不管是在辦公室或是宿舍，都是由於她的熱烈協助，我才能順意安定下來的。自然，我們的關係，就很快令人訝異地親密起來了。

我丈夫的老同事，那位副官副處長而現在教歷史的王老師，請我吃飯的那

天，就驚訝的高興似的大笑說：「你怎麼和那位小姐那麼熟？你怎麼住在那裏呀？」說罷，他響亮的嘲諷的大笑着，把我弄得簡直有點心慌了。

「你呀，藍老師，」副處長——王老師又責備我說，連連搖頭。「你知道那位小姐是幹什麼的？」他不住開心的笑着，審視我。

「幹什麼的？」我吃驚，疑惑的發問。

「哎呀，你管人家是幹什麼的？」王師母在屋側那個廚房裏，厭惡的制止說。她從窗口望向室內，那目光說明她對這談話的極高興趣。「吃自己的飯，談人家的酸事作什麼？」

「說給老朋友聽聽，又怕什麼呵？」王老師說，有一種被干涉的不快的笑。「誰怕呀？」王師母大聲說，「真是太抬舉她啦！」她擦着手，好像準備走過來。「她是什麼人呀？」

我莫明其妙。但是，我已經懂得了他們夫婦的意思。我悄悄問王老師：

「她很荒唐麼？」

王老師滑稽的皺眉，默默的開心的微笑。他一時沒有回答。他想什麼心思般的踱着步，然後忽然停在我面前，俏皮說：

「誰能知道她到底有幾個情人？誰能知道她準備要幾個丈夫？」

「哦。」我空泛的說。我不相信這樣的話。但是，在吃飯的時候，王師母却一口咬定說：「那位小姐，哼！她和她憲兵團那位上尉表哥睡過覺，也許睡過許多次覺！她和馬老師開過多少次旅館？你說？」她卑劣的縱着鼻子，死盯住丈夫。王老師笑。不屑說話似的搖頭。

「哪個馬老師？」我問。

「教國文的危險黨！」王師母爽口答。「他們開旅館，每星期開旅館！還有，」她停住，小心的望門口。隨後把張衰老的大胖臉偏向我，縱眉弄眼地說：「光身漢老師、哪個不想抓她一爪？她不想和誰睡覺？你看她家！一天到晚不離男人，那算個什麼家門？」

「沒有人理她。」王老師加說。

「那是真！誰理那下賤婊子作什麼？」王師母氣憤似的惡罵說。

我們的談話一直不能離開小琳，直到我要告辭的時候，王老師還掛心似的叮囑說：「你最好不要住那裏，少和那位小姐往來！」

像王老師夫婦對小琳這種印象和批評，我繼續聽到過很多。尤其是我們那大幢宿舍裏的太太們，她們帶着嫉恨的惱怒激烈的評罵小琳，把世界上的種種壞名詞加到小琳身上。「那個浪貨，豬也嫌她髒哩！」體育老師的太太，那個薄眼皮薄嘴唇的鑲着金牙的唐師母說，不齒的哼响着鼻音。

我，一個新插進那個生活圈子裏去的人，沒有任何偏愛，也沒有絲毫的偏見。但是，我不相信那些評語。因為，我對小琳和她的家庭細心觀察所得到的印象，那沉默，堅定的嚴正氣氛，却使我感到那種命運的親蜜好感。

小琳的母親，是將近六十歲的辛勤的老太婆。她有着生活重壓下的牢守命運的沉默。她一天到晚安份的工作：捏煤球、劈柴、作飯、照料家務，和經營屋後那塊小小的菜田。妹妹是十多歲的孩子，在本校的小學部讀着書，小小的

年齡，顯得敵視一切的病態的陰沉。被遺棄的孤寂的姐姐，帶着自己的孩子借住在一起。她年青，然而厭棄一切。她帶着孩子吃着「生活費」的利息，與世無爭的頹喪的閒散着。房子擠着三張床鋪，一張小方桌錯在窗前，一把椅子擋着路，房間裏好像再也無法容人轉身了。但是，老太婆却竭力希望弄得整潔。

小琳除了吃飯和睡覺，好像很少走進自己的家裏去。她不是討厭家庭，而是她需要安靜。我常常看到她在那邊山頭的亂墳場上，安靜的坐着看書，或者作事。有時候，我發現她是留在空敞寂靜的辦公室，醉心的讀書和寫些什麼。晚上，大半是攪在我房裏，親近的談些問題了。

至於小琳家的衆多的男客，也曾使我感到訝異。「那些人都來作什麼？」我特別驚奇的注意了他們。首先是那位憲兵司令部上尉，她年青俊秀的表哥，他帶着親密的同事，雞、肉、耀人的大魚和禮物，熱烈的吃喝，玩鬧，有那麼一種厭人的氣焰。常常降臨的我們的同事，那個校長的表姪董出納員，曾經榮任衛隊長的何庶務股長，合作社張經理，軍事教官劉胖子，和教學組長，那個

曾任十五年准尉書記的健壯如牛的老先生，以及劉教務員和跛腿的化學老師。他們和小琳的家庭表示親近，熱烈，並且慷慨。他們到來，彷彿是爲了熱鬧，高興，和大方，他們大聲吵着請客，豪爽的買來糖和水果，他們在示威似的開朗的高興着。而小琳帶着被搔擾的煩惱，往往是悄悄的離開去。

有一天傍晚，我從小龍坎走回宿舍來，遠遠我看到小琳和她母親，在屋角處的高坡上矚目的站着。正是我注望她們的時候，小琳決然向我走來，她的母親顯然是制止着他，後來，終於也跟着小琳走向我來了。

「真是無聊！」小琳走近我時訴苦似的說。

「什麼事呵？」我說。

「你看小琳，藍老師！」老太婆急躁說，「家裏有客人她不陪着，卻硬向外跑了。」老太婆求援似的望我，然後又生氣的對小琳說：「你不要一點也不懂人情呵！」

「我討厭死了！」小琳說。

「你看，藍老師！她是越大越不懂事了！」老太婆說，無能為力似的瞪着眼。「人家是好意來玩，並且，……」

「得罪了他們還好呵！」小琳懊惱說。

「哎呀！不要說傻話吧！」老太婆制止說，「你給我罵罵這孩子吧，藍老師！」

後來，善良的老太婆曾經向我談過關於家裏的朋友，和小琳的問題。好像這些問題在她的心裏已經埋藏了很久，不能不找個知心人來商量和決定似的。她迷惑的對我說：「你說怎麼辦呢？藍老師？你把小琳看作小妹妹，她肯聽你的話，你說她該怎麼辦呢？」她無奈的祈求似的望我，「我是越來越不能摸到她的心眼了，她想怎麼辦呢？」

「隨她自己的意思了。」我說。

「我也並不想管她呵！」老太婆用明澈的聲明說，「她自己的事，也該她自己作主！可是，她也不能不有個打算呵！」她有理的頻頻望我。「並且，我

們有一家人，」她低沉說，心情沉重的低下頭去。「我們還要生活呵！」

「我知道小琳很能幹，」我說，「女孩子像她這樣的並不多呵。」

「是的，是的。」老太太激動說，「可是，苦了她呵，已經苦她幾年了呵！」她悲痛的回憶似的沉默着。又說：「物價不斷漲，怎麼過下去呵！她是女孩子，她年青，她那樣辛苦，作母親的也真不忍心呀！」

「這倒是她應該的，老太太！」我安慰她說，「小琳也並不覺得自己苦不下去哩。」

「可是，她終是女孩子，藍老師！早晚都要有個歸宿，爲什麼不早早打算呢？」她茫然的疑惑望我，「她是想些什麼呵？」她感慨似的嘆口氣，隨後說：「我覺得她表哥不錯，人年青，又能幹，又是可靠的親戚，可是，她不願意，說什麼她討厭幹憲兵的。起初倆個還能在一起玩，後來簡直她就不想見面了！」老太太傷感的嘆息，默默的搖搖頭。「常來玩的這些同事，有幾個也不錯，」她繼續嘆息似的說，「自己可以選，可以挑，但是，她通通討厭他們！她

說：「和那些人結婚有什麼幸福呢？」可是，誰知道和誰結婚是幸福的呵！像她姐姐，噯。」

「她自己總會有打算的，」我說，「不要擔心好了。反正她也不是小孩了。」

「那怎麼行呢？」老太婆頑固的望我。「她喜歡一個馬老師，可是，那個馬老師教不了半年書，就被抓走了！」說罷，她否定的搖搖頭。响响的嘆口氣，心情沉重的感嘆說：「她到底是年青呵！」

我沒有見過馬老師，但是，我聽到不少關於他的批評。「那是個陰險的傢伙，我也真有點怕他。」精明的教務主任偶然對我說，他彷彿一提起馬老師就不堪其威脅似的。「他見人和氣，微笑，但是，誰能把定他心裏是想些什麼？並且，他一點也不留情面呀！」校長的妻舅，那個曾經在軍校管檔案的公民老師，在宿舍一次閑談的時候，用炒豆子般的聲音說：「馬老師喜歡『狗咬老鼠，多管閑事』，他提倡『學生伙食，學生辦』，這和他有狗屁相干呀？」他

竭力從眼鏡的邊沿上察視別人的表情，「他提議男女學生社交公開，他反對教官打學生，他領導學生討論什麼時事，都是狗屁！」

「我早知道他有野心，」體育老師插嘴說，帶着得意的嚴肅神氣。「我每天上早操，都是他和學生一起散步。」他嚴重的點頭。「別的老師都在睡覺，他是爲什麼呢？」

諸如此類的話，我聽得厭惡透了。因爲他們的簡單，令人生氣。並且，他們好像是批評我的丈夫。兩年前當我丈夫失蹤以後，我把這類話已經聽爛了。所以，我對他們發生了敵視的惡感。

「在這個時代，一些真正的人，卻被那羣無能的白癡陷害了！」那一天夜裏，我感情激動的對小琳說，我憤慨極了。

「是的，大姐！」小琳說，回憶顯然使她感到痛苦了。「可是，管他們那些無聊的人作什麼？」小琳嚴正的思索似的停住，「他們無知無聊，也希望別人無知無聊，他們簡直不知道是爲着什麼活着呵！」

「是呵！」我說，「這就是中國，……」

「不：大姐！這是中國的一部份，」小琳說，堅定的審視我，然後低下頭去。「還有一部份，半個中國，那才是人的希望呵！只是，」她忽然停住，目光裏透露着不幸的疑慮。「我們被隔離着，我們被隔離得多麼遠呵！」

「我們總會匯合的，」我說。「我們好像是雨滴，匯成水，匯成水流，匯成江河，匯成海！」我希望的笑，望住她。她沉思的沉默，憂慮的皺着眉，顯然她是在努力思考我的話了。

「首先必須落到地上，首先必須有水道。」她嚴重的沉思說。爲了不願反駁我而微笑。

「你已經落在地上了，小琳！」我說，「你能夠到大海的！」

「可是，我們是在臭水池呵，大姐！」她無限感慨似的疑慮說，「那堅厚的油壁阻擋着呵！」

「可是，只要是水，小琳，我們什麼都不怕呵！」我說，「你已經和馬老

師匯流過，你已經，……」我是在坦然的笑了。

小琳具有自信的鎮定的思慮，隨後，顯露着希望的光輝的默笑。

「只是好人都被陷害了！」我心裏回憶般的說，但是，我响出了低低的悲憤的聲音。

「是的，馬老師是被陷害了！」小琳說，她好像也在沉痛的自語。「但是，那怕什麼呢？」她似乎是吃驚她的話似的抬起明輝的眼睛來。「他教育了我，他使我懂得讀書，懂得是非，他告訴了我一條路！」

那一夜我們談得多麼興奮，多麼愉快呀！我們爲什麼停止，什麼時候分開，我都忘記了。總之，我一睡進被窩，雞聲就已經叫亂了。而我發狂的想着，高興的激動的翻着身，我不能合眼。我望着晨光怎樣填滿那宿舍，我望着第一道陽光怎樣投向窗戶，我再也不能躺着了。我折身坐起來。

「小琳，看那第一道明淨的陽光，鮮亮的陽光，有力的陽光呵！」我做夢般的說。

「大姐，我起來，」小琳隔房說。我吃驚她的愉快的清醒。「早晨多麼好呵，大姐！」

「可是，你該睡一睡呵！」我說。

「不，大姐！我喜歡太陽。」她說，隨後，她的屋門輕輕响了一下，她的輕捷的脚步，在那沉醉的單調的夢囈聲、和蠢笨有力的鼾聲裏，吸人的走出去了。

四

一九四五年的暑假，我爲了給孩子養病，是在一個小縣裏，我哥哥的清靜農場裏度過的。九月中旬開學的前三日，我帶着孩子回到了學校。那時，我發覺小琳和她的母親，都變得愉快而開朗了。我幾乎是和愉悅的老太婆同時走進我的宿舍裏，她一面說：「你回來了，這就好了，勝利了，可以回家了！」又說：「苦日子可該到頭了。」

小琳一聽到我回來，就從學校跑到我的房間裏，高興得幾乎要擁抱我了。

「大姐，這就好了，大姐。」她興奮似的不住說，她像個不安靜的貓似的，從這邊跳到那邊，彷彿連坐一下也顯呆板了。她是全心的高興着了。

「怎麼樣？小琳？」我一面弄着床鋪，問她，「勝利了，你有什麼計劃沒有呢？」

她充滿希望的眼睛，光輝的對我微笑。說：「交通一通，首先送媽媽和妹妹回老家去，掉我一個人，就闖哪裏算哪裏了！」

「你想闖哪裏去呢？」我追問她。我覺得小琳不但可愛，而且真也令人驚訝了。

「也許很遠，」她說，沉靜的想望的凝思着。「可是，這時候誰又能保定呢？」她開闊的微笑着。

「局勢可不知怎麼變化呢。」我說。

「管它怎麼變，」她說，「還會比抗戰期間更壞麼？能夠更壞麼？」她自信的沉默。又說：「被壓抑的，從此都可以抬頭了。」

小琳在那種希望的激動裏面，好像無論怎樣都不能使自己安心下來了。最初，他是那末高興和興奮，後來，簡直就焦灼不安起來了。彷彿她是遭受着攪心的擾亂似的，她顯然無心讀書，並且，也懶於作事了。

幾年以來，小琳在這辦公室裏，都是沉默的溫順的埋頭工作，從上班到下班，她甚至不作片刻的閒歇，也從不說一句閑話。好像她是竭力迴避着那種可能的人事攪擾，她一直沉心的作事，除了工作，彷彿一切都和她是無關的了。但是，現在她是不同了，她一走進辦公室，就顯然發悶，而且無聊。她反復的不肯捨離的看報，或者捧住顯勝、沉沉的發呆。

「小琳！……」我輕輕喊她，向她示意應該開始作事了。「你是怎麼一回事呵？」我微笑，心裏說。

她頹亂的歉然的笑笑。她的思想，她的心，好像是跑得很遠很遠，連她自己也不能把持似的。「我真是該打了！」她的眼神對我說，她懶懶的拖出要寫的表格來。「我真是討厭寫這些東西了，」她對我說，無奈的笑着。同事們的

驚奇的注意，使她急忙開始工作了。

我和小琳的辦公位置，原是在通教員休息室的窗口。兩年來，小琳無時無刻不是緊緊關閉着她那一半窗門。她彷彿厭惡那雜亂吵鬧的休息室，她討厭那些教員們粗野的笑談，和種種得意的吵鬧。尤其是那些教員們的不懷好意的目光，使她卑視，她似乎企圖和他們隔絕起來，永遠不聽他們的聲音，永遠不見他們的影子。可是，我偶然注意她，她竟然要常常打開那扇窗門了。「悶得很！」她打開那窗門時說，「好像有點喘不出氣來。」我担心的注視她。我發現小琳是偷偷的細心的聽取那些教員們的不負責任的閑談了。特別是他們談到時局、和談和戰爭，他們的誇張的議論，使她現出緊張，吃驚，和一種無故的滿足。

「物價還要漲，仗還是打，勝利和咱們有屁相干！」校長的妻舅公民老師說。

「要打也好嘛！『剿匪』的時代再回來，咱也可以再帶帶兵。」我的老朋友副官副處長王老師說，得意的滿足的縱肩。

「我聽說美國不准打呵！」跛腿的化學老師說。

「侍從室裏我的朋友說，……」紳士派頭的英文老師說，手不住扶摸着領結。「打！打！要打倒底哩！」

這種天天如此的談話，是多麼無知，多麼無聊呀！而小琳却靜靜的細心的聽着。雖然，她也說：「這談話多無聊！」又說：「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吵嚷什麼？」可是，她聽起來，却是津津有味，並且，那神情彷彿着急似的不住問着：「沒有新消息麼？沒有聽到別的麼？」她是那樣飢渴似的不安了。

對於小琳的這種情緒，我感覺奇怪，而且担心了。我問她：「你好像無心讀書了，小琳！爲什麼呵？」

「我不是不想讀書，大姐！我簡直讀不下去哩。」她說，思慮的微笑。「我自己也奇怪，我爲什麼坐不下了。」又說。「我也覺得我的感情變了，我不想悶在房子裏，我直想在轟轟嚷嚷的大街上跑了。」她自己覺得奇怪似的笑一笑。又說：「我簡直想要和人打架了。」

「多麼可愛，天真的孩子！」我心裏說。「這個局勢太緊張，尖銳了。」我說。

「是哇！我悶不住了，大姐！」她說，興奮的目光有力的望我。「拿上手雷彈，或者掂把刀子，比讀書好了！」又說：「也不知道爲什麼，讀書不能滿足我了。」

此後，小琳常常請假進城去。我爲她應付學校，說她因爲肺病到醫院里去了。並且，我還必須哄騙她的母親，說：「小琳在學校吃客飯呢。」其實，小琳是進城參加羣衆集會。尤其是在那個熱烈奮人的寒假裏，小琳幾乎天天進城了。那時，「政治協商會議」在喜人的進行着，「滄白堂」天天在開着慶祝般的「政協協進會」的大會。她是歡喜的參加着那個大會。並且，她竟然也參加着學生們的壯烈的萬人大遊行。那一天，我正在城裏，學生們熱烈雄壯的大隊來的時候，我停留在大街上。「政協會議只准成功，不准失敗！」學生們轟震天地的聲音喊叫，「我們反對內戰！」當我興奮的注望大隊進行的時候，我忽然

吃驚的發現了小琳。她是那末莊嚴的走着，那末嚴正的盯視着前方。她手裏握着三角旗，嘶啞的不住怒吼。「小琳！」我狂喜的喊她，「小琳！」她怒視我，不相識似的愕然怒視我。但是，她終於向我微笑，好像狂撲似的走到我的身邊，緊緊抓住我的手。

「你怎麼也參加了？」我驚異說。

「我爲什麼不呢？」她說，「多一個人，不是多一點力量麼？」

「你認識他們麼？」我說。

「一個人也不認識，」她說，「我參加什麼會都不認識一個人，」她好像意識到了一種孤單和寂寞。「可是，那有什麼要緊呢？」她勝利的笑。又說：「你不來麼？我走了。」她轉身走進熱烈躍動的火龍般的隊伍裏去了。

「你簡直是跑瘋了，琳兒，」老太婆憂鬱的譴責她，「簡直不像你了。」

「你不要管我，媽。」小琳頑固說。

「你是想作什麼呵？」老太婆說。

「你不用問，媽。」小琳說。

小琳是不能沉默了。關於惡劣的「較場口」事件，關於一般繁複的時事問題，她似乎都不能忍耐了。她生氣似的說出自己的意見，並且參加着同事們的辯論。「什麼話都放在心裏吧！」我示意說，竭力阻止她。但是，她却激動而難耐，再也無法控制自己強烈的是非慾了。

「你和他們爭論什麼呢？」我說，我所能想到的那種穩惱人的結果，使我不能不責備她了。「能會得出什麼結果來呢？」

「他們也太不看事實了！」她頑強說，「他們非帶着頑劣的觀念進坟墓不可了。」

「叫他們進坟墓去吧，」我說，「理論對他們是無用了，」我望她，又說：「事實，會像拳頭一般教訓他們的。」

她自信的滿足的微笑。說：「是的。」然後，她思慮的皺皺眉，又說：「他們是道路上的頑石，我應該小心走過去，可是，我又想踢開它們！」她憂慮

的沉默一下，又說：「自己能走過去，多不容易！」

「是的。」我說，「此時此地，哭不能哭，笑不能笑呵！」

「我懂得，大姐。」她說，「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容易激動。」她歉然的微笑，望我一眼。「好像誰要和我拚，我都願意和他拚掉似的。」

四月十一日，小琳天真善良的感情激動，使我感動而且可怕了。那是上午十點鐘，下課號剛剛吹過，報紙就由窗口遞進來了。那時我正作着一件煩心的工作。精明的教務主任說：「他媽的，都死了！這可好了！」那歡躍驚喜的話語使我吃驚，我才抬起頭來。「呵！」我愕然驚駭了！小琳抖動的兩手緊握着報紙，兩眼的淚水像泉般的湧流。「小琳！你怎麼啦？」我問。「呵！大姐！」她哀痛的叫，一頭伏在報紙上，悲痛的哭泣起來。

「什麼事呵，」我說，我被報紙的標題嚇呆了。「他們死了，死了！」我心裏呆呆的自語說，我怔楞着。

「哭你的好同志呀？伍小姐？」教務主任睜着精明的眼睛，得意的嘲笑說。

「是呀！」公民老師說，頻頻眯着鬼眼。

那時間，辦公室和教員休息室的人們，驚異，而且發狂的戲謔，各種各樣的諷嘲議論，唧唧喳喳不休了。

「哈，我們的女革命，」軍事教官劉胖子喊叫，幸災樂禍的走近窗口來。

「哭啥子，革命的同志還多呀！」他俏皮說，無聊似的又扭搖着腰身走開了。

小琳憤惱的摔開了報紙，擦了擦眼淚。低聲惱怒的說：「無知，無聊，無恥！」她毅然企圖開始工作了。

「小琳！你回家休息好了！」我說，我好像得過一場病似的無力。「什麼事都由我來作，誰問我當好了。」

「不，」他倔強說，「我決不耽誤他們的工作！」

可是，暑假一到，招生工作剛剛完了的時候，小琳被解約了。這多麼叫人

淚，妹妹哭泣的依在門口，姐姐牽着孩子安祥的向外走去。老太婆面朝着房門靠在方桌上，生氣的眼睛堅決的死盯着小琳。呵！我感到無故的恐懼的戰慄，老太婆的渾然飢餓的目光，使我感覺可怕了。

「小琳！我進城，我給你去找工作！」我說，我害怕似的急速轉回房裏，整理一下孩子的衣服，我決定立即帶他們進城了。

「去！叫你表哥去！」老太婆厲聲的決然喊。

我從城裏疲倦悽喪的走回來，已經是一個禮拜以後了。自然，任何工作都是無望的了，我簡直是不敢走回來了。您知道，那時小琳和她的家庭，已經被她表哥接走，而我的房門上也貼着「宋老師住」的條子，並且，當天我又接到通知，必須立即搬出宿舍去。

我給哥哥寫了信，我必須到他的農場去住開了。但是，我担心小琳，我希望能夠見見她。「到她表哥家是多麼可怕呀！」我心裏一直煩亂的想着。

我搬進城裏時，找到憲兵司令部那位榮升少校的有神的年青人，他顯得高傲而且多疑。他說：「伍小姐？住到鄉下宿舍去了！」

「他的工作呢？」我問。

「她不想作事了。」他說。

我簡直駭了一跳。「她怎麼不想工作呢？」我心裏疑問的想。我的心跳得使我一點發慌了。

「鄉下什麼地方？」我問，「我想見她。」

「有事寫信我轉好了。」他截然說。

我向他聲明，我是她的同事，我要到外縣去，想看看她，談一談。「我們是好朋友，你也許還記得，我和她是對門住。」

他現出一絲冷笑。說：「那我知道。」又說：「有什麼事告訴我好了。」我也只好留下個地址告辭了。

秋天要完了的時候，哥哥的農場賣掉了。我們爲了復員又回到重慶來。那

時，我想到小琳，並且十分懷念她。「她怎樣了呢？」我常常問自己。所以我又跑到憲兵司令部去。

「哈，藍老師！您來了！小琳常常提到您！」那個憲兵少校說，十分親切而歡喜。

我驚異得心跳和發呆了。我預感到那末一種淒慘與不幸，我無力說話了。

「我叫勤務兵送您到家去，她一定很高興！」他說，幸福的微笑着。

那個勤務兵帶我到國府路一個山頭上，那座幽靜的別墅般的洋房裏。我幾乎不知道我是怎樣的走進去了。總之，我的全身發抖，我的心跳得駭然發慌，我好像是一個醉漢。

「喝喝，是藍老師！你好呀！」伍老太婆走出來，張着兩手迎接我了。「你怎麼又到重慶了呀？」她歡愉的幸福似地說。「兩個孩子都好呀？」

我一時不能說出一句話來，我像是將要得病似的，我的全身打抖。

「去，喊太太回來呀！」她命令勤務兵。

「我去！」我說，我急速轉過身，跟在勤務兵的後面走出去。呵！我看到小琳！她在那邊樹林裏讀着書。她一看見我，驚慌的站起，飛鳥一樣的飛奔着。她是那樣的高興，她彷彿是忘記了一切。但是，她一走近我，一抓住我的手，她忽然難耐的哭泣了。她整個身子伏在我的懷裏，她是那樣悲痛呵！

一直有那麼許久許久，小琳都在不能忍受的痛哭着。後來，我們緊緊握手，不肯捨離似的緊緊握手。我們沒有一句話說。

「爲什麼不招待客人家裏坐呀？」老太婆說。

我們沉默的邁步，失去知覺似的，呆滯的走到樓房裏去。

「這是個什麼世界呀？」我心裏忽然沉痛說，「一個人的週圍是多麼恐怖呵！」我感到一陣酸心的悲痛，眼淚也就難以強制的湧流了。

小琳駭然凝視我，全身緊張的發抖了。

「我被殺死了！」她猝然絕望的怒叫，一頭伏在我的懷裏，無聲的恐懼的

飲泣着。……

一九四七・五・二十四・夜二時於滬上。



一個導演的沉默

名導演KK先生對自己的太太——那個富有盛名的演員BB小姐，所進行的種種苦心的說明，感覺絕望了。他並且覺得他們繼續辯論和爭吵，也已經是多餘的事了。「她竟不能了解，那還有什麼話說？」他遺憾似的輕卑的想道。他清楚發現他們的意見中間，存在着牆一般的不可調和的可怕距離，這距離將使他們的名譽和一切，悲哀地悄悄死去了。「如果她要堅持她的意見去做，那末，也只有一條路可走了！」他心里決然說，苦痛而且激憤。隨即燃着香烟，不住狂吸起來。

「誰可憐過我們？」BB小姐冤屈似的，忽然叫道，「我們到上海來這麼許久，誰關心過我們？」她似乎感覺自己有一種不被人諒解的傷心和憤惱，激

動的情緒使她鮮明的眼圈泛起了紅色。「况且，我們只是單純爲了生活。……」
憤然沉默的KK先生，輕蔑地默默搖了搖頭。彷彿是由于厭惡，而用鼻孔
响响嘆息了一聲。「爲什麼要別人可憐？誰要別人可憐？」他的心里油然而抗辯
說，因爲內心的紛亂和氣惱，顯然，他是不屑于再和她爭辯什麼了。

「我們爲了要吃飯，爲了要活下來，保存下來，是不應該的嗎？」BB小
姐終于反覆固執說，她的自信的目光顯示她，不能信服那屬於理論的空洞見
解了。「並且，」她低低說，逃避丈夫的有力目光的盯視似的低下頭去。「即
便是不合理的演出，誰還不能諒解我們麼？」

「我們需要誰諒解？」KK先生搶口說，「我們站得穩，把得牢，我們要
別人諒解作什麼？」他帶着感慨的情緒反覆說，奇怪地審視自己妻子。「這是
我們自己的事情，」他終于用教訓的口吻確定說，「對與錯，都是我們自己的
事情！」他的陰沉的聲調停住。然後激動的轉向妻子，追迫似的說道：「別人
諒解，與我們對藝術的追求，又有幫助麼？有益處麼？」

B B小姐似乎是小小吃了一驚，心里暗暗震顫了一下。「可是，我們是爲了生活呵！」她暗自安慰似的心里說，於是，她大胆望住丈夫，彷彿她覺得他是故意來誤解和屈辱她的意思了。她不能容忍他那種具有驕傲的有意曲解，她感到懊惱了。

「難道我們參加這一次演出，就是不忠於藝術麼？」B B小姐頑強反駁說，固執地抗拒地望住丈夫。「難道是踏躓藝術麼？是藝術的毀壞麼？」

「不，」K K先生確鑿的口調說，否定的沉重搖頭。「因爲這和藝術無緣，和真正的人民藝術不相干哩！」

「呵——」B B小姐悲痛似的叫道。「我們爲了要活下去，參加一次演出就是罪大惡極了！」她絕望的自語似的說，顯出了一種屈辱的氣憤。

「一次演出，」他重複說，他的死咬字句的口氣，說明他卑視着這句話。「作賊的，哪個不是說下次不再偷盜了？」他心里警惕的暗暗說。他審察地望她。輕蔑地微笑。然後，他明悉一切似的神氣，坦然的吸煙。

「爲了向藝術追求，爲了向真理追求，我們在我戲劇崗位上苦苦堅持了這麼許多年，難道，」BB小姐帶着那種矜持的自信說，習慣地停了一下。她的不能降服的傲然的目光，傾注她的丈夫，彷彿她是有意向他挑戰了。「難道說，你相信我們會輕輕倒下去麼？」

「我相信！」KK先生毅然說。「如果一個藝術工作者不能懂得藝術的多面的敵人，」他審量她，好像他企圖在她的神情的反應里得到些什麼。「我十分相信。並且，歷史，……」

「你是這樣估計我麼？」BB小姐賭氣的搶急問。

「並且，我也這樣估計我自己。」KK先生沉毅的決斷說。

「他竟是這樣看我呵！」BB小姐冤屈似的心里說，「他是這樣瞧不起我呵！」她反覆想道。她帶着那種英雄氣急的激動和難忍，憤然沉默着。「以後瞧呵！」她的激憤的目光說，顯然，她是陷進了內心的焦躁的情緒里去了。

「在今天戲劇運動的路程上不是表現得很清楚麼？」KK先生苦痛說，他

的堅毅的目光，疑懼地望住自己妻子。「戲劇界的某些人的死亡。犧牲，是爲什麼？」他目光發亮，而且精神煥發了。「他們對藝術的追求力不夠，自然是一大原因，但是，在今天的中國，不能堅強防衛自己，不能不斷改造自己，而喪失自己的藝術生命，不是血淋淋的事實麼？」他捕捉似的望她，感慨而又激動的站起來。

「可是，今天，我們的問題是什麼呵？」BB小姐譏諷似的說，彷彿是厭惡他的話語，急忙截住了他。她用瞧那過時服飾的神氣，望丈夫。

「是什麼問題呵？」丈夫爽口重複道。

「我們是爲了要吃飯呵！」妻子說，企圖冷諷的微笑。

「但是，你不能忘記，你是要去從事一種藝術工作！」丈夫嚴肅說。

「那自然，」妻子說，顯得自信的堅定起來。

「可是，你曾經考慮過，你參加演出的可能的結果麼？」丈夫迫切問道，倔強的望住她，好像不許她有所考慮似的，強硬地等待着她的回答的決斷的神氣。

「你讀過那劇本麼？」他急急地緊張似的又問，「你對那劇本的意見是什麼？」

「那劇本，意識自然是薄弱一點。」BB小姐掩避似的低低說。

「意識薄弱一點，」KK先生沉重說。「這是個思想問題，」他意識道。他懶于再搭腔了。但是，忽然他抬頭注望她，他有所感悟似的又說：「你對那些人了解麼？」

「他們能說是壞人麼？」BB小姐說道，自信地望他。

「不，他們不是，」KK先生說，急促皺着眉。「他們是戲劇英雄和鬥士，我沒有說他們壞的意思。」他奇異地審察她。「她還有了解問題的誠意麼？」他心里問自己。他企圖努力把她的神情，尤其是她的慌亂的目光。「但是，他們的路線，他們的作風，尤其是他們的『戲劇思想』，你也了解麼？」

「不，不，」BB小姐連聲說，「可是，」她顯然是有點迷亂，她是着急的在搜尋她的適當的語詞了。「可是，我的動機很單純呵！」

「我就反對這種無理的單純！」KK先生決然憤慨說，幾乎是要暴跳起來了

「那爲什麼？」BB小姐追問，聲音緊張得抖顫了。

「你知道一件物事是怎樣腐爛麼？」KK先生激憤的反問道。

「可是，可是，」她困難地說，全身抖動着。「我們不能餓死呵！」

「而我，寧願餓死！」他厲聲說。

「不，不，我不能！」她戰慄着肩膀，努力說。

「是呵，是呵！」他冷嘲熱諷的說道，卑棄地站起身來。他企圖向她聲明，他們必須離婚了！但是，他不能說出。他的全身被血液沖擊得麻木，他的嘴唇痙攣的跳動着。「我們只有暫時離開了！」他終於低沉的痛苦說。他覺得兩眼發黑，他無法支持自己，但是，他決然向門外衝過去。

「呵，K！」她愕然叫道，撲向門口去。她呆滯地望着他的堅強的背影，她不能動一下。「呵，呵！」她心里不住叫。她的腦筋錯亂而且僵硬了，她不知道她是作什麼。她死板地站着，凝視着。她心里有許多事，許多要說的話，但是，彷彿一剎那什麼都經過了，都說完了。「呵，呵，」她無法言語似的不

斷說。忽然，她覺得失去依據似的空虛和疑懼；她急劇的車轉身，一頭撲到床鋪上去，沉痛的哭泣起來。

二

K K先生和他的夫人B B小姐，是勝利後第一個明媚的春天，帶着滿意的希望和愉快，復員到大上海來的。那時，上海的陽光似乎特別好。可愛，而且悅人。空氣又是那樣地新鮮和清爽。大上海的天空是開闊宜人的。尤其那是政治協商會議成功的時候，展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中國美麗前途，是多麼令人興奮和滿意呀！「戲劇運動從此將跨進一個輝煌的新階段，是不成問題的。」名導演K K先生具有一種渴望確定說。對於這個喜人的新局勢，他是感覺真正高興了。特別是他的夫人B B小姐，她那高興是瘋狂的。彷彿，過去的和那屬於苦難的一切，在她，就從此結束了。她像一棵倔強的生活在大石下的小草似的，今天生長到舒暢的天地里來了。而且，在自由的天地，她可以盡情喜悅的

高傲呼吸了。「蹙腳的日子，總算過夠了！」她欣愉說，興奮把她佔有了。

並且，KK先生在上海的响亮的名譽，地位和歷史，使她更加歡喜和興奮。他，——她的具有名望的，追求藝術生命的丈夫，在戰前所導演的令人難忘的戲和電影，以及他所展示的那種戲劇思想，手法，和道路，直到如今仍然是被人們所記憶和稱頌的呵。尤其是他在上海的親蜜的老關係，那些屬於人事的，物質的便利條件，會使他們很好地完成他們的企望和計劃。「只要政局好轉，只要到上海，」他曾再三結論似的說道，並且，不斷和她忘情地談論着。他是高興的。她了解他如同衝出烏雲的太陽般的光耀的高興。

「是呵！」BB小姐共鳴似的歡心滿意說，眼睛放射着耀人的光輝。顯示着極度滿足的神氣。

雖然他們曾經從一些信和報紙上，知道大上海所特有的奇異，魔怪，和烏烟瘴氣的情形；尤其是戲劇界那種可惡的蕪雜，和可悲的混亂，以及令人憂慮的流俗惡劣的現象。可是，那是腐爛的死滅的剩餘呀，那會是短暫的。他們在

同樣的信和報紙上，也曾高興的看到戲劇的可喜萌生呀！那些信和報紙確定地說着，大上海衆多吸引人的電影公司堡壘似的組織起來了！有力的，富有戰鬥新生命的劇團，也在萌芽和成長了！這是戲劇藝術新生的信號，這信號有力地召喚着他們夫婦呀。

無名興奮的BB小姐，給悅人的希望浸透着。「一切都要改善了，變好了！生活也會滿人意啦！」她不斷陶醉地想道。她具有自信的意識到，事業的前途上所閃耀的燦爛光輝，將把他們從無聲的寂寞和惱人的窮困里拯救出來，並且，投進生活的幸福里去了。她開始感覺着那事業和生活的、可驕傲的滿意了。

「我們實在是該苦到頭囉。」BB小姐帶着企望的歡欣瞞視着自己丈夫說。

「我們並不是爲着這個哩！」KK先生溫和說，善良的同情的目光，撫慰地投向妻子。

「可是，我們所得到的是什麼呵？」妻子不平地，充溢着冤屈和企圖報復的語調說，「我們的事業，我們的生活，……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呵？」

「那因為我們付出去了，」丈夫撫愛說，全心情地摯愛的望妻子。「我們付給了藝術，付給了別人。」

「別人所給我們的，却是冷淡和排斥，」妻子憤慨說，懊惱的情緒洋溢在臉上。「我們所遭受的也夠了！」

「是的。」丈夫溫順說。「可是，」他企圖安慰地望妻子，「那是這個社會的罪過。」

「是那些王八蛋的罪過！」妻子愾怒地報復說。然後愛憐的瞞視丈夫，並且，用埋怨的口吻又說：「我們太善良囉，所以，只有我們吃虧！」

丈夫安祥地審視着妻子，默默微笑。

「嗯！太善良了！太吃苦了呵！」妻子的凝視的目光說，忍耐的望住自己丈夫，帶着那種不平的懊惱沉默着。「我的好心的KK呵！我們不能忍受了！」

「她苦重的沉思着，做夢般的想道，「我們生活得太壞了！太委屈了！」她癡心癡情的呆木地想着。

今天，BB小姐確實的，清楚地感覺自己和丈夫生活得太委屈，寒酸，而惱人了。許多年來，她和自己固執的丈夫，爲了追求藝術，爲了追求藝術的可貴生命，他們沒有留戀的獻出了自己的一切，——那屬於生活的，和生命的一切。他們耐苦耐勞的時刻和困難，貧窮膠結着。然而，他們不屈的搏鬥。許多年來，他們如同冬天的昆蟲似的蟄居着，無聲息的生活着。抗戰是多麼長久了呵？他們與貧窮鬥爭了若干年月？並且，將至若干年月呵？他們似乎情甘意願，恩愛的夫妻之間絲毫沒有怨尤。他們只是堅毅沉默的生活，自信和頑強使他們慘痛的受傷，然而，可喜的勝利了。

他們熱情地參加過神聖抗日戰爭，在那廣大無邊的混亂戰場上，他們演戲和挨餓。並且，他們也突圍和流血。後來，又終于被無理摧殘和強力解散了。

「他們決心叛逆戰爭，叛逆人民的！」KK先生沉痛的向他一羣同志說。「我們離開戰地。」他的聲音啞啞，然而堅毅。他有力的發誓似的望同志。「但是，我們不是也沒有離開人民，我們更沒有離開藝術！並且，恰好證明，我們是向人民緊密的結合！」

同志們年青的臉上，不屈地難忍地流淚，並且，倔強地憤然沉默。

熱情的BB小姐，心情激動而且惱惱，她終於冤屈似地，痛心地哭泣起來。

「我們仍然要幹下去，永遠……」痛苦的BB小姐，抗拒地決然說。激烈的沉痛情緒，把她的話語截斷了。

他們夫婦激奮的懷着受害的堅毅的志氣，回到大後方司令台般的重慶。那時，正是一個突變的寒冷，寂寞的嚴冬季節。文化戲劇界的朋友們，彷彿被那逆襲的沉重大氣壓窒息得難耐似的，各自不得已地悄悄走開了。熱熱的心臟般的大重慶，被寒冷的荒涼與寂寞控佔着。迷人的臭霧罩埋着廣大，聖潔的天

空。人民呼吸的脈動聲音，好像也被那惡臭的濃霧所吞沒和隔絕了。然而，他們夫婦沉默的巡夜般的存在，和那頑強的抗拒一切的演出工作，如同風雨的寒夜里的燈火似的，孤寂的搖曳在濃霧的山城里了。

那是怎樣的一個困苦，災害的日子呀？那微弱光亮的搖曳，是多麼危險，無力、而倔強呀？在那沙漠般沉寂，淒涼的年代里，演劇像妓女營業似的，必須嚴格管制和准許。而威風存在的，敏感，武斷的檢查官們，用着種種奇異的權力的口實，玩笑似的留難和命令停演。而且，繁重 捐稅，如同碩大的鉗子一般，駭人的緊緊鉗着他們。窮苦的演員們，長久被肺病折磨着，並且，有的改了行。劇院的胆小的老板們，拒絕演戲，甚至帶着被迫的苦痛拆壞台子。但是，固執的KK先生和熱情倔強的BB小姐，創造着奇蹟般的有力演出。並且，他們沉默的，充沛生命的嚴肅工作，使那艱難地演出閃耀着藝術真實的光彩。他們獲得了廣大的誠服的觀眾，和熱烈的讚賞。

「看反响，我們演出效果很好呵！」BB小姐帶着滿意的高興說，顯示着

一種驕傲和得意。「我們的演出是成功了。」

「成功，可喜的成功！」KK先生的嘉許的目光說，帶着自慙的微笑，安祥的望妻子。「可是，我們的演員基本上還有着缺點，」他終於說，思慮地皺眉。「戲、角色、演員、與現實生活的一致和距離，似乎還了解不夠，所以表現得欠缺和諧。」他顯然的思索，彷彿企圖改正自己的話似的。「那種戲和生
活一致的和諧！」

「是的，我，」BB小姐說，似乎是由於企圖回憶事實，隨即停了口。

「是的，你的戲是生活，角色是人，」KK先生搶口說道，嚴肅的氣色說出他內心的不可改變的固執。「你，却還嫌缺少着那種圓潤。」

「像月亮般明淨的圓潤，」BB小姐敏快地接口說，顯出了領悟的高興。她的放光的眼睛有力的望住丈夫。

「明淨的。」他重複說，滿足地驚奇的微笑。「你簡直是作詩，」他好像說，她的智慧的領悟使他高興了。「可是，這說法不確實呵，」他終於又說，

「應該說是戲的圓潤，演員的圓潤。」

B B小姐沉默的，覓尋關鍵似的思索。「藝術這東西，是多麼困難呵！」她的沉思的神情說，誠服地望着可敬的丈夫。「他追求得多麼高呀！」她心里驚佩說，溫順的神色里，閃現着矜持和高興。

可是，那些成名的秦斗般的演員們，由于忠誠的K K先生提出批判，和嚴守主張，而終于不能合作了。他們是成名的演員，他們有着可驕傲的名望，和成就，他們必須享有着那種隨心所欲的自由和權利。「難道我們不懂藝術麼？我們是鄉下笨伯麼？」憤然的演員們，難忍的談論着，極力攻擊、譏諷着K K先生的言論和主張。尤其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是那種長久的嚴格排練，和他那認真要求一個演員的固執態度。

「老實說，K K先生！排你的戲，簡直是活受罪呀！」作為台柱而活躍的名演員Y Y先生說，裝飾的高貴的微笑。

「哦，哦。這怎麼說呢？」K K先生愕然吃驚說，忍耐地望他。

KK先生的靈活的眼睛諷嘲的微笑。「這不是事實麼？很難理解麼？」他的目光說，輕卑地縱着肩。「你那無盡長的排練，乏味的排練，不是浪費麼？」他心里說，嘲弄地自得地微笑。「你那一套什麼社會學的、美學的、心理學的對戲和人物的老媽媽般的說明，不是多餘又多餘麼？」他俏皮地不住微笑，不屑說明似的怠懶的神氣。

「你從哪里感覺的呢？」KK先生追問說，有一種受辱的莊重情緒浮現在臉上。

「你不是在摧殘演員們的情緒麼？」YY先生企圖說，但，終于沒有說出口來。他顯然猶豫的笑一下，然後說道：

「我覺得你抹殺了演員的個性。」

「呵，這我倒不知道，」KK先生說，他從對方嘲弄的神情上覺得不能平靜的來談問題了。他感覺一種屈辱和生氣了。「演員的個性怎樣表現呢？老兄？」他激動地逼問，嚴厲地凝視着對方。然後，他解釋地又說：「所謂演員的

個性，老兄，我們不妨這樣說，」他溫和地微笑一下，謙誠的望望對方。「演員的個性和人物一致，是由角色表現呵！」

「但是，演員不是木偶！」YY先生憤然說，他彷彿覺得遭受侮辱。

「呵，是的。」KK先生說，氣色沉重而陰暗。「我相信，我沒有導演傀儡戲！」

「可是，我們是演戲，不是受訓，」名演員YY先生決然盛怒說，「我不能忍受！」

「好呵！」KK先生溫靜說，顯露着敦厚的安祥的笑意。「這樣的演員老爺，我也真不敢聆教呵！」他心里毅然說，嚴肅的沉默着，懶于再說什麼話了。

並且，KK先生慘痛的陷進了，強力摧殘和脅迫的，窮苦困憊中。他的「戲」，于「查中國各省市並未發生此種事件，」而強迫停止演出。甚至，有次演出竟被「憤慨的觀眾」搗毀。於是，頑強的KK先生虧累和負債，以至無法

支持他不屈的嚴肅演出工作。但是，他不像某些天才的導演家們，在一種光榮的口實，和難得的機會上，令人吃驚的，「搬上舞台就行了」的快速上戲。那戲的排演往往是三天、或者遲慢的難耐的五天。「天才的演員們，你們對一下就成啦！」天才的導演信賴說，嘴里吸煙，並且吃糖。「我相信一定成功！」導演滿意地榮耀地笑。「只要你請客！」天才的演員們轟叫，「當然，」導演慷慨說，大方地笑，「上戲，我請冠生園！」甚至，「我和你們的意思一樣呀，朋友們！」天才的導演在沙發里疲倦的望着，不耐煩地吃茶。並且，他們的演出擁有熱烈的觀衆，他們的戲是可驕傲躍活的成功了。而頑固似的窮苦的導演 K 先生，一個戲的慎重選擇與上演，是他沉默的，嚴肅與執着的長久工作，他彷彿是緊張地創建一個巨大工程。於是，他悲慘的遭遇着無力抗拒的經濟困難，甚至幾乎不能維持他們夫婦的清苦的簡單的生活了。

「B，我們簡直是被那種勢力包圍了！」K 先生終於哭笑不得似的，沉痛地對妻說。淒慘的搖着頭，愛憐地望住妻子。「我們簡直連喘氣都困難了。」

「是的，K！我們的力量太孤單了！」BB小姐安慰說，企望地同情的望住丈夫。

「可是，這是我們的失敗麼？人民真不要藝術麼？」丈夫憤惱的固執說，堅毅的無可如何的笑一下，「難道我們是走錯了路麼？」他暴叫般的說，凝然望住窗外的殘破的天空。

「真理不會死去呵！」妻子被感染地激動說，「這會是短暫的哩！」

「是呵，是呵！」他感動地連聲說，急促轉過身來。「只要我們不死，只要我們餓不死，B，」他決斷說，走近她的身邊。「我們不會達到某種程度的理想麼？」

「先讓他們去驕做好了！」BB小姐自信說，摯愛地衛護地望望丈夫，傲然微笑了。

「是的，先讓他們去驕做好了！」KK先生開朗的高興說，帶着安閑的疲倦躺在床上去。但是，隨即又不安地焦急地坐起來，洋溢着猶豫的情緒，埋頭

說：「只是你太苦了，B！我們的生活把你苦壞了！」

「你也不比我強呵！」妻子說，用那種誠摯的親密的目光，遠觀地望住丈夫。「你注意你自己的身體就好了。」

「可是，明天，……」丈夫愧然說，憂愁苦惱的沉重的皺眉。

「明天，我去找我那個親戚，」妻子說，有着滿意的計劃和佈置的坦然的
神氣。「你不要擔心它好了。」

他默默地感動地望住她，顯出輕鬆的高興，但是慚愧。「對不住她呵！」他
意識里說，暗暗嘆了口氣。無法可想似的躲開了妻子的護愛的目光。

好心的老朋友、權威的劇評家S S先生，帶着憐憫的同情心、再三再四地
勸慰他。他慈悲似的善良的嘆息和皺眉，他理直氣壯的慷慨說道：

「爲什麼不導賣錢的戲？」他顯示着充分的聰明映着眼。「先要賺錢維持
自己，然後才能維護藝術呀！」

「如果爲了吃飯，我幹什麼不行呵？」K K先生說，善良地苦笑着。

兄！」

「可是，你是導演家呀！」老朋友劇評家嚴厲說道，「你不能改行呵，老兄！」

「那請你放心好啦！」BB小姐厭煩地插嘴說，傲然揚着眉。

「是呀，還有你，」慈善的SS先生說，「一個有才能的第一流演員，哪個劇團不鼓掌歡迎你去參加演出呢？」他有力地自信地望她。然後失望似的埋下眼睛，低聲埋怨說：「你却嚴格選擇劇本，選擇導演，」他無限憂慮的搖頭，「你們這樣的生活，」他忽然大聲說，終於因為強烈的同情的悽惻，而無心說下去了。

「只要有好劇本，」KK先生順服說。

「又是你的一套！」SS先生截住說。

「可是，窮苦一點，又怕什麼呢？」BB小姐嚴肅說，對於老朋友多餘的勸導，顯然感覺不耐了。

劇評家SS先生愕楞的望她。「窮到無法可想的時候，可該怎麼辦呵？」

他的意思說，悶氣似的嗚嗚嘆息一聲，沉默了。他好像表示他的老朋友的情誼是盡到了。他終於匆匆告辭了。

「他好像是來說降呵！」把老朋友——權威的評劇家送走以後，KK先生玩笑說。憂鬱疲倦的臉上，帶着輕快的微笑。

「是呵！」BB小姐說，厭惡的皺眉。「他心里不知道把我們看成什麼樣子了！」

「可是，他是滿心好意呵！」丈夫竭力解釋說，不受攪擾地安祥的微笑。「他是一個糊塗的老好人。」

「但是，我們並不感謝他！」BB小姐說，帶着那種屈辱的氣憤，微詢地望望丈夫。「我們寧願餓死呵！」

「是的，是的，」丈夫陰沉說，心情沉重的望下去，兩手淒然抱住臉，呆滯的沉默着。

BB小姐傲然坐進椅懷里，孤獨得難耐似的，胡亂抓起水筆，在一本書的

封底上，反復的重疊寫着：

「藝術藝術生活生活活下去活得好活得好活下去永遠活下去……」

三

B B小姐一離開惱人的重慶。彷彿就完全浸潤在逃開苦難的興奮愉快的環境里去了。她的勞苦難耐的日子是過去了。她不住向沉靜的丈夫，堅貞的名導演K K先生，圓朗地談着未來的歡喜的一切，那誘人的發光的事業和生活。她覺得她終於戰勝了摧殘她，和束縛她的一切，她偷偷的，然而按捺不住地傲然狂喜着。

「自然。但是，困難還會有呵！」敦厚的丈夫微笑說。對於妻子的真純的喜悅，他彷彿感覺驚異。他不能同意她的種種樂觀的意見，但是，顯然，他又原諒了她。「新的局勢，就會有新的困難呵！」

「還能會有怎樣的困難呢？」妻子天真地高傲似的說，疑喜的眼睛望住丈

夫。「難道還會像在重慶一樣麼？難道還會挨餓麼？」

丈夫被妻子的奮狂的高興所陶醉似的微笑。「她簡直是『歡喜若狂』了！」KK先生心里說，帶着憐愛的同情的眼睛注視她。「戰時的苦生活，真也把她壓垮了！」他的意識里愛撫說，他清楚感到妻子的天真可愛了。他心里那衆多的話，此刻，顯然是不願再說出來了。他帶着那種禁愛的神情沉默了。

輪船如同活躍的箭般的，駛近上海灘的時候，激動的BB小姐，出籠的鳥似的，無隱藏地瘋狂地高興着。她飛奔的跪向船欄，飢餓的眼睛望向高聳林立的山般的高樓，心上襲來一種未來幸福的滿足的狂奮。她感動得不禁流了眼淚。彷彿一個長久苦難的疲憊的旅人，終于投進自己幸福的家庭一樣，她慚愧、委屈，和慘痛，然而，也感到了那種有所依據的滿意幸福了。並且，她似乎覺得那安靜的幸福的珍貴，她將永遠順服于那幸福、屬於那幸福了。她激動地凝視着那吸人的高樓，招喚的旗，和宜人的廣闊的天空，她狂喜的低低自語。

當丈夫安祥的走來招呼她準備下船的時候，她吃驚的慌亂，一顆心無故的

激烈跳動起來。「呵，到了！」她輕鬆的恍然自語說，畏怯的望望丈夫。「上海似乎沒有改變呢，」她漠然說，彷彿極力隱避着自己的心情。「看起來還是那個老樣子哩。」

「也許更要繁華一些了。」丈夫說，帶着旅途上的倦容和安閑。

「我們要痛快玩一玩，好好休息哩！」妻子說，飢餓似的眼睛，放射着渴望的光輝，嬌情的望丈夫。「我們選個舒服的旅館呵！」

「是的，應該舒服，」丈夫心里想，「好的。」他沉思的遲鈍說，奇怪的望妻子。「下船我叫汽車，」他用那種流浪人的豪邁口氣又說，「我們住『東方飯店』好啦。」

名演員BB小姐，對於大上海感到了無以名狀的新鮮的滿足和喜愛。上海那種滿人意的華貴、闊大、和繁盛，那生活上的周到的舒適，尤其是劇院的華麗、高貴的設備，是令人喜歡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話，「上海，實在是叫人高興的大都市。」並且，這些天來，她和有名望的丈夫所接觸到的友人們，他們

的豪華的生活，如意的住室，和耀人的陳設，又使她暗暗羨慕了。「這才像人的生活哩。」她不止一次對自己說，她在他們中間，似乎感到寒酸和慚愧，她彷彿是全心力地渴望着那耀人的幸福生活了。

「一個人、一個藝術工作者，是應該生活得滿人意的。」那一夜，當他們夫婦從老朋友、電影公司經理O O先生的豪華的歡迎會上回到旅館，她滿意而又高興得難以入睡似的，熱情地對自己丈夫說。但是，彷彿不習于鬧熱的KK先生，已經疲倦的熟睡了，她支起身，默默的遺憾的望住丈夫，然後輕輕嘆口氣，慢慢的頹敗的又睡下去了。

第二天，他們夫婦從煩擾的疲乏里醒來，那被冷落似的寂寞的日子，似乎是已經默默開始了。他們倦懶的、彷彿頹喪的睡了很久，憂鬱的感到一種歧視的有力壓迫似的，他們整天沒有出門去了。

KK先生心情上泛起一種無名的厭惡、和沉重。他清楚感覺到，朋友們對他們夫妻的熱烈歡迎與招待，不是由於他是導演家，戲劇戰線上的有力戰友；

而是因為友情的不得已的世俗應酬。所以，他認為朋友間如此無味的拜會，簡直是無聊的事了。他帶着內心自信的孤傲，不想再作那種乏味的拜會了。而他的忙碌的朋友們，也似乎是遺忘了他們，久久不會有人訪談了。並且，大家的接觸，是那麽急促而匆忙，彷彿大家都有所戒懼似的。「看我是多麼忙呀！」朋友的眼神說，遺憾的，終於大家不得不帶着忙亂分手。

「這是個什麼世界？」K K 先生厭惡想，顯示着自己憂鬱的寂寞、和清高的孤獨。

B B 小姐失意似的，陷進了那種不解的疑慮和憂懼的沉默里面了。她失去了心情上滿足的開朗與歡欣。她顯得容易激怒和暴躁了。她同情而且憐愛丈夫，但是，今天，她對他的奇癖似的孤傲感覺不滿。對於朋友們那種歧視似的漠然的冷淡，她敵意地氣惱，她彷彿在深深地嫉視着他們。但是，她極力壓抑着自己對一切憤瞞的情緒。她陰沉不安的沉默着。

他們恩愛的夫妻，開始在微小事情上，發生急躁的爭執，並且各自認定

對方是不顧事實、而任意胡亂發氣了。尤其當他們將被迫搬出旅館，而仍然一無辦法安定自己的生活的時候，他們夫妻間的爭論，是可怕的激烈了。

「我們的打算是什麼？我們的辦法是什麼？」BB小姐不能忍耐地傾洩地說，嚴厲的眼睛，有力的望住丈夫。「我們去住大街餐麼？去討飯吃麼？」

「如果非住大街、非餓飯不可的時候，我也決不逃避！」KK先生激憤說。

「空話不能解決問題呵！這是現實問題呵！」妻子無可耐何說。「你只會挨餓受苦！難道你沒有第二個辦法麼？」她心里怨恨說。蔑視的拉拉嘴角，懶得再說下去了。

「站在現實上生活，在現實上說話，」丈夫說，探詢地望妻子。然後，顯然是由于激動而生氣似的皺眉。說「上海是個什麼世界呵？」

「也是人的世界哩。」妻子生氣地諷嘲說。

「可是，那是什麼人的世界呢？」丈夫逼問道，反感地凝視她。「是那些人的世界，」他自語似的激憤的氣惱說，「他們偷偷與這社會合流，他們偷偷

向這社會丟眼色，所以……」

「難道沒有正直的朋友麼？」BB小姐不耐似的搶口說，截斷了丈夫的話。

「是的。」丈夫低沉說，被妻子的有意誤解生氣了。「我承認無能好麼？」親密的老朋友，電影公司經理OO先生，終於好心地聘請KK先生為顧問，並且，歡迎他們夫妻搬進他家去。「老朋友，沒有話說，」OO先生慨然地說，「我的事業若幹得好，老兄！」他的靈活的眼睛微笑着，「等我撈一把錢，請你老兄導好片子，但是，現在你老兄不吃香呵！」老朋友的愉快的眼神說，開朗的笑着。「我會照顧得你們滿意，」OO先生慷慨說，得意的縱着肩。「生活我負全責！」

BB小姐輕鬆的歡喜着。「到底是老朋友！」她心里感動說。「好呵！我們搬去。」她驚喜說，有所依據地開朗地微笑。而KK先生思慮的沉默着，奇異的望妻子。但是，他不得已似的終於承認了老朋友的好心的邀請。他們搬進

那了富麗的高尙住宅去了。

KK先生在老朋友舒適的家里，彷彿歉然不安着。他似乎感覺自己將是俘囚般的苦惱了。對於這宗深厚的友情，他無以報賞似的疑懼着。並且，他看到妻子對那種生活的熱烈歡躍，她和那些朋友們接觸的無所顧忌的欣喜，是驚心可怕的事，他着實爲她担心了。他堅決遷離老朋友的舒適家庭了。

「搬到哪里去呢？」BB小姐驚懼說。她一聽到丈夫談到這事，彷彿就無心再聽他的嘈囂的話語了。她愕然的擔心望他。

「我沒有先和你商量。」丈夫說，顯示着抱歉。「我找好了一間亭子間。」

「那爲什麼呢？」妻子駭然追問。

「這怎麼會是我們久住的地方呢？」丈夫遺憾地微笑說。「我們住在這里，別人會怎樣想，怎樣看呢？」丈夫等待妻子回答似的停住，「我們又怎樣報賞呢？」

「誰不知道我們這朋友關係？」妻子說，頑強地企圖抗拒的目光望丈夫。

「再說，我們並沒有參與他們拍片的事情呵！」

「自然。」丈夫說，「這總是不好的。」

「會有什麼不好呢？」妻子說。

「免得麻煩。」丈夫隨便說，「並且，我們需要安定自己的生活，我想開始寫一本『導演論』的書。」丈夫有計劃的堅決望她，又說：「我實在一刻也不想住了，我們最好明天搬。」

憂慮的BB小姐，帶着失望的沮喪沉默了。「要想安定生活，就該參加演出，」她心里埋怨說，賭着氣。「隨便他怎麼幹好瞭！」她無奈地生氣似的反復想。彷彿她不敢想一下將來的生活似的，她顯得沉鬱和不安了。

他們夫妻沉悶的遷居的第二天，BB小姐顯露着決然的渴望情緒，畏怯而猶豫的，終於向丈夫提出參加演出的意見了。「爲了安定我們的生活，爲了使你安心寫作『導演論』，我覺得應該去演演戲了！」她帶着女性的周到的溫存

說，馴順的望着丈夫。「如果有這樣的機會，那不是更好麼？」

「當然，」丈夫說，驚奇地望她。「有合適的戲，我門自然可以參加的。」

B B小姐勉強地不自然的微笑。「真的，今天的情形，是叫人痛心的，」她的意思說，壓惡似的輕輕嘆息。「上海這個鬼地方，確實可怕！」她感慨自語說，憂慮的沉悶皺眉。「這個金錢世界，那些勢利眼，唉……」

「是呵！」丈夫愉快的爽口說，心情開朗的縱着肩。「所以，我們不能不緊守原則呢。」

「爲了生活，我倒想試試哩！」妻子用那沖淡自己話意的情緒說，避開了丈夫的眼睛。

「有好戲自然好呵！」丈夫撫慰說。

「是的，那是不成問題的。」她高興說，彷彿是她滿意想象的自語。

B B小姐心急地意圖參加演出的活動，終於被活躍的導演兼劇團經理「

P先生所熱烈歡迎了。「只要你肯來，我們敢不歡迎麼？」P先生得意說，藏在墨色鏡片里的小眼睛，審察的靈活的盯視她。「我歡迎你的合作，」他確定加添說，「可是，你可以簽訂合同麼？」他疑惑的嚴厲問她，「你不需要K兄的同意麼？」他嘲弄的勝利的笑，但是，他急忙否定了自己的話，他說明他是在開玩了。

「自然要簽合同。」BB小姐說，微微紅了臉。

「那末，好極啦！」他說，連連搓着手指。「我可以預支一百萬。」

「但是，我要選擇劇本。」她猶豫說。

「那爲什麼呢？」P先生說，驚愕的望她。「我還會演壞戲麼？」他慢慢開始自信的微笑，終於嘲諷的大笑起來。

BB小姐興奮得心跳似的走回家去，並且，高興的告訴了丈夫。「這樣，我們的生活就不成問題了！」他愉快的想，心里急慌似的望住丈夫。

沉靜寫作的丈夫，被攪擾得苦惱似的，懶懶放下筆，沉默的吸着烟，陰沉

的思慮着。「她竟要演那樣的戲了！」他心里生氣說。「你已經考慮過麼？」他厲聲問道，氣憤的望她。「你已經決定了麼？」

「這不是和你商量麼？」BB小姐急躁說。

「如果問我的意見，自然，我不同意。」KK先生決斷說。

「那爲什麼呢？」妻子說。

「我們爲的什麼？追求的是什麼？」丈夫厲聲說，他感到他們夫妻間確定的差異了。他生氣，同時也覺得傷心了。「我們堅苦生活了十年，今天，爲了生活要放棄自己的原則了！」他悲痛說，幾乎要流出眼淚來。「我不能同意這做法！」他決然說，「我反對！」

「你却反對挨餓！」BB小姐心里想，憤然說出口來了。

「是的，是的！」KK先生暴怒說，聲音戰慄而困難。「爲了作人，爲了藝術，」他忽然感覺他的話是無用了，他不必說下去了。他憤然站起來，開始了苦痛的沉重踱步。

「一切話，都不能解決這個實際問題了！」他決然對自己說，深深地苦惱，把他的和善的臉扭壞了。

四

名導演KK先生和恩愛妻子BB小姐暫時分居以後，便決定到蘇州去住了。「我的確討厭上海的種種污雜的攪擾。」他對好心的朋友們說，苦痛的眼神顯出他心緒的極端煩亂。「我要完成一部書，我需要安靜的生活！」他帶着深深的苦痛，固執的微笑。他堅決的，淒涼的離開了苦惱的上海。

在安靜的蘇州，頑固的KK先生無心開始他的巨大工程般的工作。於是，他不得不帶着受傷的心神，閑逸地去遊逛太湖，鎮江和無錫，差不多兩個月後，他才強制着自己回到蘇州去，決然開始了「導演論」的寫作。

一九四六年紛亂的秋天悄悄走來，又默默的過去了，寒冷的冬風開始野馬般的馳騁的時候，KK先生的偉大藝術工程的「導演論」將要完成了。但是，

他的沉靜的心情遭受了意外的震擾似的，他不能繼續寫下去了。他無聊似的不斷反復翻着上海那有地位和名望的權威報紙，在那報紙的戲劇版和嚴正的副刊上，他激動地讀着對B B小姐的演技讚賞的論文。他彷彿時刻注視着她，——她嚴肅的創造角色的認真的演出。他激動和不安。他終於到上海來，企圖看一看她的可讚賞的演出了。

「如果她能嚴守自己的道路，那無論如何是可讚美的！」他對自己說。戲將開幕的時候，他帶着內心的安慰的喜悅走進了劇院。他的全心情將為着她——他的恩愛的妻子苦難的戰友、藝術的同志的成功，而高興了。他是浸在那樣高貴的沉默的喜悅里了。

但是，他一看見B B小姐的上場，她的動作，表情，和眼神，他的心驟然跳起來了。「她靈魂上是和那樣的演員們合流了！」他激動的低低自語說，他壓制着自己，但是，反感的情緒使他不能繼續看下去了。「她的靈魂，和她扮演的這位『玻璃小姐』不分了！」他心里憤憤說，再也不能強制自己了。他還

憾的，恐懼似的急速離開了劇場。

「必須反擊這種思想，我必須發出呼聲了！」他激憤地走在大街上，堅決的戰慄說。他帶着受騙的懊惱，決定當夜回蘇州去了。

一九四七、四、二〇夜完稿于滬上

呼喚

榮譽軍人黃有財班長，從趙福貴連附那個冷僻的、荒涼的病房裏走出來，心情上頓時就襲來一陣沉重和悽愴。「俺連附怕是不中啦。」他神情呆滯的油然自語說。隨後，他悲哀的嘆口氣，搖了搖頭。於是，他的脚步遲疑了一下，滯呆的站在綿綿迷濛的細雨里了。

「這種龜孫後方醫院！」他憤然罵道。心里埋怨而又懊惱。他陰沉的站着，板滯的望住那邊的大院子，和矗立的幾座陰森的高樓——那邊是冷冰冰的靜寂和沉啞。「都死啦！俺×他小妮子，都撐死啦！」他連連自語說，氣惱的大罵着。然後他扭轉身，又走回趙連附那個空敞的淒冷的病房里去了。

「連附哇！」他站在趙福貴的草舖前面叫道。他的嗓音顯然是有點不遂心

了。他幾乎是感到悲傷了。「一個有功抗戰的榮軍一病，可就不如一條狗啦！」他心里慘然地說。於是，他頹然坐在草鋪上，用他唯一的右手支住下巴，哀憐地沉默起來了。

趙福貴連附始終凝然地驚愕地望住他。「他回來是想幹什麼呀？」他駭然的心里說。他極力想坐起來似的，強力地擺着頭。可是，同時，他彷彿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而悲哀了。他喘息的長久的嘆聲氣，然後，把兩眼疲困地緊閉起來了。

「趙連附！」黃有財哀憐的叫道，裏心的關懷，使他企圖去照扶他的頭部的不適的位置了。

趙福貴猛然睜開了泛着灰白色的眼睛，驚懼的、憤怒的目光凝視着他。

「他也不放我呵！」他心里混亂的想着。「你是我的老部下！」他終於費力的哀傷的說，死死地望住他。

「連附！……」黃有財用親近的語調說。可是，神情慌張失措着。顯然，趙連附病情的沉重，使他深深感覺不安了。他很想摸他的脈搏和心跳，好

像，能知道他的確切的病情會使他安心似的。於是，他試探着摸住了他的手。

「哈，你，……」趙連附喘急的說，強力掙扎着，擺着頭。

「連附，……」

「你，你，……」

黃有財嘆息一聲，又陷進悲苦的沉默里去了。他呆木的坐着，不斷沉思的輕輕搖頭。「他總是那個個性子！」他心里說，又嘆了聲氣。

「連附呀！你想吃廣柑麼？」黃有財忽然親切的說。好像，趙福貴連附的需要，就是他的心情的輕鬆似的神情。「今天我挑了兩噸煤，」他解釋說，放低了聲音。「我還有錢。」

趙福貴審視般的望住他，慢慢的，沉重的擺了擺頭。

「那你，連附！你想喝雞湯不？」黃有財一隻手撐着上身伏下去，親熱的又說。

「不。」他說，想移動一下他的身子。他彷彿是厭惡而且迴避他了。

「唉。」黃有財大大的嘆息了。「這個扁醫院，那些扁看護兵！」他自語憤然大罵着。然後，他憂慮着，深沉地沉默起來。

「你是我的老……」趙福貴連附忽然說，痛苦終於又使他的言語中斷了。

「是，連附！」黃有財說，竭力傾聽着。

「你——走吧。」

「你啥也不想吃麼？」

趙連附死板的望住他，沒有答話。

黃有財惶惑的站起來。「也不想喝點開水麼？」他關切說，憂慮的望他一下。「吃點總是好呵！等一會俺再來！」

趙連附不敢放鬆似的望住他。他沉鬱地走出門去，隨即嘆了口氣，無限感慨似的沉重的搖着頭。

趙福貴連彷彿感到得以休息一般輕鬆了。「病會好的。」他模糊的感覺着，他的心情上覺得安靜下來。

他好像是做了一場夢，剛剛他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他不能完全知道，也不能好好回憶。他總是覺得自己彷彿和誰打過架，憤怒和激動使他全心身感到疲勞了。他想好好休息，並且安靜的睡一覺。可是，他的機警和恐懼，使他在心靈上清醒着。

「唉。」他嘆息，並且企圖搖頭。彷彿他有着無限的感慨。

趙福貴連附用厭棄一切的心情生活在這個第×陸軍後方醫院里，已經是五年多的時間了。在這期間，好像由於嚴重的長期的創傷，使他對於一切失掉了興趣似的，他神情頹喪；生活趣味木然而又渺茫。然而，同時他似乎也感覺這生活的閑靜和瀟灑。好像這在他也是一種驕傲了。

他是大武漢保衛戰受傷的。那時，他們全連在爭奪一處高地，倔強地爭鬪，使他們英勇的連長已經陣亡，他的任務，就是導領全連強力地去佔領它。

但是，他遭受了在左方爆炸的炮彈的意外的一擊，栽倒了。那時候，他彷彿是由於過度的疲乏而睡去，後來，簡直就不知道一切了。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掛彩，已經是幾天以後的事情了。這之前，他似乎是沉沉地睡着覺，並且，繁雜的做着夢。他歡愉的滿意的結過婚，新娘是那個他所羨慕和懷念的說大鼓書的明靜的姑娘。但是，他竟然又厭惡了她。「她那樣需要男人，多煩膩人哪！」他終於遺棄了她。並且，他如意地飛皇騰達着。他高興地榮任了司令的職位。他的權威支配着一切，地位顯要而又威武。他得心應手地指揮着龐大的部隊，擊敗了強大的敵人。但是，他厭惡生活的繁忙和單調。他天天守着電話機，會着各樣的來客。「這行，那不行！」他天天用同一的口吻說着。「這是爲着什麼呀？」他問着自己。「一個人是爲了享福，還是爲了受罪？」他懷疑着他的權勢和地位。他決定解甲歸農，回到家鄉安靜一下了。但是，他和他的老長官吉鴻昌將軍一樣，他竟被刺殺了。

「唉呀！」他死的時候遺憾的叫道，「人是爲着什麼？殺人是爲着什麼呀？」

一陣劇烈的疼痛使他明晰地清醒了。「媽呀！」他哀求的叫道。他好像覺得他是被捆綁着，全身各部似乎是分解了。「媽呀！」他恐怖的死板的叫道，睜開沉重的乾澀的眼睛來。

他面前站着一個彷彿女學生神情的，顯然是初來的女護士。他的呼喊，使他顯露着安心的高興，並且，無所措置似的忙亂着。

「你覺得怎樣？」她關懷的問道，「你希望要什麼呵？」

「媽呀！」他不住地叫道，「媽呀！」他企圖翻動一下身子。

「要安靜呵！」她說，輕輕扶住他。

「唉呀！我要死啦！我會死啦！」他不安的叫。

「你太激動啦，」她說道，「不要緊呵！」

他翻起貧血的眼睛，望住她，死呆的樣子。

「我還會活麼？」他說。目光充溢着疑慮。

「會好呵！」她說，避開了他的目光。「剛剛換過藥，你安靜安靜吧。」

「我能看看我的傷麼？」他費力地說。顯然是由於一陣痛苦的襲擊，使他扭壞了臉部，幾乎又暈沉過去了。

因為戰爭不斷改變着地理形勢，趙福貴連附自然調換了幾個醫院，而他的傷勢，也跟隨着時間轉好。但是，彈片擊中的大腿骨的傷處，却還是不斷發着炎。醫官們終於又強制地命令他最後開刀，於是，他被移到這個第×陸軍後方醫院來。

「他們非弄死我不甘心呵！」他常常憂心的想，把自己置於驚悸的心情里面。

「怕啥？連附？」他在這醫院碰到的，台兒莊大捷受傷的幾個老弟兄，尤其是班長黃有財，常常安慰他說。「這個外科醫官，是全國第一把手，怕啥？」

「我死過多少次啦。」趙連附疑懼的情緒說。

「唉。」黃有財有所回憶般的嘆氣。「可是，」他抬頭望住他，「傷不治

好也不中哇！」

「把生命交給警官擺弄，我總不願意。」趙連附倔強說。「他們還不是專門弄得你少胳膊沒有腿麼？」

「唉，那有啥法呀？」黃有財頹喪的口吻說。「反正，咱是把生命交給國家啦。」

「唉！」他遺憾的嘆氣，沒有講話。

「『生死由命！』」黃有財又說，彷彿是自語着。「就這個醫院，哪一天沒有人抬出去？」他凝視着趙連附。「可是，人還有這樣多呀！」

趙福貴顯然感覺可笑了，他企圖笑一下。但是，他只是搖着頭。「照你這樣說，生死就不算怎麼回事啦！」他注意地盯住黃有財，審問的目光好像說：「你簡直是心冷啦。」於是，他油然的惶惑的嘆口氣，疑慮的沉思着了。

醫院生活的清靜和消閑，曾經使趙福貴連附感到過滿意。「過的是沒人管的老爺的日子，幹啥有這舒服呀！」他常常心里說。他好像覺得，如果能夠這樣生活一輩子，也就夠了。所以，他對一切都感覺興趣，雖然往往是由於寂寞和無聊，但是，他心里却真也高興呀！

他和他的那些無聊的、興狂的戰友們賭博，大量地、瘋狂地輸贏着。而然後，去吃酒，或者嫖女人。有時，大家跑進城里去看戲，從這家劇院走到那家劇院，顯得昂揚而得意。無聊的時候，他也曾去過山坡上的岔路口，專門等着調戲鄉下女人。他，彷彿內心里集結着一種憤怒，和那種無以名狀的冤屈與報復似的對待着生活，以及那周圍的一切。於是，他感到滿意，歡暢和痛快。

「×他個娘！俺們是從死里過來的。」他傲然地宣稱着，並且想着。

他彷彿覺得他有功於國家，就應該豪放而威武的生活。並且，將來國家會給他一種滿意的安排，和可想的大量的撫恤金。那時，他會把這一生佈置得如意而舒服。總之，無論如何他是滿意的了。即以現在的情形來說，他吃着二

十兩大米，和相當的菜金，尤其是他照拿着原官的薪餉。「沒有責任，該多麼好呀？」他常常對人說。「我倒是寧願這個樣子了！」

可是，一板一式的生活，和那無盡的沉悶的時間，却慢慢使他的心情改變了。那時，物價開始飛漲，伙食顯然地彷彿天天壞着。自己也確切的感覺應付生活的窘迫了。並且，醫院里在不顧一切地苛刻着他們，扣發着薪餉，和侵吞着一切。戰友們中間，不斷惹起了噪鬧，和惡罵，甚至於進行請願和控告。他們表現着高昂的對院長的憤怒，與對國家的散漫的，沒有體統的失望。但是，他却彷彿失去了種種的激動的情緒。他顯得頹喪，和漠不關心。對於一切事物，他總像是沉默而又旁觀着。他好像對於一切，都有着不值得去費心血的情緒，他又似乎是自己看得藐而不足道似的，他是那樣消極了。

「連附呀，你心里是有啥事麼？」黃有財關心的問他，用心的注視他。「慢慢，啥事都沒有你啦，你以前，可啥事都滿熱心呵！」

他笑着。好像滿足，也好像遺憾。「有什麼意思呢？」他心里說，高傲

的笑着。

「落一身清閑多好哇！」他終於說。從他的神情上足可看到，這是他對人的理由。而實際上，他似乎是在懷疑他的種種努力，尤其懷疑他對一切事物努力的效果。「幾年來，看得夠多，經歷得夠多啦！」在意識里，他彷彿時時在這警惕着自己。

「你總是消勁呀，連附！」黃班長不能信服的口氣反駁道。

「帶勁又能得到什麼？」連附說，自信地笑一下。「抗日我們帶勁，只落了一身殘廢，看看你的胳膊，看我這條腿，嘴。」

一句話彷彿說得黃有財傷心了。他重甸甸地低下頭去。「×他娘，流血是咱，享福是人家！」他終於自語說，感慨起來。

連附趙福貴傲然地微笑着，得意似的望住他。「那又何必呢？」趙連附好像說，有着清高的神氣。「誰可憐傷兵，同情一個傷兵呢？」他心里暗對自己說，「這些，又對一個傷兵有何用處？誰需要它呀！」

他憂鬱而自得，而又彷彿很樂觀。「人是爲了什麼呀？能夠安心樂意活下去還不好嗎？」他的神態上說着。所以每當他偶然地回憶到過去的生活時，他都認爲可笑似的搖頭。「都是些大傻瓜！賭博，打架，是爲着啥呀？你威武但是誰看得起呀？」於是，他極力驅除着那些出現的可笑的姿態和事件；他們打那可憐的船伙，劇院的收票員，——威風而兇惡。但是，別人却輕卑的，厭惡的，縱鼻弄眼的瞧他們。「這些爛傷兵！」那些目光說。他不覺地輕淡的微笑，但，却也輕輕的嘆着氣。

一些伙伴們彷彿不能忍耐醫院里的，那種空氣的淒涼和窒息，都悄悄的堅決的離開了。有的，到對岸那個碼頭去作搬運伙，有的，在那麼一個街道的角落上，擺下了香煙攤 或者幹着大餅麵條的小生意。而他，却一如往昔，孤傲的生活在醫院里。他清閑而窮苦，但，他自樂和得意。他在醫院下面那光滑的沙灘上散步，吹着無聊的，但是習慣的口哨。或者，閑散的爬上後面的那無味的山坡，在那浴着陽光的青草上，安祥的睡一覺。「多麼好呀，這山和這水！

「他心里經常偷偷說，顯得十分滿意。」

但是，醫院里用種種的口實和辦法扣發着他的薪餉，壓着他的草鞋費和應得的粗襯衫，於是，他顯得骯髒，和破陋；簡直是窮苦不堪了。

「連附哇，」他的一個在碼頭上拉板車的弟兄說，神情那麼憐憫和無奈。

「離開這個熊醫院吧！作個小買賣，不是會好點麼？你看人家張排長的鋪條鋪！嚨。」

他微笑着。彷彿別人小看了他似的情緒。

「還受醫院的氣做啥，連附？」那個弟兄說，哀求似的注視着他。「這不是白受罪麼？」

「我受他什麼罪呀？」趙福貴連附說道，不能信服地微笑着。「做買賣，」他搖搖頭，「咱向哪兒找本錢哪？」

「幾個弟兄湊一湊，」那個弟兄爽快的說，「俺也能給連附湊一點哇！」他感覺對這熱烈的友情滿意一般的微笑着。但是，他顯然在考慮着話語似

的，沉默着。

「咱還能發財麼？」他說。好像爲了要沖淡這句話的嚴重成份，他隨即笑了笑。

「只求能過得下啦。」那個弟兄說，企圖了解他的心情似的注意他。

「現在，嗨，過就算啦，」他說，嚴肅起來。「忙來忙去，又有個啥意思呀？」他想笑。但是，他沉思地揚了揚眉。

「你，連附，……」那個弟兄彷彿是企圖埋怨他的因執似的。但是，他沒有說下去。他感覺無法了解也無法降服趙連附了。可是，顯然，他也希望他能夠有所改變，於是，他油然地略嫌生氣似的嘆息一下，抱住兩膝，長久地無奈地沉默起來。

趙福貴連附彷彿這才感覺到，他之不能被那個弟兄理解，却正是他的清高似的，他神情滿足地微笑着。「掙了錢化掉，化了再掙，還不是白忙一身大汗麼？」他好似說，自覺是看透一切樣子。

四

「醫院里只要有名字，誰掙錢就要抽出菜金來！」院長，那個神氣的中將公開宣佈道。顯得非常生氣，並且，具有權威。「不然，署里來點名時，我就不便負責！況且，」他環視大家，心情彷彿輕鬆了些，「這是爲改善你們的伙食呀！你們想，這是爲誰打算？」他笑一下，馬上又嚴肅起來。「所以，我規定：抽百分之二十作菜金，誰若不生產，就不能有菜吃……」

「屁！」大家解散的時候，黃有財在唧唧喳喳的聲浪里大罵着，「他娘個屁！」他極端憤慨。「哈錢都想抓到他腰包里去！」他不斷惡罵。可是，當他注意到趙福貴連附神情泰然，好像有點嘲笑似的對他微笑着的時候，他彷彿也心平氣和了些，於是，用着求援似的口氣說道：

「你看，連附！看這種屁事！」

趙福貴用那一種果不出所料的自得的心情微笑着。「你去打柴，咱不去；

你去種菜，咱也不幹，你看怎樣呢？」他的神情明確的說，沉默了一下。「爲什麼自己出力，給那些傢伙送錢化？」他終於說。口吻里顯然帶着不平，但是，他的神色泰然着。

「要不，又去幹啥呢？」黃有財說。傾心傾意的望住他，「你可有個啥好辦法呢？」他的眼睛追問着。

趙連附潔身自好的神氣，沒有回答。他竭力地注視他，他同情他。但是，他的自謂得意的默沉却顯得他又是漠不關心似的，他在心靈上，極力排除着所他的激動，和那由於不平所喚起的憤慨。「咱情願受窮，他們又能怎樣呢？」他心里安慰着自己。對他的老部下勉强的笑一笑，輕淡的嘆息着。

趙福貴連附簡直是生活在一種漠然的，自我陶醉的心境里面。一切都各自安靜。但是，他的心靈並非完全不被感動和攪擾，而且，往往，在他的心的深處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不能抑制的激動。當他偶然發現張振德的紅毛線衣是從翻死的戰友李成年身上剝下來的時候，他的一顆心，真是激動得要跳出來了。

怒憤、哀痛、甚至於驚駭。「他竟然扒掉一個可憐的死同志的衣裳！」他心里不斷死板的說着。「哈，人心，哈，人心！……」他悲傷而駭懼的暗暗叫着。神情顯得紊亂起來。如同他第一次看見一個同志由於開刀而致死所感受的那樣，他哀痛的哭過。那些時候，因為一個同志的輕率的死，他會聯想到自己的一切的不幸，尤其是那些不幸的後果。家庭、父母、妻子和自己的可悲的前程。他不敢有所思索似的憂鬱和悲傷。可是，戰友們的草率的輕淡的不斷死亡，却慢慢帶走了他的那種屬於共鳴的、同情的、激動的情感。對於一個戰友的死，他顯得麻木而又冷淡。「死了，他也死了！」他心里模糊的說着，彷彿隨即就忘去了。

趙連附還能清楚記得，在那一個酷熱的夏天，由於醫官們心不在焉的忙碌，輕輕忘記了外科第×病房的診視與換藥，而那病房的戰友就因為潰爛和中毒，可怕的死亡了三個。「死得悽慘哪，」戰友們都搖頭，「冤枉呀！」但是，在另一個冬天，在很近「太平間」的一個病房里，又忽然發現了兩具僵硬的，不知何時過世的戰友們的死屍。「死了，死了就活該倒楣。」趙福貴連附曾經說

道，彷彿他沒有確切的理由，也沒有興味去思索那理由似的。並且，他好像覺得，在這個處所，一個人的死亡，是那麼容易而平淡無奇呢。

而今天，那個殘廢、誠實、和可憐的張振德所剝來的毛衣，竟使趙福貴的強烈的感情復活般的，感到震動和悲哀了。「大家是同病相憐的人，」他時時疑惑的想着，大大震駭着，並且，他彷彿開始懷疑了這個世界，尤其懷疑着那所謂良心和道德。「這不比土匪還壞麼？」他心里追問自己。但是，以他的觀念和說法，張振德却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心地良善的好人。「人，是被什麼牽引着呀？」他自己說。心靈里悲哀而迷亂。

他帶着悲傷的心靈來思索，並且注意這個問題的時候，可悲的同樣的物件，已經是普遍發生着了。「是的，劉全興的毛背心，是宋銀川的遺物，而丁麻子的羊毛坎夾，却是那個王排長的呢。」他心里用那種遺憾的情緒惦懷着，憶念着那一幕幕的淒慘的情景。可是，他竟又發現他的老部下黃有財班長曾經剝過死人的毛衣，並且送到他的手下來。「他也下手了！他也下手了！」那

時，他驚愕地心里說，死板的注視他。

「給你穿，連附！」黃有財慷慨地說。

「那是一個死伙伴，他剛閉緊眼睛，」他腦筋里想着。心靈上抖索了一下。

「我有。」他說，呆滯地注視黃有財。

「那你能拿去賣兩個錢麼？」黃有財說，想笑一下。坐在他的身邊。

他沉默了一會。神情上緊張，顯然是在慢慢緩和着了。

「你自己穿吧。」他終於說。

「你看，我有。」黃有財撕開外衣的扭扣說。他有點得意的樣子了。

「我認得那是金慶國的，」他心里說。心里不能贊同的樣子輕輕搖着頭。

「嗨，黃班長。……」他不禁用埋怨的口吻說，翻起眼睛來，顯然是企圖說些什麼了。

「你說不該麼，連附？」黃有財說。

「不該。」他搖着頭說。

「誰都是這樣幹啊，」黃有財理壯的樣子，「咱不幹，還有誰說咱好麼？」

「一個同志死，也夠可憐啦，可是，……」他的聲調陰沉着。

「埋到土里去，又有啥好處？」黃有財反駁道。

「能夠那樣說麼？」趙連附追問着。

黃有財好像掩避自己一時的發窘似的勉強笑一笑。

「也真是這樣呀，連附！」他溫和地，彷彿是自覺理屈的口氣。「人死啦，嗆都完啦！而大家又是這麼窮！窮，就得生窮法子啦。」

「人死啦，什麼都完啦——是的。」他心里重復的想。疑惑着。窮思般的沉默了。顯然，他決不會同意。但是，由於他對這問題的猶豫的思考，彷彿也不會再有所激動了。並且，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竟被「剝毛衣」的念頭佔據了一時的全心情。

那是這個冬天的晴和的日子，趙福貴連附從後面山坡走回醫院來。在他的情緒上，他彷彿忽然感到落漠、潦倒、和寂寞，心里亂而不安靜。當他走進調

門，低頭走過那個僻靜的、頹亂的病房的窗前時，病房里開始響動了一下。他愕然呆住，極力鎮靜了一下。然後他走近窗口去。

「哈，他死啦！」他心里說。一顆心，不覺跳起來了。

那個同志也許是因為對生命的掙扎，而他從草舖上滾到地下來，死僵的爬伏着。

「他死啦。」他心里又說。驚慌地四外望一下。「他那件毛衣，他那雙皮鞋，」他心里想，慌慌的緊張的跳動着，彷彿全身的血液也流緊張起來了。

他飛快地出現在那個同志的身邊，但，那個同志對他翻了翻蒼白的眼睛。

「是你，我看到了你！」他好像說，又閉住了兩眼。「哈，張連長，張連長，」他心里忐忑的喘息的說。「我來看你，張兄，」他不禁大聲說，「你要吃點什麼麼？」

他不動，彷彿也不喘息。但是，他又翻开了他的眼睛。

「你吃廣柑麼？你吃——我去買！」趙連附幾乎是逃跑似的跑出了那間病房來。

「嗨，」他驚懼的，但是開始感覺輕鬆似的喘了口氣，然後用袖子擦去了滲出的一臉大汗，「他竟還活着，活着，」他不勝遺憾的心里不斷說。

他兩手拿着兩個廣柑跑近那間病房來的時候，他好像油然又感到了恐怖，所以，他忽然停下來，躡手躡腳的走向窗口去。他需要首先窺探一下房內的情景，而且定一定心神。

「張連長！」他不覺喊道。

病房里走出來一個殘缺了左頸和一條臂膀的同志。他腋下挾着毛衣，手里提着皮鞋，態度十分安祥似的走着，並且，對趙連附那末泰然地輕輕地笑了笑。

趙連附愕然怔楞着，彷彿遺憾似的注視着他。……

五

迷濛的細雨，不休地乏味地降落着。黃昏，過早地走進這病房里來了。

趙福貴連附是因為病勢嚴重，今天上午才被轉到這個淒冷荒僻的病房里來的。據那個內科老醫官的診斷，雖說他的病始終是屬於惡性瘧疾症一類的微候，但是，老醫官終於斷定他是難以有救了。「醫藥是徒勞了。」醫官簽述着，並且決定即刻轉移他的病房了。

可是，趙福貴連附却始終神志清醒着。「就要死了，這就要死了！」當他轉移病房的時候，他心里清晰的具有遺憾感覺似的說。但，他絲毫沒有感到悲哀和可痛，因為，在他的心靈上，彷彿他堅決認定能夠活下去似的。「他們非把我也糟踏死不行啦！」他心里頑固的想。好像決心用那種不能屈服的心情沉默了。

當他從迷亂的目光里面，辨識出這個病房正是張連長那個最後的病房時，他感到極大的震驚和駭懼了。「哈，」他心里大叫，剎那間心緒的震恐，使他幾乎暈迷過去了。

他一刻也不能安靜似的睡着。不斷企圖展轉與翻動，彷彿竭力在扎撐着。

是，他全身是那末木然而不能自主。於是，他恐怖和嘆息。

「連附，給廣柑！」黃有財走進來，帶有恐懼似的，一進門就喊叫着。

「呵，他又來啦！」他心里想着，驚愕而又駭恐的望住他。「呵，廣柑！」他不覺自語說，用那低沉的聲音喘息了一陣。「他真是來剝我的衣服麼？」他駭然想，死呆的注意黃有財，如同一條遭忌的餓狗一般的神情。

「連附，不認識我麼？」黃有財有點心驚似的。「他真是不行啦。」他心里說。「我是黃有財，」他又說，「你想吃廣柑水不？」

他不動地注意他。「你想弄死我！」他顯得惡恨的樣子，好像在說。

「我剝廣柑……」黃有財說。

「你走，我還能活！」他忽然說，蒼白的嘴唇顫抖着，戒備地注視他。

「連附，」

「我還能活！」

「明天就好，連附。」黃有財用那呆板的老誠口調又說。

他喘息起來。但是，他餓恨地注意着他。

「不，」他說，顯然是由於痛苦，話語中斷了。

「連附，」

「走開！」他令人驚駭的叫道，「我要活！」

黃有財無可如何地，多少帶有點恐怖的情緒走出病房來了。

「他是有點迷暈啦，」他對自己說。「明天，嚙。」他鬱悶的樣子走開了。

他叮視着黃有財走出門去。「我還要活呵！」他心里彷彿說，得以喘息一

下了。過度緊張，使他在全心靈上感到疲乏了。好像，他希望他能安靜一下。

但是，窗口上一個人臉的出現，却令他真正駭懼着了。

他覺得他十分懂得那個人的意思，尤其是那兩道目光，他心靈里駭跳着。

「他是要我死，」他意識里說。「呵！」他叫，「你們……」

他彷彿是想一下跳起來，於是，他栽到草鋪下面來了。

他暈迷着。但是，同時，他好像遊歷着一個可人的世界。那是一個美好的

和睦的地帶，人們是那樣的敦厚而溫和。他們用那叫人感動的誠實和熱烈，快活的歡迎着他。「善良的人們呵！」他激動地叫道，撲向前去。那是些他所熟習的眼睛和面孔，但是，他不能認識他們，那是一個熟習的地帶，而他也無法記憶了。

呵，那竟是他家鄉，那是安靜的衛河，而它們全新的改變了！但是，在河堤上，那棵大柳樹下面站定的，一個善良的面影，可又明明是他的父親。年老的強壯的父親呼喚道：

「兒呀，家鄉需要你呵！……」

他翻起眼睛來。——那是恐怖的黑暗。他心情上的驚恐一下被空靈魂里的虛驅逐了。「我要死在這里啦，」他心里遺憾似的，駭懼起來。

「爲什麼要死在這里？」他意識里彷彿又說，「爲什麼不去當老百姓？」他的臉重重地落到地上，喘息着了。然後，他又翻起眼睛來，極力昂起了頭部。「爲什麼不能活？不能回家去呀？」他試着把兩手蜷曲在胸脯下面，兩

眼一直注意到門口上。

細雨在不停地，死板的滴嗒着……

六

第二天，一個響亮的晴天出現了。當那可喜的明淨的陽光透過矮山，而投向那邊山坡的時候，那山坡的荆棘的叢莽里，清楚地可以辨出躺臥着一條倦伏如懶狗似的蜷曲的死屍。由於這屍體的全身的泥濘的塗抹，顯然是從山坡上方跌落下來的。

死屍的面貌是模糊不清的了。但是，在他藏窩在兩肩下面的嘴角上看，却還集結着一層淡淡的遺憾的笑意。

一九四六，十，十五 於滬上。

一個軍法官的經歷

老實說起來，我所以選讀法律系，那動機是純良而又可笑的。我的家庭，從祖父到父親，連續遭受過幾次訴訟上的悲慘失敗，而那惱人的失敗，純是由於法官們的玩弄和受賄。所以，我從小便決心學法律，我企圖用尊嚴的法律去拯救無力無知的人民。「法律可以決定人的命運。」父親癡心說，用仇惱的報復心情教育着我。在大學里，我的那些可敬的教授們，又培育了我「法律救國」的觀念。「中國弱，貧窮，和腐敗，中國人喜歡犯罪，這一切，完全是因為缺乏法律觀念。」教授們作着同樣的淵博的證明，和慷慨的結論。我完全相信我是個救世者，我信奉我的事業——那不可侵犯的法律了！

但是，我的可悲，是我遭到了那樣的壞局勢：那幾年戰事是那麼慘烈，又那麼壞！日本人在中原得勝，在湘北得勝，又長驅直入到廣西，並且，攻陷獨

山，威脅重慶。「怎麼辦呢？」人人都惶恐的問着。「政府又要搬家了！」謠言到處飛傳着。總之，人心是極度不安了。我那時是法律系三年級，我差不多讀完了全部重要的課程。但是，企圖用法律救國，我自己也覺得是不可能了。並且，我實在也不願作亡國奴，——我在日人的統治下面，又能學到怎樣的法律呢？所以，我勇敢堅定地去從軍，在三天之內，我已經飛到印度去了。

我倒霉，但是，我也幸福。在印度，我作戰差不多一年，我也幾乎病了同樣多的日子。後來，我被准許回國療養。「謝天謝地，我可以重進大學，修完我的學分了。」我想。可是，我的復學請求，被嚴厲批駁了。我的身體復元以後，就被「調訓」，一畢業，我變成少校軍法官了，我很高興，我作了官，而並且，我可以用尊嚴的法律來整飭敗壞的軍隊。我雖無權下令，但我有權執法。對那種腐敗的軍風紀，瘋狂的貪污，可憐的逃兵，我覺得公正嚴明的法律會有至高的效果。

但是，我很無聊。我作些什麼呢？嚴明的法律向誰去執行呢？士兵們因為

貧窮，幾乎公開偷竊老百姓的蔬菜、柴草、和馬糧；甚至於不斷搶劫和殺人。但是，這似乎不屬於軍法處的範圍，因為軍法處從來不曾有過這類的案件。逃兵自然是天天發生，可是連長們有權自行處決，我所知道的，也只是那些逃兵們所遭受的駭人的故事。至於貪污，又有誰來告發呢？而誰又肯投案呢？一個光杆軍法官又有什麼權利去干涉呢？所以，嚴明的法律只好天天睡覺。公正的軍法官們天天唱着無聊而痛快的京戲，自然，我也發現了我的好口饜，我學會了一角出色的「青衣」。

神聖的抗日戰爭一勝利，我便隨軍到河南去受降。那時，我很興奮。一則是，因為舊的中國從此將成爲新的中國，我爲咱們這一代高興。其次，抗戰八年中間的最大遺憾，是我沒有看見過日本人，而現在，我有機會去認認他們，並且，我將審判他們。他們，對於中國人說，有着多麼大的罪惡呀！他們讓中國人作亡國奴，讓中國人死亡和受罪。可是，他們投降，他們將作爲俘虜了，我不能輕輕饒他們呀！

我隨軍到了鄭州，心里簡直要恐懼起來了。那是怎樣的情形呢？武裝的日本兵，威武尊大地充斥在街巷里，駭人的坦克和馬隊，示威似的到處跑着，彷彿是包圍監視我們。「日本人如果翻了臉，我們一條活命也沒有。」我想。我覺得羞愧。我作了幾次可怕的惡夢，我夢到作了日本人的俘虜，我們全軍，我們全中國受降的軍隊，全作了日本的俘虜。——日本人不是投降，而是作的圈套，他們不用作戰就消滅了中國軍隊，佔領了中國。「這真是世界上的大笑話！」我在夢里遺憾地想。我往往冒出一身冷汗，被嚇醒了。我的心里感到一陣無名的空虛，那難以說明的疑慮的空虛。

總司令反復頒佈「與日軍衝突者處死」的命令。他極力約束士兵，要求士兵有禮和客氣，要求士兵們的大國民風度。而事實上，他是恐懼，他是在提心吊膽的緊張裏面。我想，總司令也許和我一樣作着惡夢。

我簡直是糊塗起來了。什麼是俘虜呢？誰是俘虜呢？從我們「受降」，到我們「遣俘」，日本人帶着雄武的神氣等待着我們，又帶着自信的高傲離開了我

們。並且彷彿說：「再見啦，以後瞧吧，五年十年以後，我們會再來的！」而我莫明其妙地偷眼望着他們，我發着呆。這是幹什麼？這些俘虜是到哪裡去呢？我們所要審判的俘虜，那些凶惡的戰犯們是誰呢？是留下來的連絡官麼？是那些新武器教練官麼？那又怎麼行呢？他們是高賓貴客，他們不是虜俘。自然，誰又能說他們是戰犯呀？

我有點奇怪。但是，管它呢。我們中國反正是勝利了，日本人終歸是滾了蛋，我為新中國高興，因為，咱們這一代，總該享享和平的幸福啦。

但是，那個時候聽說是要打仗，並且，有很多的地方已經在打仗。「打什麼仗？」我說，我簡直不願聽見打仗這名詞了。「反正大家都是為『受降』，搶『受降』把日本人趕走也就算了。」

「算了什麼呢？」我們處長說，「好家伙一落到他們手里，中央還受得了麼？」處長翹起鬍子來望我。「早不打，遲也要打，反正是非打不可呢。」
「爲什麼非打不可呢？」我說。「重慶在談，談好了，也就和平了。」

「那又爲什麼呢？」處長個強說，「談是爲什麼呢？爲了打！軍隊不打仗，鬧着會發瘋呢。」他得意的微笑。「我在軍隊里廿年，我懂得不少，」他又說，「我受過幾次訓，聽過幾次領袖的講演和訓話，我知道：軍隊就是作戰！」處長教訓地斜眼望我。又說道：「統一也是作戰！」他低下頭去，沉思了一下。「勝利後還是要作戰，不管談得多好，一定還要作戰！」他猝然抬頭望住我，「要不作戰，這麼多軍隊怎麼辦呢？」

「不是正要裁軍麼？」我說。

「裁軍？裁誰呢？」處長說，得意的揚眉，並且微笑。「只有裁你，和裁我，裁到將軍怎麼辦呢？」他縱縱肩，又說：「裁了兵，誰作光杆將軍呢？」他聰明的眯着眼又說：「裁了兵，又憑仗什麼呢？」後來他又說：「將軍們的權力，思想，和滿肚皮所裝的，全是要打仗！將軍所以稱爲將軍，也是爲打仗！所以，說什麼都是假的，仗是一定要打呢。」

「是的，是的。」我說。但是，我仍不能透徹懂得我們軍法處長的意思。

只是，要打仗，一定要打仗，我也是看透了。因為，在重慶談得最熱鬧的時候，我們奉命開到豫北去了。我們所得到的命令，也就是要打仗了。

事實上，激烈的戰爭早已開始了。並且，天天在瘋狂般的進行着。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彷彿到處都在勇敢地打仗。報紙上，參謀處的戰報上，描寫着各地方的戰爭，描寫着各處戰爭的輝煌的勝利。而我們這支真正剛強的部隊，有第一等的裝備，第一等的人員，和第一等的戰鬥力。我們是中央第一等的杖侍般的軍隊。而我們，停留在真正戰爭的後方。我們在聽着陳雷般的炮聲，看着勝利的戰報，好像我們是在看守着這個戰爭。

「這仗不用打半年，」上校軍法官說，手指高興的敲着桌子。「一下就會消滅他們！」

上校軍法官的話，沒有說完，我們軍法處接到了命令，立刻隨軍出發，說是應援到前線去了。一時大家緊張的唧噥起來，說是前線跨下來了，兩個大兵團被俘虜了。「兩個大兵團，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問着自己，我真覺得糊塗

了。幾萬人一下作俘虜，我是無論如何想不通了。

戰報描寫着勝利，推進和接收，而我們的前線，疲倦似的長久的停頓着。「戰報完全是吹牛！」我對自己說。後來，我就討厭它，完全不要看它。因為，它不但吹牛，而且撒謊，騙人。所以我覺得在大後方的人，都搶着看報，簡直是可笑了。因為，我們接戰，我們就不得不休整，而戰報却描寫着勝利和前進。「這是幹什麼？」我心裏說，我簡直覺得可鄙了。

「這是放屁！賣狗皮膏藥！而這個在法律上不負責任。」我們處長說。「自古至今，只要打仗，就報謊報，這個不犯罪。」

「這是騙誰？」我說。

「騙誰呢？騙戰爭！爲了戰爭！」他說，「這和打仗是雙生兄弟，分不開的。」

「這樣，會打出什麼結果來呢？」我說。

「什麼結果呢？打，一直打！」他說，「打垮他們！把他們消滅。」他望望我，又說：「我們有美國，有好家伙，我們怕什麼呢？」他皺皺眉，沉思了一

會，又說：「即是明明不能打跨他們，不打又怎麼辦呢？」又說：「統一，就是打仗，打仗就要你死我活，就是這樣。」

處長的談話明白而又簡單，但是，那時我疑惑，而且不能了解。我怎麼說呢？我反對處長的見解麼？似乎不是，我認爲他有他的道理。我反對這戰爭麼？那時，似乎也不能這麼說，我希望和平，希望和平的幸福生活，希望新的中國強大而繁榮，但是，正如處長所說：「談是假的，談是爲了打！不打又怎麼辦呢？」所以我想：「打也好。」只要能夠勝利，能夠打出和平來，趕快打個勝負，有什麼不行呢？可是，我當時所想的，和事實一碰在一起，我對我自己也不能不發生懷疑了。那個時期，我糊塗得簡直苦悶起來了。

我說過，我們這支剛強的第一部隊，一接戰就必須休整。爲什麼會是這樣糟糕呢，我不懂軍事學，那戰略戰術上的種種情形，我不能理解，自然，在這方面我不能有所說明。但是，在我的職務上，我却得到真確的證明：那些下級軍官們和士兵們，不願進行這戰爭，他們不願打仗。於是，他們大膽犯法，他

們懈怠了戰爭的命令，他們願意接受嚴厲的軍法制裁。

「我反正是死，」一個「臨陣脫逃」罪的班長說，「軍法再利害，也只能殺死我。」

他的話把一切都說完了，我還該說什麼呢？我想了半天，我說：

「你爲什麼這樣呢？」

他絕望的嚴厲望我，久久沒有答話。我感覺他的目光在譴責和反問我：「爲什麼要打呢？爲什麼要白白送死呢？爲什麼……」

「爲什麼要打仗呢？」我說過，我也很糊塗。我彷彿是恐怕他來責問我，所以我搶急問他道：「你知道，爲什麼要打仗呀？」

「我是軍人。」他爽口答。

「軍人是該勇敢作戰的，」我說，我驚奇我是說處長的話了。「而你，……」

「我願意受軍法制裁。」他決然說。

我審理過一個「未能達成戰鬥任務」罪的排長，那排長在抗戰期間帶過很

重的刺刀傷，並且得過「勳章」。但是在這戰爭里，他胆怯，憂鬱，失去自信般的慌亂，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軍法官，隨你處罪吧，我是什麼話也沒有說的了。」他絕望說。但是，他的倔強的目光，煩惱的瞪視我。他好像說：「我不怕死，但是，這仗有什打頭呢？怎麼再打下去呢？」

「你知道爲什麼作戰麼？」我問。我彷彿是在企圖鼓勵他了。

「我服從命令作戰。」他確鑿說。

「是呵！你爲什麼不達成命令所給的任務？」我嘲笑說，「你是怕死麼？是麼？」

「我不怕死！我決不怕死！」他大聲叫，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他死呆的憤怒的望住我。「你懂什麼？你去試試！」他的目光說。「說我怕死，不如殺掉我，」他惱怒說。後來又說，「在這戰爭里面，我永遠不能夠達成任務！」

「那爲什麼呢？」我吃驚說。

「爲什麼呢？不能夠！」他說。「我什麼話都不想說了，也沒有什麼可說

的了！」他泰然望我，並且顯然是企圖安靜的坐一坐了。

我應該說，我審理那「遺誤軍機」罪的營長的經過。他受過很好的軍事教育，自信高，信仰也無比的堅強。他說到爲什麼作戰那個大難題時，和軍法處長一樣，有他的圓滿的大道理，那就是爲了「統一與復興」。但是，當我一問他爲什麼犯罪的時候，他却現出了可怕的恐怖，他的臉色立即蒼白起來。

「沒有辦法呵！」他絕望的搖着頭，呻吟說。「我有什麼辦法呢？」他忽然大叫，並且瞪視我。

「你是個營指揮官，」我說，我是教訓他了。

「營指揮官怎樣呢？」他大聲問我，「士兵們怕敵人而不怕命令，我能怎樣呢？」他無可奈何的企圖笑一笑，又說：「士兵時時刻刻在胆戰心驚，不作戰，好像也在作戰，宿營，休息，吃飯，睡覺幾乎都是在作戰，永遠在作戰！在戰鬥裏，他們會怎樣呢？」又說：「疲憊，懈懶，沒有信心，失掉戰鬥意志，這就是今天的兵士！」他無助地懶懶的望我，然後沉默的搖了搖頭。

「你應該懲罰，應該槍斃他們！」我空洞死板的說，我腦子裏一直響着他的聲音。

「我還要作戰呵！」他叫道，他好像很蔑視我的說話似的，傲然的縱肩。「我還要用兵士們去作戰呵！」然後，又補充說：「我不能都槍斃呵！」

「可是，你却侵犯了軍法。」我說。

「是的。我沒有辦法。」他沮喪說。

我們軍法處長審理過一個「失職」團長的案件。那團長是有名的剛強和堅決，而他有着「指揮不力」的罪名。他很激憤，但是，也顯示無奈。他曾申辯說：「我得到什麼情報呢？我的情報是什麼呢？我簡直是個瞎子呵！」他極度懊惱着。「我是個瞎子，在坎珂道上的瞎子，」他呻吟說，「可是，如果我只是個瞎子，我還可以摸着前進呵！」他憤慨着，又說：「而我却被錯誤的情報領着，我被那些胡說作指導！」他又說：「情報——敵人是在正前方，命令是向前進擊，而實際上呢？實際上又是什麼呢？」又說：「什麼地方都有敵人，

只是情報和命令所指的地方沒有！敵人在側後，在我們屁股上呵！」

「可是，你團裏情報人員幹些什麼呢？」處長說。

「情報人員有什麼用呢？」那團長反對的叫道，隨後懊悔的嘆息着，好像決心不再申述，憤慨的沉默 來。

這是確實的。但，似乎又難以令人相信。因為，這是那些現代的剛勇軍官們所恥，和極端卑視的。他們是正統的新軍人，他們的堅不可拔的信仰是：「死或成功」。他們有着明確的信念和堅強意志，並且，他們信任自己的傳統。但是，在這戰爭的短短時間裏面，他們却充分表現了怯懦，無能，和絕望。他們幾乎反叛了自己的意志和信仰。「這些剛勇的帶兵官們是為什麼？」我癡心的想道，我對他們那種大胆的犯罪與絕望的談話，感覺奇怪和驚疑了。我心裏的無效的苦悶，大大的使我覺得懊惱了。

我說過，我不懂軍事，自然，對於政治我也是「黑門」。所以，我不能說明因為什麼原故，只是在同一個時期裏面，又發生着嚴重的集團逃兵案件。這

是令人吃驚的可怕的新案件。我說是新案件，那因為過去的逃兵都是個別的，而且出之于偶然，追求那原因，也可以說是由于個人的多種多樣的情形。而今天集體逃兵的案件的發生，顯然復雜而且嚴重。所以，我們軍法處奉命以「管教無方」罪，和「失職」罪槍斃過兩個排長，與五個連長。

「這是誰的罪過呵？」他們在受審時，個個激憤的叫道，「而這是誰的罪過呵！」

這是誰的過錯？這是什麼原因？這些問題我仔細想過，但是，我好像越想越糊塗。我試圖探究這案件發生的原因，我審訊時，曾經究問過一個連長。我說：「爲什麼呢？爲什麼士兵會集體開小差呢？」

「爲什麼？」那連長重複說，疑惑的瞪視我。然後他埋下眼睛，沮喪的嘆口氣，低低說：「這很難說，我說不出。」他猶豫一下，又說：「我沒有放縱他們，也沒有苛待他們，平素，我和他們像兄弟一樣生活。」

「有人鼓動麼？有人引誘麼？」我追問。

他首先搖頭，說：「沒有。」又說：「決不會有這樣的事，我連裏的弟兄，我很信得過這一點。」

「那末，是怕與敵人作戰麼？」我說。我記起那「遺誤軍機」的營長說「士兵怕敵人」的話。我企圖得到證明。

「自然，」連長爽口說，遲疑的思索一下之後，又說：「可是，這並不是主要的原因。」他審察地望望我。「因為在抗戰期間，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嚴重的皺眉。又說：「士兵單單懼怕敵人，那只是潰敗的原因。」

「那因為什麼呢？」我着急的問。

他猶豫，並且沉默。後來，他說：「可以詳細調查，如果因為連下的什麼原因，我願意受軍法制裁。」

對於這種案件，他顯然有明確的，真實的見解，尤其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親身感受，他也懂得這案件的真正原因。但是，他似乎是懼怕說出，他們直閃避我的問話。

「你爲什麼不直接說出那原因呢？」我煩躁問。

「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呢？」他頑強答道：「對於這案件，對於這事情，對於我自己，又有什麼幫助呢？」

後來，我簡直也感覺沮喪了。因爲，令人難以相信的駭人的事件，又開始不斷發生了。這就是集體的被俘。這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我似乎想不通。自古以來，軍人放下槍桿投降，是人所不齒的恥辱，自然也是現代軍人的奇恥大辱。軍人爲什麼不抵抗而投降呢？「彈盡糧絕，全部壯烈犧牲」的電訊描寫，是多麼令人起敬？那是怎樣的英雄行爲？可是，我們這剛強第一部隊，連續發生集體被俘，實在叫我不解，而且震驚。

「這是怎麼回事？整連整營被俘，這是怎麼回事？」我曾問一個上校參謀說。他是我們唱京戲的好朋友，並且，是一個有名的軍事人才。

「怎麼一回事呢？」他反問我：「被俘，」他說，「也許會整團整旅的被俘。」

「你們這些參謀幹什麼呵！」我笑着說。

「這和參謀們有烏關係！」他叫道。然後對我無可奈何的微笑，和搖頭。

「那末，指揮官幹什麼？」我追問。

「也不是他們的能力所及的事，」他說道，「他們也只是依照命令作戰。」

「那末，是爲什麼呢？」我追問他。

他搖頭不語，顯然他是企圖避開我的問話。後來，他好像注意到我的急迫的神情，而不便使我失望似的，說道：「因爲大東西，因爲整個的東西呀，老兄。」

我傻傻的順從的笑着。因爲我仍然不能切實明白他的意思。而他，好像懼怕我繼續追問似的，匆匆藉口離開了我。當他慌忙走去時，意味深長的向我微笑着，頻頻點頭。那意思彷彿是說：「問你自己吧，老兄！我担不起！我若明白說爲了「打內戰」，我這腦瓜就長不住了！」

說到這個問題，我必須說明，那時，我感悟似的開始注意另一個更叫我糊塗的新問題了。我彷彿偶然的一下子想到這個問題。「我們爲什麼沒有俘虜一個敵人？爲什麼不能俘虜一個敵人？」我發瘋般的執着這個問題，我覺得我需要明白它，並且，我急于探究這個原因。所以我反復提出過這個問題來。

「有什麼值得驚叫呢？」我們處長說，「他們狡滑，像狐狸一樣狡滑，你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不是作戰，而是搗亂！」上校軍法官說，「你如果捉住他們，他們怎麼能搗亂呢？」他得意的縱眉和自足的微笑。

「他們是兔子，」上校參謀說，嚴正的教授似的注視我。「你找他，他跑走了，後來，他偷偷摸摸又回來了。沒有辦法。」又說：「你對一個蝸牛有什麼辦法呢？」他覺得自己的說話很恰當似的笑着，「他縮到壳裏去，而你又不能鑽進壳去，你有什麼辦法呢？」

這也許就是我再三聽到的游擊戰術，但是，游擊戰術爲什麼能夠勝利？而

我們是現代化的機械裝備，我們有着世界上最新的武器，我們的火力強大。然而，對於這戰爭，我們好像無能為力，反而令人感到前途的渺茫和可怕了。

「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固執的反復問自己。我覺得我對這戰爭開始懷疑起來。我苦惱，而且消極了，連我們唯一取樂的京戲，我也無心去唱它了。

後來，我們真正得到過一次景人的俘虜。我親眼看到並且親自審訊過那些俘虜。那是些怎樣的俘虜呢？據報上的電訊說，是三百餘頑敵，實際上，那只是二十三個莊稼漢，並且，其中的五個年齡衰敗的老婦人，和六個小孩子。

「我們得到了大批俘虜！」當時人們高興說。可是，那些，「俘虜一解到司令部，大家看到那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一羣，似乎不屑多看一眼似的，都皺眉頭走開了。以後，便沒有聽到熱烈的關於俘虜們的話談了。但是，我却帶着好奇心審訊了他們。那一面是因為我的職務，主要的我還是企圖從他們嘴裏得到些什麼，因為，我好像覺得自己對這戰爭，尤其是那「狡滑的敵人」知道的事情太少了。

「我問你，你要照實說，」我審訊一個五十歲的老頭時，我問他：「你們爲什麼要打仗？」

「沒有，我們沒有打仗，」他說，不敢望我。「我們是老百姓。」

「你願意打仗嗎？」我問他。

「不，不願意。」他說。他忽然抬頭望住我，然後又說：「我們是爲了保衛民主生活，我們，……」

「你胡說！」我叫道。「民主，他要民主，」我心裏說，我審視着他。「我問你，你希望什麼？」

「我希望民主和平。」他不加思索說。

「你反對我們麼？」我說，「你以爲你們很好麼？」

他倔強的點點頭。

「我如果放你走，你想去作什麼呢？」

「我回去。」他說，又抬起頭來。「我們生活得很好，我當然回去啦。」

「這個老傢伙！」我心裏說，我覺得他很可惡，又可愛。我說：「你簡直不怕死呵！」又說：「你爲什麼這樣呢？爲什麼不好好想想呢？」

「想什麼？我什麼都想過啦，」老頑固說。「我沒有啥話好說啦。」

「你，一個女人，你爲什麼參加打仗呢？」我問一個四十歲模樣的溫善的女人說。

「我沒有。」她說，她敵視的望住我。

「你說實話，你看打仗好麼？」我問她。

「爲民主，爲我們的生活好，有啥不好呢？」她反問我。

「你懂什麼叫民主呢？」我追問她。

她死死的望住我，像是受辱而生氣了。她說：「俺們豐衣足食，」她費力的思索着，又說：「俺們不受欺侮。」

「所以，你也幫助他們了。」我說。「你知道你是犯罪了麼？」又說：「你不怕殺頭麼？」

她不說話，也不望我。「她也好像迷了心眼。」我心裏想，我說：「聽我的話，我可以放你，可是，你是不是還想回去呢？」

「要。」她決然說。

我望着她，我簡直不能理解她了。

「我們怕什麼呢？我們有民主力量！」我審訊一個十三歲的小孩時，他豪爽的說着。我被他的年齡和氣派所感動，我心裏確實愛着了那個孩子。但是，我不能不恐嚇和罵他。我說：「你胡說！你想死！」

「爲民主幸福死是光榮的。」他說。他好像完全沒有把我看任眼裏。又說：「我是少先隊，我不怕反動派！」

「誰呢？誰是反動派呢？」我說。在我的心情裏面，我發覺我完全是原諒他了。

「你們。」他說。他敵視地望我。

「我們怎麼是反動派呢？」我說。

「你們不民主。」他說。想一想之後，他又說：「你們好戰爭！」

我吃驚而惶惑。我覺得我不如這個孩子，不如那個老頭子，和老婦人。我對他們的審訊，實際上是教育了我自己。我對這戰爭完全絕望了！「還打什麼呢？」我說道，「打下去，也不會勝利，只有潰敗，永遠潰敗！」我又想：「有什麼力量可以征服他們的精神力量呢？」我可以說，我的一切糊塗念頭都在這裏說明了，我簡直驚駭我是那樣死板和傻氣了。

我們軍法處長在俘虜的審訊中，得到結論說：「他們都是瘋子！」上校軍法官說：「都是傻蛋！都該殺頭！」他激動而且憤慨的又說：「應該下令：附和的殺無赦！不然，那會成個什麼樣子呢？你們聽那些混蛋話！」

一星期之後，我們得到總司令處決俘虜們的命令：「槍決！」「鎗決，完全鎗決！」處長請示總司令之後，匆慌的神情說，看他的不悅神氣，我推斷他是受到了申斥。「連小孩都鎗決！」他又說。

「連小孩？」我驚訝地問。

「是的，連小孩。」處長說。「總司令說：小孩也都不是好東西！」

「對哇！就是這樣！不要留禍根！」上校軍法官說。他高傲而堅決，彷彿這就是他的得意勝利似的。

我好像挨了重重的一擊，我的頭發木，我沒有聽到他們再說什麼，我就暈沉沉地走到自己房間里去了。我彷彿要生病似的無力，希望能夠好好睡一覺了。

「我不幹了，我堅決不幹了！」我對自己說。我決定請假，並且，決心要退伍了。

「這是幹什麼？」我幾乎天天向我自己發脾氣了。我簡直是想打我自己的臉了。

五月初我的假條被批准了。我很高興，我成爲一個自由的人了。

「以後怎樣辦呢？」許多朋友都這麼關心。我也這樣想過。怎麼辦呢？隨

便滾在那裏都好呵！反正我還青年，精強力壯的，幹什麼不可以呢？

老實說，我的心已經變成野馬了，自己企圖壓制也是不行了！任它跑吧！
馳騁吧！橫豎中國的地面是廣大的。



人生為什麼
如此多煩惱

一九四七、六、十、于滬上。